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 元

总第56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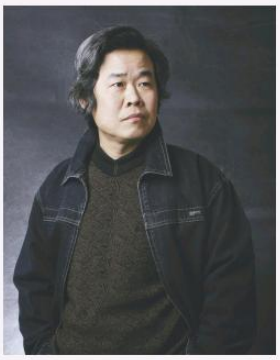
2020.9
【上半月】

笑无常
我不是贪污犯
失踪的夜神之光



民间故事选刊在线阅读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周健作品选



周健简介

周健，1955 年生人，毕业于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师从著名画家白云乡先生。国家一级美术师，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原书画院名誉院长，河北省诗书画研究院院士，河北省太行文化印社副社长。2015 年，由河北省政府参事室主办的其个人画展在河北省美术馆举办。有作品收入《名家画山水》《中国画名家小品》等画册。



周健美术作品

神树

◇文／彭飞　图／段明



沙河村张德旺老人虔诚尊拜这村头一棵大柳树。

每当逢年过节，德旺老人必带上香烛供品来到大柳树下祭拜一番。开始村里人只是好奇观望，慢慢的，终于有人看出一丝玄机——

张德旺是沙河村有史以来第一个活过百岁的老人。他膝下儿孙有在城里上班的，有经商发财的，都是能光耀门庭之人。张德旺福禄寿齐，羡煞乡邻！

难道这棵柳树真附有神灵？有人带着疑问请教了一位据说有半仙之体的“真人”。经过一番占卜作法，“真人”口吐真言：大柳树曾得观音大士玉净瓶水滋沐，如今已修成神位！

原来如此！恍然大悟的村民们不免又竖眼横鼻：树是村里的树，神是村里的神，凭什么只保佑你张德旺一家！

一时间，神树周围香火缭绕，村民们争相拜树，求财、祈福、保平安，神树终于成了大家共有的神。但渐渐的，拜树拜出了别味：读书的不好好读书，考前拜树；做生意的无心做生意，一心拜树想发大财……

这天，人们像往常一样拜着神树，谁也没注意到德旺老人提着一把斧头来到树下。等人们发现时他已抡起斧头朝树上砍去，大家慌忙阻拦，同时气愤地指责于他。

“在当年那个能饿死人的年代，村里人全靠树皮树叶充饥才挨了过来，当时树便是保我们活命的恩人。这棵大柳树又是唯一存活到如今的一棵，所以我将它敬若神明。”德旺老人叹着气闭上眼睛，仿佛陷入久远的回忆。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又要砍它？”

“我敬它是由于当年它救了村里人，我砍它是因为如今它要害了村里人！”德旺老人再次愤愤抡起斧头……

选自《上海故事》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9（上）【总第564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神树　彭飞　1

拍案惊奇

绝唱　谈歌　4
卖米　郑凯应　8
我不是贪污犯　李忠元　11
劳心者　顾文显　14
传奇阿虎　李军文　16



惊险故事

金沙江最后的溜索　梁柱生　22
血染白桦林　尊秀　24
杀手　[美]希区柯克　27

世说新语

逃生　郑德强　29
一方砚台　郁林兴　31
刺青　魏炜　35
挂床看病　刘正权　38
相马　张港　40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悬疑志

失踪的夜神之光　左文萍　44

如意郎君　［日］秋吉理香子　49

盗号者　［加］莫洛迪·坎贝尔　52

开心岛

张帮主　郑玉超　54

料子太少　闻春国　55

订餐记　胡英　56

收获　王世虎　57

异度空间

水兽　沂河　58

阳羡先生　陆春祥　61

狐仙缘　修罗将军　63



古今异事

还力气　山岫闲云　66

鸡异　童锡钧　69

烛红　武司风　72



侠客传

竹签复仇　王宇　75

妖刀　刘祖巨　77

笑无常　乔迁　79

故事段子

老千　罗倩仪　7

僧面佛面　沈祖连　10

三两肉　章小兵　34

私房话　李国明　53

你能记住吗　孙宝成　65

涨价就涨价　张学兵　71

八戒笑坛

如果中奖　等　42

绝唱

◇文／谈歌　图／段明



小城人爱观戏，梆子戏，戏班也多。

戏班大多不长久。头牌角儿或唱不动了，或观众听腻了不再喝彩，戏班便散。小城人也不经意，反正总有戏班，也总有戏看。

民国三年，宝立的戏班唱得正红。

宝立原在小城聚英茶楼当茶房，是票友。嗓子好，戏看多了，便下海。先是随别人沿河百里唱一年，回城就开了戏班，后来就唱红了。

宝立唱武生，扮相俊俏，风流潇洒，上台亮相总能博来满堂彩，看得小城女人们心跳。但台下的宝立却脾气暴躁，常在街上与人斗殴。他武功好，力气蛮，无人敢惹。于是，女人们爱台上的宝立，厌恶台下的宝立。

宝立越唱越红，沿河百里的戏迷见宝立不再沿河巡回演出，便坐船来小城看宝立的戏，挤得小城其他武生戏班没了生意，便散了。

这一年秋天，小城来了一个河南的武生戏班。班主是个女的，名叫李小童。李小童先到宝立的戏班拜码头。

宝立冷眼看李小童，见她二十几岁，杏眼桃腮，说话平和，礼节周到。宝立不好寻衅，就淡淡道：“客不压主。每晚我的戏散了，李老板方可开戏。”

李小童拱手笑道：“自然。”

第二天晚上，宝立散了场，便在台下看李小童开戏。李小童先唱《长坂坡》，手眼身法步，念唱跳做打，功夫十分到家。与她配戏的大花脸，功夫也极厚实。宝立问过，此人名叫张和。这场戏唱得一片喝彩声，宝立心中掠过几丝不快，戏没散，就起身走了。

再一天，宝立又在台下看戏。李小童演到精彩处，宝立戏班的几个人就失声叫好，宝立横大家一眼，大家便缄口。

这日，李小童请宝立到聚英茶楼饮酒，宝立略加推辞，就去了。

宝立坐定，李小童起身深施一礼：“承蒙宝立老板盛情关照，今日备薄酒谢您的大德。”

李小童戏班子的人齐向宝立敬酒。

宝立爽然一笑，饮了，就道：“我有一言相告，诸

位随李老板在小城已威风了几日，也该另寻码头了。”

李小童笑道：“我们再唱两晚，凑足十场，图个吉数，便上路。还求宝立老板宽容。”

宝立笑道：“如此最好。我敬李老板三杯。”

张和起身道：“我代李老板陪你三杯。”

李小童忙道：“小童今日不适，不胜酒力，还望宝立老板海涵。”

宝立沉下脸来：“李老板是看不起我了？”

李小童一时窘住。

宝立冷笑一声，起身就要退席。

李小童忙道：“宝立老板，小童饮了就是。”

宝立大笑：“爽快才对。”就给李小童斟酒。无意间碰了一下李小童的手，果然滚烫。宝立一怔，笑道：“李老板今日体力不佳，回戏就是了。”

李小童摇头：“不可，戏牌已挂出，小童怎敢砸自家牌子。宝立老板请了。”说罢，就连饮了三杯。

这天夜里，宝立唱罢，李小童开场。李小童唱《战华山》，开场不久就要从五张八仙桌上翻下来，站稳亮相，是叫好的绝活儿。宝立在台下看，见李小童爬上那五张桌子，似有些腿软，这场鼓多敲了两趟，李小童才猛地翻下来，竟仰面摔倒在台上。

台下大哗。

张和几个人从后台冲上来，要扶李小童下去。

宝立冷笑：“真是无用。”

“什么武生戏？退票！”有人起哄。

“给我当小算了。”有人尖声坏笑。

李小童站起，朝台下施一礼，然后挥手退去张和等人，重新爬上那五张桌子。

台下死静，宝立提起了心。

李小童猛地翻下来，晃了晃，就站定，亮相，盯住台下宝立，嘴角溢出血来。

宝立迎住李小童的目光，心头一震，就站起身，大吼一声：“好！”率先鼓掌，又对周围的人吼：“叫好啊，叫好啊。”

李小童一张口，一口血就喷到台上。

宝立不忍再看，颓然坐下，埋下头，泪就淌下来……

散了戏，宝立来看李小童。

李小童躺在后台，面如白纸。见了宝立，李小童愧道：“今日砸了牌子。”

宝立道：“你总算扳回了面子，不易。”

李小童叹口气，就不再说。

宝立问：“你们离开小城，要去何处唱？”

张和在一旁叹道：“浪迹江湖，走一处说一处吧。”

宝立说：“李老板这样，你们如何再唱？”

李小童苦笑：“若几日不唱，一班人就没饭吃了。”

宝立想了想：“你们就留在小城唱吧。”

李小童摇头：“我们怎能再抢您的生意？”

宝立道：“我也闷得很，带班子沿河闯些日子，这里的戏场就留给李老板。”

李小童含了泪，挣下床，跪倒：“谢了。”

戏班子的人就一齐给宝立跪倒。

第二天，宝立就带着自己的戏班走了。

宝立沿河唱了半年，才又回小城。

刚刚进城，就有相熟的人迎住宝立，说李小童已成了新任县长的相好，并把小城的戏园子包下，不许别的戏班在小城唱戏。

宝立听了一怔，安顿下戏班，就去找李小童。

李小童在城东街买了一处宅子，挂了李小童戏班的牌子。宝立寻到这里，求见李小童。

宝立在门外候了好一刻，张和出来答话，说李老板今日不见客，请宝立老板明日再来。

宝立心中不快，却发作不得，就到戏园子去包戏。戏园子老板十分为难，对宝立说：“戏园子已包给李老板，没有

她的吩咐，是不能让人包戏的。请您再找李老板商量。”

宝立大怒，掉头再去东街找李小童。这回并不敲门通报，径直破门而入。

半年不见，李小童变了，再无卑微谦恭的样子。见宝立进来，淡淡笑道：“宝立老板，请坐。”

宝立不坐，拱一拱手：“李老板，为何不许戏园子包戏给别人？”

李小童道：“我已包了戏园子，怎能让别人唱戏。不过宝立老板曾捧过我的场，我也不能知恩不报。这样吧，每晚我唱完，你再开场。十日之后，你另寻码头。如何？”

宝立紫了脸，恶笑一声，也不告辞，转身就走。

李小童也不送他。

第二天晚上，李小童唱罢，宝立开场，竟无几个人来看戏。李小童坐在台下笑：“宝立老板，今非昔比了。”

宝立血往上涌，草草唱完，回到住处，恨恨地饮酒。这时，戏班有人来告，说张和来找宝立老板。

宝立见了张和，冷笑：“你来作甚？”

张和笑道：“宝立老板，你知为何无人看你的戏？”

“不知。”

“李老板不让卖票，自然无人来看。”

“我何曾得罪于她，敢这样坏我？”

“当初若不是你让出码头给她，她怎有今日？真是以怨报德，人心难测。”张和叹息。

宝立咬牙切齿：“我要杀了这个贱人。”

张和忙摆手：“不可不可。现在李老板已买通了县长，你与她作对，并无便宜。天下之大，你何必在这里苦争三寸闲气。我有个亲戚在京城，我愿引线，请你到京城去唱。”

宝立苦笑：“莫说笑话，京城名角如云，我如何唱得动。”

张和笑道：“你若去，我定保你唱红。”

宝立道：“如此最好。不知张先生为何要成全宝立？”

张和叹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李小童恩将仇报，我也是看不公正。”

宝立听罢，就深施一礼，谢过张和。

宝立就随张和去了京城，由张和的亲戚引线打点，宝立拜了几个名角为师，发愤苦练，两年之后，真唱红了京城。

那天，张和向宝立告辞：“宝立老板功成名就，我也该告辞了。”

宝立道：“宝立唱得正红，张兄理应同我共享，怎的要走？莫非是怠慢了？”

张和笑道：“宝立老板不要乱想，我要回河南老家。”

宝立就湿了眼：“我有今日，全仗张兄周全，不知怎样谢你才好。”

张和叹一声：“你要谢李老板才对。”

“李老板？”

“李小童。”

“李小童？”宝立诧异。

张和道：“当年李老板看你功底好，不想让你在小城荒废，才想出激将法逼你来京城。我在京城并无相识，皆是李老板派人在此花钱打点。”

宝立就呆了。

张和长叹：“可惜她没能见你功成名就。”

“怎的？”

“她那年摔在台上，受了内伤，求医问药，终未治愈，去年病故了。”

“你为何早不说？”

“我一直在京城，也是刚刚知道。”

“她坟在哪里？”

“听说就在小城。”

宝立仰天大笑：“我好糊涂。”泪如雨下。那天，宝立回到小城。小城轰动，各戏班子来请酒，戏园子来求戏。宝立一概回绝，只是打听李小童的坟在何处。人们竟不知晓，李小童的戏班子有几个人还在小城，来告诉宝立，说李老板死前，只暗中嘱咐戏班的两个人要将她的尸骨埋进河对岸的山里。那两个人给李小童下葬

后，就回了河南。

宝立就到河对岸的山中寻坟。苦苦寻了十几日，竟寻不见。

那天夜里，宝立就在河边闷坐，后来就唱开了：

白水茫茫无影踪，
眼见得生生死死恨煞人，
青山绿水何处寻？
我的官人啊……

戏文唱得高亢、凄绝，听得一城人心中酸楚，就拥到河边。那戏文却不再唱，也不见宝立。暗夜中，一条船缓缓远去了。

只有余音袅袅……

选自《市井奇人》

老千

◇文／罗倩仪



上世纪80年代有个赌博高手，人送外号“老千”。每个和他赌过的人都知道他在赌博时使诈，但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使诈的。老千逢赌必赢，让不少赌徒倾家荡产。

后来，老千去了一趟金山寺。回来后，突然宣布金盆洗手，过起了隐士般的生活。

三年后，有人找到老千，想赌一局，但不允许老千使诈，只想看看老千运气如何。老千笑言：“不行，我会忍不住使诈的。”那人说：“使诈也行，让我看看你的手法还比不比得上当年。”老千摆摆手，笑眯眯地送走了来人。

时间一晃，又过了六年，老千的儿子小龙已经长大成人。让老千没想到的是，小龙也成了一名赌徒，而且逢赌必输。老千劝小龙改邪归正，小龙不听，说：“除非你和我赌一局，如果我赢了，从此金盆洗手。”老千摇摇头，不答应。“你赌博一定会使诈，只要你使诈，就没有人能赢，对吧？”小龙露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不对。”老千沉思片刻，淡淡地说，“来一局吧！”

小龙从未见过逢赌必赢的父亲的赌博手法，不禁露出兴奋的神色。

一局下来，小龙赢了！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老千的眼睛：“你竟然没使诈？”老千缓缓站起来，目光落在远山上：“我说过，赌博我一定会使诈，只是这次我使诈让自己输了。”

小龙半天说不出话来，沉默了许久，才轻声问：“这是你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输吧？”

老千没有马上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取出一个本子，上面记录着每一笔财产的来源。当然，都是他赌钱赢回来的。他吩咐人按照记录，把钱统统还给输钱给他的人。小龙吃惊地问：“爸，你这是干什么？”“你刚才不是问我，这么多年来，是不是第一次输吗？”老千说，“不是，从我决定和你赌一局开始，我已经是第二次输了。”

九年前，金山寺住持慈悲为怀，不忍看更多的赌徒倾家荡产，便和老千赌一局。只要老千十年内不上赌桌，他便献出金山寺；若是老千赌了一局，就要把所有赢来的钱归还原来的主人。老千当时年轻气盛，哈哈一笑：“有意思，有意思……好，我和你赌！”

“爸，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呢？”小龙眼睁睁地看着家产被搬空，难过地说，“我要是知道有这茬儿，就不和你赌了。”失去了所有的钱财，老千反而一身轻松，他笑着说：“小龙，你还不明白吗？有时候，输就是赢！”

小龙愧疚地看了一眼老千，沉默地低下了头。

选自《大江晚报》

卖米

◇文／郑凯应　图／段明



鄂中地区把傻人叫“苕”，鄙夷某人傻，就说他“苕头苕脑”；把精明人叫“猴子”，夸奖某人精明，就说他“猴精猴精”。

话说张郑湾有一对堂兄弟，人称苕伯、猴叔。这天，他俩约好一起去邹岗街卖米，一大早兄弟俩没吃早饭就出发了。猴叔年轻力壮，会骑自行车，就在后座绑了两袋米，骑车走大路。苕伯不会骑车，就挑着一担米走小路。大路远小路近，哥俩走走停停，一个多小时后几乎同时到达街口。

那时候刚放开粮食管控，除国营粮店收米外，邹岗街东头和西头各有一家米店。为了卖个好价钱，猴叔建议先分别打听一下，哪里价高就去哪里卖。苕伯抹抹额头的汗水，说：“都在一条街上收米，离得不远，价格肯定一样，何必费那劲？我没吃早饭，肚子饿得‘咕咕’叫，赶快卖了米买油条和豆腐脑过早。”猴叔想了想，同意了。

因离东头近，他俩决定把米卖给东头的店。搬米进店时，店里有个脸上长痦子的男人热心搭手帮忙，一聊才知道，他也刚在这店里卖完米。

苕伯的米称了108斤，猴叔的称了168斤，按照每斤两角九分成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后，兄弟俩正准备走，进来一个女的，刚进门就冲那个长痦子的男人骂道：“你个苕货！刚才叫你去街西头问问价钱再卖，你不听，非说价格一样。我刚问了，那边一斤卖三角二，我们一板车米少卖十几块钱，娃一学期的学费没了！”

男的说，自己咋知道有这么大差价。女的不依不饶，不仅对自家男人破口大骂，还把店老板也骂了，说他赚黑心钱。店主见女的这泼辣劲儿，知道不会善罢甘休，为了息事宁人，答应按三毛二的价钱补差价。苕伯、猴叔因在现场，也沾了光。经重新计算，店主又拿出些钱补给三人。

走出米店，苕伯嚷着要去买早点，不料猴叔拉着他说：“快点回吧，我家里还有

急事呢！”他说完一偏腿上了自行车。见猴叔坚持要走，苕伯只好扛着扁担跳上后座。

刚出街口没多远，苕伯突然跳下车，站在路边对猴叔说：“猴子，我咋发现账算错了呢？你看，刚开始老板按两毛九一斤付钱给我们，后来那女的过来一闹，店主同意按三毛二重新算钱，应该只补上三分钱差价，结果他按三毛二又全额付了一次钱，我们这是卖一份米得两份钱啊！店主肯定是被那女的吵昏了头，等他回过神来，一定会来找我们退钱。”

猴叔打着哈哈说：“我的苕哥啊，难怪人家叫你老苕！你真是苕得叮当响，这么简单的账到现在才算过来。知道我为啥拉你快走吗？我当时就发现店主算错了，怕他回过神来找咱！咱没偷没抢，发点意外之财怕啥？”

苕伯却说：“我们咋能做这昧良心的事呢？万一……”

猴叔笑嘻嘻地打断他，说：“放心，没有万一。一来他不认识咱；二来即使找到咱，这一手交货一手交钱的交易，人走账清，我们一口咬定没多收钱，他能拿我们咋样？”

听猴叔讲了一番歪理，苕伯的“苕”劲腾的一下上来了，老着脸把猴叔狠狠说了一顿。见拗不过苕伯，猴叔只好同意回去退钱。

哥俩调转车头，很快回到店门口。见苕伯下车往店里走，猴叔说：“苕哥，我们好事做到底，你先去退自己那份钱，我骑车去追那对夫妻，追回后我跟他们一起退钱。”苕伯想想有道理，高兴地答应了。

苕伯跟店主说明来意，并将多出的钱退了。店主感激不尽，又是倒水又是敬烟，好一通招待。

可是，两人左等右等，不见猴叔回来。苕伯这才知道中了金蝉脱壳之计，忙抱歉地对店主说：“实在对不起，我这堂弟精明过头，这回我得治治他这毛病！这样吧，麻烦你跟我跑一趟，上他家去要钱。”

店主犹豫了一下，说就算找到人，他不承认又有什么办法。苕伯脖子一梗：“他敢！”

见苕伯如此仗义，店主只好答应了。随后，店主推出摩托车，载上苕伯朝湾里开去。

很快，他俩进了湾，老远就看见猴叔家门口围了一堆人，都侧着耳朵听屋内动静。他俩穿过人群来到门前，听到屋里传来猴婶的哭骂声：“呜呜……你个掉脑壳的！一家人从牙缝里省出点粮食叫你去卖，你倒好，把卖米的钱给弄丢了，我娘还等着这钱看病，这叫我咋活呀！”只听猴叔低声下气地说：“我也不是故意的，要怪只能怪苕哥，他非让我回去退钱不可。要不是这么一折腾，我也不会把钱弄丢了。”

苕伯和店主听了两口子吵架，啥都明白了。苕伯见猴叔昧了一回良心，反吃了大亏，对他又恨又同情。就在这时，门开了，猴叔垂头丧气地出来，猴婶怒气冲冲地跟在后面。猴叔见苕伯和米店老板站在门外，做贼心虚，脸“刷”的一下红了。

苕伯把事情经过对众人说了一遍，又对猴叔说：“你俩刚才说的话大家都听到了，来，大家评评理，看这事怪不怪我！”

大家都说猴叔不地道，这事不能怪苕伯。猴叔低着头说：“都怪我鬼迷心窍。我追上那对夫妻后，请他们跟我回来退钱，两人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俩还请我吃了油条和豆腐脑，叫我回来就说没追上。我原本打算退钱，但想人家不退，我为啥要退……”

听猴叔说完，苕伯狠狠瞪了他一眼，满脸歉意地对店主说：“本来应该把我卖米的钱给你顶账，可我这糊涂弟弟家里有人生病，还需要这钱应急。请你给我个面子，先让他打个欠条，等下半年新米出来后还168斤给你，我打保票，行不？”

一直没说话的店主听了，叹口气，说：“唉，大叔，您这是为人家喜事敲破自家锣啊，真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惭愧！”

听了这话，大家都奇怪地望着店主。只见他掏出一个小布袋，说：“猴叔，看看，这是你的钱包吗？”

猴婶见了布袋两眼放光，嚷嚷道：“这正是我亲手缝的钱包，咋在你手上？”

店主这才讲出了原委。

原来，猴叔他们走后没多久老板就醒悟过来，因为不认识他们，急得团团转。转到门口，他看到地上有个小布袋，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卷钱和一张小纸条。店主把钱数了一下，发现正好是自己重复付出的两笔钱，再打开纸条，发现那是一张公粮收据，猴叔的姓名及地址都写在上面。店主心想，这真是老天有眼，于是打定主意：如果他们今天不主动把钱退回来，自己就昧下这钱，让他们吃了桐油吐生漆。后来见苕伯主动劝说，店主虽然感动，但不愿放过其他人，所以不想跟他来湾里要钱。经不住苕伯再三邀请，他才来了。苕伯对这事的处理方式让店主很受感动，见猴叔认错态度好，便决定把钱还给他。

店主取出多付的钱后，把钱包还给了猴叔，又对苕伯说：“大叔，谁说您苕？您这是大智若愚啊！有些人精明过头办苕事，您办的才是真正的明白事。生意人诚信为本，您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见这边的事已了，猴叔问店主：“老弟，那对夫妻咋办？”

店主说：“放心，我自有办法。那夫妻俩以为我不认识他们才起贪心，其实大错特错！就在刚才，我突然想起在小周湾亲戚家见过那男的一次，他脸上痦子显眼，所以印象很深。我想，到时候把你们的故事跟他们说一说，必要时再请你们做个见证，想必他们也是一时糊涂。”

一番话说得大家都连连点头。

选自《故事会》2020.5 上

僧面佛面

◇文／沈祖连



小伟从幼儿园回来，一眼看见爸爸的书柜顶上有一匹马，很光滑很好玩的样子。那马头高昂着蹄扬着，似在奔跑。小伟极想得到它。

书柜太高，够不着。小伟便搭了三张椅子，小伟登上第三张椅子——够着了。小伟把马抱了过来，很得意。不想那椅子歪了，哐啷一声，椅子翻了，人摔了，马碎了。小伟骇得哭了，连屁股肿痛也顾不上了。

小伟知道，打碎了爸爸的马，一定要受到惩罚的。

怎么办？怎么办？

小伟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妈妈。小伟一拐一拐地来到妈妈办公室，哭诉了前情，很快得到了妈妈的安慰——哭什么，不就是一匹马吗？哭什么？乖乖，看摔着了没有？

妈妈把小伟拉过去，又是摸又是捏，又是搽肿痛灵又是搽紫药水。

小伟的害怕却丝毫没有减轻，因为妈妈并没有说出为他解决的办法。

“还哭？是不是摔骨折了，来我看看。”

“不，我怕……”

“怕什么？不就是一匹泥马吗？”妈妈说，“等你爸爸回来，就说是我打的好了！”

小伟破涕为笑了。

不过，妈妈也知道那马在丈夫心中的分量，说是自己打的，他能信？能不能为小伟开脱，那还说不准。妈妈感到心中没数，有了，找爷爷去。他们家的传统都是儿子怕老子。能搬出这尊老佛爷就万事大吉了……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

我不是贪污犯

◇文／李忠元　图／段明



小城清凉社区会计黄城3天没来单位上班了，打他手机关机，给他老婆打电话，他老婆又骂骂咧咧，说不知道这死鬼跑哪去了。

黄城突然失踪可不是一件小事情，他手里有刚刚领回来的扶贫救济款17万元。那天从上级部门拿回来，银行已经下班了，放在社区里没人照管，大家又不放心，最后大家一致通过，由会计黄城拿回家保管一夜，明天一早将这些款项拿回社区，再如数发放给困难户。

可谁也没想到，第二天一早，黄城却不见了。大家猜测，可能是黄城见钱眼开，扔下会计这小吏不做，带着钱跑路了。

联系不上黄城，大家很气愤，索性抄起电话报了警。说来也快，公安局很快立案侦查，而且全网通缉黄城。

再说黄城，他从社区带钱回来的第二天一早就与妻子吵了架，气得关了机，跑进了一家小旅店，抱着头苦想对策去了。黄城冥思苦想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就坐在房间上网，打发无聊而郁闷的时光。突然，他在一个弹出的网页上竟然看到了对自己的通缉令，黄城顿时头都大了，吓出了一身冷汗。通缉令都下来了，看来自己这回真是在劫难逃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都是这些钱闹的，当初……当初要是自己……唉，说啥都晚了！

黄城真的开始逃亡了。要不是自己忘了带身份证，住进旅店时前台也未做身份登记，说不定自己早成瓮中之鳖了。

黄城一点儿也不敢怠慢，他偷偷溜出小旅店，也不敢坐车，一路行色匆匆直奔西山。

黄城清楚要想跑路，西山是最好的去处。那里崇山峻岭，蒿草丰茂，属于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躲起来应该万无一失。

黄城很幸运，在林子里转来转去，竟找到了一个山洞，他毫不犹豫地躲了进去。山洞里并不拥挤，比黄城租的房子还要宽敞呢。

看着这个山洞，想到自己租的那个简陋的小平房，还有起早贪黑在外打工的妻子，黄城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到底是个啥滋味。黄城出身农家，父母都是清一色的农民，

家里人多地少，还要抚养5个孩子，家庭状况可想而知。父母东挪西借好不容易供他上了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小城应聘到了社区，这时父母却相继去了天堂。可他并没有忘本，处理完后事，就把那个在乡下始终帮着自己关照父母的邻家小妹柳燕接到城里，正式登记结了婚。黄城为人清正，尽职尽责，未曾贪污过公家一分钱。他和妻子柳燕租住在市郊一处平房里，日子过得简单而清贫。他曾经发誓，要让自己的爱妻柳燕过上好日子，可人无横财不富，好日子迟迟不来，他总感到有些对不起妻子。于是他总是暗暗自责，怪自己无能，没能给妻子一个幸福的家。

黄城的妻子柳燕乖巧可爱，为解决家庭的困境，她不听黄城的反复劝阻，不辞辛苦外出打工挣钱。可柳燕有一个毛病，就是这点毛病，如今却害了这个家。

柳燕的毛病到底在哪里?她有洁癖。她总是把租住的小屋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哪怕有一丁点儿脏东西，她也忍受不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

那天晚上，黄城带着钱从社区回来，一回到家他就开始琢磨藏钱的地方，可家徒四壁，连个藏钱的地方都没有，万一遇上偷盗，钱没了自己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黄城大脑灵光一闪，自作聪明地把装钱的黑塑料袋放在了自己厨房的垃圾堆边，心里还暗自得意呢：这回万无一失了，再高明的小偷也不会想到谁会把钱放在垃圾堆里。

社区事务繁忙，黄城这几天忙得团团转，他感觉实在太累了，脑袋刚沾到枕头，就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晨，黄城起了床，发现妻子柳燕已上班走了。黄城去找那袋钱，却傻眼了：摆放垃圾的地方空空如也，那袋钱早已不翼而飞了。

黄城第一个就想到了老婆，他马上给老婆柳燕打电话："燕儿，厨房我放的那个黑袋子呢，怎么不见了？"

黄城这边刚闭嘴，那边的柳燕却像机关枪扫射似的开了腔："你说那个破袋子啊？让我和垃圾一起扔街边烧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有垃圾马上扔掉，不要放在屋里，弄得满屋臭气熏天的，怎么整天和你住的就像个猪窝呢！……"

黄城听了这话，肺都要气炸了！他赶紧挂了电话，一路飞奔，跑到街边。街边的地砖确实有烧东西的痕迹，可连灰都没有，哪有什么钱袋子的影啊！

这下可完了，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么一大笔巨款，说让妻子拿街边烧了，谁信?

可柳燕这个有洁癖的女人确实有这个习惯，她每次扔垃圾，不是像别人一样扔掉了事，而是还要点一把火。她说只有这样，那些掏垃圾的才不至于把那些脏东西循环利用，拿去骗人了。

其实，起初黄城并没有逃跑的意向，他只是被这突然的变故弄蒙了，不知怎么办才好了。他并没有上班，而是在大街上逛了一会儿，然后走进那家小旅店，一进房门他就蒙上被子睡觉，可他无论怎么强迫自己就是睡不着。黄城索性起了床，开始上网排解自己的烦恼，可烦恼却如影随形，让他头疼欲裂。

怎么办？还是跑吧！

黄城跑到山洞里，呆得也同样很无聊，他就在山洞里转来转去。他突然发现这山洞里还有两张虎皮，感到非常惊讶，但同时也非常欣喜。再出去找野果子吃，为了避免意外发生，他就干脆披上个虎皮，佯装老虎。

黄城还真想对了，这一带果真有人出没呢。

这天，黄城披上虎皮去摘果子，就发生了意外。一个偷猎者早已躲在暗处，正向他瞄准呢，可刚要射击，却发现这只虎突然站了起来，伸手够树上的野果子吃。偷猎者吃惊不小，这老虎咋这么厉害呢？偷猎者不觉手一抖，一颗子弹还是射了出去，结果不偏不倚正打在黄城的腿上。黄城顾不得疼痛，拖着流血的伤腿，慌慌张张地跑进山洞。



无巧不成书。最近，小城公安局西山派出所早就接到群众举报，说西山上发现了偷猎者，说听到两声枪响之后，山上原来经常出来偷袭老百姓家畜的两只老虎突然都不见了。因此，这段时间派出所每天都在暗中布哨，时刻关注西山的动静。如今这一声枪响说明又出事了，所长请求局里支援，多派警力，展开了大范围的搜山行动。

结果，一石二鸟，抓到了两个嫌疑犯，一个是偷猎者，一个就是黄城。

经过审讯，偷猎者供述了他杀害两只老虎的事实。民警很高兴，抓住偷猎者，保护了生灵免遭涂炭。

可轮到审讯黄城，黄城却只有那句话："我不是贪污犯！"他恨不得将这句话喊上一千遍、一万遍。

民警无奈，只得联系家属——黄城的妻子柳燕协助做思想工作。

看到自己日思夜想的妻子，虽然她有错在先，黄城也禁不住拥住妻子，泪流满面。

在民警的动员下，夫妻俩终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出来。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证据能证明黄城的清白，单凭夫妻俩的一番话，怎么能够草草结案呢！

小城公安局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经研究决定悬赏寻找目击证人。

出乎大家意料，这一悬赏还真有效果。

悬赏的第二天，就有人找到公安局投案，来人是西山小学教师汪春华。据汪春华口述，那天他起来吃了点儿饭，就去给学生上早自习，碰巧看到街边有个女人用火点着垃圾就匆匆离去了，汪春华忍不住好奇就多看了几眼。可这几眼没白看，他竟看到红红的火堆里有一沓沓粉红的百元钞票。汪老师冲上去又踏又踩，竟从火堆里抢出好几沓钱。说着，汪春华就拿出一个塑料袋，全是烧得千疮百孔不太完整的残币。

经银行工作人员反复清点，大约有现金5万元。还有12万元钱款不知去向。

黄城的贪污嫌疑这才稍解，汪老师成了新的目标，警察还是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汪春华身上。

汪春华看着警察怀疑的目光，脸色慢慢地变红了。他支支吾吾地说，就在他从火堆里抢钱的时候，一个老头从那路过，和他一起平分了那些钱，大约也有他这么多。

警察说，那你知道这个人吗？

汪春华说，他不认识，但分钱时他留了个心眼，验看了他的身份证，他叫卢逍遥。

说着，汪春华还拿出了一张小纸片，上面果然记着卢逍遥的身份证号码。

其实，汪春华能来主动投案，是他担心卢逍遥抢在他前面投案，他就变得被动了，会被判刑，没想到卢逍遥比他沉稳。

警察们这下乐了，关键时刻还是人民教师心细啊。民警们按照汪老师提供的身份证号码，果然找到了卢逍遥，另外5万元残币果然在他手里。

大快人心。谁也没想到这些没影儿的钱还真能追回来，也是一个奇迹啊！

没想到，民警们又碰到了更大的奇迹。

这天，又有一个清洁女工来报案，说前几天她早起扫大街时看见两个男人鬼鬼祟祟的，好像在烧什么东西，待她走过去，那两个人却走远了，街边却有一堆灰。她怀疑他们犯了案，在毁灭证据，就把那堆灰包起来。但她也不确定这两个人有什么问题，就把这些纸灰偷偷藏在了垃圾箱旁的一个树洞里，以备不时之需。这两天听说公安局抓捕贪污犯，还听说有人在街边烧钱什么的，就拿过来看看，是不是有用。

经过有关专家进一步验证，这些纸灰确实是钱，而且估计钱的数量大约和未追回的钱数相当。

真相大白，一起涉嫌贪污案就这样被推翻了，黄城终于高高兴兴地走出公安局。公安局李局长紧紧握住黄城的手，抱歉地说："明天，我将通过小城卫视告诉广大市民，你真的不是贪污犯！"

选自《中华传奇》

劳心者



◇文／顾文显　图／段明

“张小鬼这外号是谁都能担得起吗？真是。”

“可不，咱这伙猪脑子啊，让人给卖了，还热火朝天地帮人数钱。”

“没办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孔夫子说的。”

老话说不平则鸣，半点儿没错。进驻这山沟不到半年，几乎所有人渐渐醒悟，都感觉吃了大亏，仿佛是张小鬼那厮甜言蜜语把这些傻子挨个哄来，严寒酷暑披星戴月然后受他剥削。可是，天底下没人一傻到底，总有觉悟的那天，你出力少赚钱多，怎么可以让别人忍气吞声接受这一切。

这处山穷水尽的老金矿已被政府关掉数十年，可前年发洪水冲出一条鱼虾不生的毒河，被张小鬼发现并率先淘到金沙。此处偏远，一人难以生存，他便鼓动一些乐于探险的人，结伙进入山沟淘金。扎下营盘后，发现没水喝，张小鬼倡议，每天拨出两人去十里外挑山泉水，其报酬由干活的人分摊。然而若遇刮风下雨，或者半途失足绊倒，挑水者叫苦连天……除了挑水苦，张小鬼的收入也让同行眼热，这人身体强壮又有心计，能一天淘到其他两个人的金沙，恼人的是，他食量大，又特别能喝水，一人顶俩人，却出一份用水的摊派！

“若是自己能站住脚，他会把这事告诉咱们？”

说来说去，还是张小鬼沾了大伙的光，他至少应当在挑水工钱这一块主动承担点义务，可那样，他还是张小鬼？

淘金汉们一个个怨在心里，却没人公开站出来与张小鬼叫板。枪打出头鸟，万一被排挤出去，这地方苦点儿不假，可收入也着实可观！

正憋着气，报应来了。这天张小鬼淘着金，突然把

簸箕往水里一扔，大呼一只胳膊失去知觉，叫苦不迭地哀叹这口饭吃到头了。扶到岸上捏巴半天，胳膊还是不好使……

一只胳膊是淘不了金的，张小鬼在窝棚躺够四五天，已经收拾铺盖要离队了。大伙又叹气，到底是他为大家谋得这个饭碗，如今说倒下就倒下……兄弟一场，不如凑点慰问金，意思意思吧。

钱包在写满名字的纸封里递过去，张小鬼伸手推开，脑袋晃得如落上小鸟的柔弱枝条："我残疾了，也还是舍不得这条财路。兄弟们若是能给我碗饭吃，我愿意一人承包两人的担水任务，短斤少两，掰我的脚趾盖儿。"

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儿，整天轮班弄水，大争小吵不断，刚刚俩挑水的差点儿跟浪费水的抡起扁担，要不是胳膊上的病，张小鬼才不扯这个，可他一人能挑两份水？

张小鬼斟字酌句，说蛇有蛇道嘛。

当下大家签下了协议，半夜间发现，行李在，却不见了张小鬼的影子！淘金汉们乱成了一锅粥，这厮可是把大伙坑了，他一逃了之，可这担水还要重新排班吗？七嘴八舌间，听得喝斥牲口声，张小鬼驱赶着两匹租来的马，驮着四只巨型塑料桶，至少三百斤泉水："往后敞开肚皮喝，我怎么着也得对得起这两人的工钱！"此后，张小鬼靠马驮水，比从前两条汉子效率高出许多，他一个独臂人赚两倍工钱！

所有人都傻了，张小鬼呀张小鬼，你小子坏水好深呀，知道借马驮水一看就会，你先签合同再亮招，太不厚道了！

当初挑水的烦恼哪个也不会记一辈子，尽管用水比从前舒服，可汉子们与张小鬼却是渐行渐远，这家伙骗死人不偿命！大家心里憋着劲呢，两年协议期满，要命也不续这个约了，想想整天浸在冷水里淌热汗却只挣他半个残疾人的工钱，这滋味哪里是人受的！

距协议期满还有三个月，张小鬼突然提出，他不想弄这个水了，如同意提前解约，租的马转让，他去省城治臂伤去。

淘金汉子们仿佛拔去了毒刺，高兴得几乎要欢庆，听到要解约，所有的汉子都跃跃欲试要抢夺驮水这差使，实在不行，轮班至少也比承包给张小鬼省一个人的工钱，这可是人人有份的！

出人意料，结账后张小鬼要请大家去县城最大的酒店撮一顿。

宴席奢华到所有淘金汉这辈子没见过。张小鬼敬酒："我知道，这地方金沙含量不可能再支撑一年以上，所以就想了退路。我把大伙弄到这山沟，可我一走，你们怎么办？坦白讲，我胳膊伤是装的，驮水只是个掩人耳目的小把戏，我在省城新办了个拆迁公司，需要能吃苦的劳动力，哪位兄弟改行后无事做，找我就好使。"

这都哪跟哪呀！敢情这张小鬼表面承包供水的任务，其实他暗渡陈仓，用赚的钱办公司去了。淘金汉子们大眼瞪小眼，一时没了主张。半晌，有兄弟壮着胆子问："应当称张总了。您说咱们兄弟在一起混了两三年的感情，怎么就换不到一句真话？您驮水，您办公司，没人阻拦得了，至于遮遮掩掩地瞒着大家吗？"

张小鬼长叹一声："各位平时的眼神，我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如果不演苦肉计，那送水的活儿就承包不到手。大伙全是好人，就利益是王八蛋，看不得别人好。我把话撂这儿，张某不是慈善家，你有力气我出钱，咱两不欠。哪个怕受剥削，我省城就地招募，人多的是。"

淘金汉子们大眼瞪小眼：劳心者治人，谁气死谁命短呀。

选自《小说月刊》2020.5

传奇阿虎

◇文／李军文　图／段明



鬼子来了

荆州城往北有个风光秀丽的口子村。口子村里的人大都以打猎为生，家家户户几乎都养着猎狗，而最具传奇色彩的便是张老汉那条名叫阿虎的狼狗。

张老汉老伴去世后，唯一的儿子阿宝到省城办事，被日本鬼子抓了壮丁，从此再没有消息。村里人都说张老汉命苦，但上天却将阿虎送到了他的身边。

阿虎是张老汉上山砍柴时发现的。它当时还是条小狗，被蛇咬伤了腿，张老汉连忙把受伤的阿虎抱回村，让刘郎中扯了一些草药敷在它的伤口上。

阿虎很通人性，养好伤后，整天跟着张老汉。几个月后，阿虎长得又高又大，张老汉起床，阿虎便会将他的鞋子叼到脚边；张老汉上山打柴时，阿虎还会在山里捉兔子回来。张老汉便将兔子分给村里乡亲，乐得大伙儿都说阿虎是张老汉的好孩子。

几个月后，阿虎生了两只小狗。当了母亲的阿虎每天守护着两个孩子，张老汉则每天下河捕鱼，上山打鸟，尽量给阿虎吃好的。张老汉给两只小狗取名为大虎、小虎。

一天凌晨，几声枪响打破了寂静，被惊醒的人们纷纷喊着“鬼子来了”，四处奔逃。张老汉急忙带着阿虎母子往屋后山上跑。等跑到山上，张老汉才发现两只小狗不见了。他刚想返回去找，却见阿虎像离弦的箭冲下山去。张老汉急了，要是给鬼子发现，阿虎还会有命吗？他不顾乡亲们的劝阻，也跑下了山。

到山脚下时，张老汉老远就听见了一阵熟悉的狗吠声，是阿虎！张老汉连忙朝那边跑去。忽然，他听见“叽里呱啦”的说话声音。透过荆棘丛，张老汉看见阿虎正和两条高大的狼犬撕咬在一起，四周是几个端着刺刀的日本人，其中一个手里还牵着大虎和小虎。不远处，躺着被狗咬得遍体鳞伤的刘郎中！

原来，阿虎下山找到了大虎和小虎，接着发现日本人正让狼狗撕咬刘郎中。刘郎中救过它，阿虎自然认识，便“嗖”地冲过去，同两只狼狗撕咬起来。阿虎越战越勇，可大虎、小虎却被鬼子用绳套套住了脖子。阿虎一声狂叫，咬住了一只狼狗的脖子，用力一甩，那只狼狗便气绝了。另一只狼狗无心恋战，准备逃

命，阿虎猛扑过去，一口咬住了它的尾巴，没等它回过头来，尾巴已被生生咬断了。

一旁的鬼子见势不妙，连忙向扑上来的阿虎开枪，可阿虎一转身，钻入树林不见了。

张老汉看见大虎和小虎被鬼子牵着，心里一急，就要冲过去跟鬼子拼命。突然，一只有力的大手死死地按住了他。张老汉回头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参加了游击队的柱子……

英雄阿虎

即使有柱子陪着，张老汉还是一直闷闷不乐。阿虎不见了，两只小狗又被抓了，这就像抽掉了他的魂。没多久，张老汉病倒了，柱子照料着他，还安慰他说："大爷，您放心，我一定会帮您把阿虎它们找回来的。"

这天，天气格外的好，张老汉也觉得精神好了许多，他对柱子说："柱子呀，要不是你，我这条老命早就没有了。唉！要是阿宝在就好了，我整整两年没有看到他了！"

"大爷，我和游击队失散了，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就收下我这个无父无母的儿子吧！"柱子说着，"扑通"一声跪在张老汉跟前，爷儿俩抱头一阵痛哭。

这天，柱子决定出村去寻找游击队。临走前夜，他对张老汉说："我想先到省城去打探消息。"

张老汉从枕头下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说："孩子，你到了省城，能不能打听一下阿宝的消息？这是我多年的心愿。"柱子接过照片，小心地藏好后说："爹，您放心吧！明天我就去省城，您自己往后也要小心点。"

柱子走后的第二天，张老汉刚想出门，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人们慌乱的喊声："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张老汉连忙同村里人往山上跑。口子村后山地形复杂，地势险要，树木丛生，不熟悉的人极易迷路。眼看着鬼子的队伍越来越接近大家藏身的地方，大家是又急又怕。张老汉正奇怪日本鬼子是怎么知道路的，却听到了同村阿贵"太君这边请"的声音。

张老汉心想，这下完了，阿贵当汉奸了，有他带路，谁也跑不了。就在这时，随着一声熟悉而又急促的狗叫声，鬼子停住了搜山的脚步。是阿虎！张老汉大喜。

阿贵没想到失踪的阿虎会突然出现在眼前。为首的日本军官一见阿虎，顿时目露凶光，对阿贵大声嚷道："你的，把那只狗杀了！"把阿贵吓得一哆嗦。

张老汉从荆棘丛中望着阿虎，他大叫了一声："阿虎，上！"话音刚落，听到指令的阿虎"嗖"的一声将阿贵扑倒在地，张嘴就咬。阿贵痛得喊爹叫娘："太君救命！太君救命！"为首的日本军官犹豫着，拿起手枪，对准阿虎扣动了扳机。"叭"的一声，子弹打在旁边的石头上，阿虎一惊，松开了阿贵。阿贵趁机一滚，忍痛爬到旁边，可阿虎只是愣了一下，马上又向阿贵扑去。又是一声枪响，阿虎惨叫一声，这次子弹打中了阿虎的后腿，枪声再次响起，已咬住阿贵喉咙的阿虎哀号一声倒下了。一股鲜血从阿虎的头上流了下来，流在已被咬死的阿贵身上。

口子村的人得救了，张老汉和村民们看着死去的阿虎无声地流着泪。远处的日本兵比划了半晌，看着迷宫般的大山一筹莫展，然后转身撤走了。等鬼子走远，张老汉急忙跑到阿虎旁边，抱起阿虎放声痛哭。

阿虎被抱回村子，按照口子村人最高的礼仪厚葬了。那天，口子村的人都将家里最好的食物拿出来放在刻有"英雄阿虎"的木牌前面，以谢阿虎的义举。

分道扬镳

一个月后，素有"中国通"之称的日本中队长山佐和他的助手川谷来到狼狗训练场地，他们是来看大虎训练的。原来，日本

兵把大虎和小虎抓回去后，并没有把它们杀掉，而是想训练成猎犬，因为这两只狗有狼的血统。今天他们就是来看看，这一个月来两只狗训练的情况。

在训练中，大虎一系列的跳、扑、抓等动作及机警反应远远超过了母亲阿虎，日本军营中其他狼狗无可匹敌。而小虎懒洋洋的，只能勉强地跑和扑。

山佐看完训练后，示意让一个日本兵将已经断食三天的黑樱花带了过来。黑樱花是大虎没有来之前，狼狗队中最厉害的狼狗。大虎、小虎来了后，黑樱花很不欢迎它们，只要一看到就对它们狂叫不停。而此时，早已饿得发慌的黑樱花一出来就不停地向四周的人狂叫。川谷拿起一块牛肉扔在黑樱花的嘴边，然后对大虎下达了一个夺回牛肉的手势。大虎不待川谷的手势停下，便“嗖”的一声冲了过去。黑樱花一惊，它哪容大虎把这美餐抢走，便也咆哮一声向大虎扑过来。转眼间，两只狗便你争我夺地咬到了一起，结果不到五分钟，黑樱花的耳朵被咬掉了半只。

这时，川谷将队中包括小虎在内的五只狼狗全放了出来。他在训练场中又丢了一大块牛肉，同时一声哨响，对大虎和其他几只狼狗作了一个夺回牛肉的手势，几只狼狗便如离弦之箭般冲了上去。随着不断的哀叫声、咆哮声，训练场内血肉横飞。很多次大虎从地上抢回牛肉，还没来得及转身便被那五只狼狗围住，接着又是一阵狂咬猛扑……几分钟后大虎越战越勇，而其他狼狗则哀叫着不敢向前。

山佐满意地笑了，但当他看到立在一旁懒洋洋的小虎时，“哼”了一声，做了一个杀掉的手势。日本兵还没来得及举枪，只见小虎从地上一跃而起，向门外蹿去。门外是个热闹的集镇，转眼间小虎便消失在人群里没了踪影。

那个日本兵要去追时，山佐示意他停下，并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了一句：“中国人就跟它一样，不服管教！”

阴差阳错

眨眼间半年过去了，口子村被鬼子断断续续搜捕几次后，安静了许多。这期间张老汉病了几次，人也变得更加苍老了。

这天，他正准备去阿虎坟前看看，刚要出门，便听到一声：“爹！您还好吗？”

张老汉定睛一看，顿时兴奋起来：“柱子！你可回来啦！”

原来柱子到省城时，省城已被日本军占了。他一边做工寻找阿宝的下落，一边小心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后来，终于联系上了游击队，阿宝却依然杳无音讯。他回到游击队一段时间后，游击队长给了他一个新任务，回口子村秘密发展一批新游击队员。这样，他就又回来了。

听柱子讲完，张老汉松了一口气：“这下好了，我们有了自己的队伍，就有救了！”

随后的日子里，柱子便忙碌起来，在他的秘密动员下，很快有一批青年加入了游击队，大家积极训练，准备对付日本兵。这天柱子要向上级汇报工作，离开了村子。就在他走后不久，口子村的一些狗也莫名其妙地不见了。口子村人忙于活路，也没有在意那些失踪的狗。

这天凌晨，汇报完工作的柱子刚进村口，便被几个日本兵拦住了。为首的正是川谷，旁边还有一个戴着大礼帽的中国男人。柱子见势不好，撒腿就跑，没等川谷他们反应过来，他借着浓浓的大雾早跑得没影了。川谷他们并没有急着追，而是从身后牵出了大虎。川谷放开绳子，对柱子跑的方向做了一个手势，大虎飞快地向柱子追去。

柱子一口气跑了两里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便感觉到了背后急急的脚步声。他一扭头，大虎已到了眼前。柱子吃了一惊，猛地站住，他深知狗的习性，此时跑动必然会

引起大虎的敌意，便慢慢挪到旁边的一棵树旁，想着如何脱身。可受过训练的大虎一见柱子不再跑动，便发出呜呜声，跃跃欲扑。

这时，柱子突然往下一蹲，刚从地上操起一根手腕粗的木棍，便感觉到一股腥味扑面而来。他扭头一看，顿觉一股冷汗从背脊上冒出来，只见一条三尺多长的毒蛇正吐着猩红的芯子，朝他伸过来。他来不及多想，伸手将木棍朝蛇挥过去，哪知那蛇把身子一卷，缠住木棍顺着滑了下来。柱子连忙用力将木棍往外一扔，同时拔腿就跑。卷着蛇的木棍正好扔在了冲上来的大虎身上，大虎一惊，扭头咬蛇，那蛇也毫不示弱地直起身子朝大虎扑过来……

等大虎将蛇咬死后，川谷他们也赶到了。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柱子竟五花大绑也在其中。原来这日本兵哪有大虎跑得快，在这浓浓的大雾中，他们迷失了方向。也正因为迷失方向，让他们撞到了同样迷失方向的柱子。这样，跑得气喘吁吁的柱子被川谷毫不费力地抓住了。后来他们听到大虎的叫声，便朝这儿赶过来。

引蛇出洞

被关在大牢里的柱子受到了日本人最残酷的拷问，被折磨得体无完肤，但他始终没有透露半点儿关于游击队的事情。

这天中午，跟往常一样，该给柱子送饭了。给柱子送饭的是一个厨师打扮的中国人。那中国人把饭菜让鬼子检查了一遍后，又在鬼子的监视下把饭菜放进柱子所在的牢房。临走时，这人趁鬼子不注意，对柱子使了一个眼色后，又对那碗饭菜做了一个奇怪的表情。

柱子琢磨了一番，觉得饭菜里有玄机，可他把那碗饭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当他拿起筷子的时候，发现两根筷子轻重不一，他仔细观察那根比较轻的筷子，发现筷子的一端有一处不明显的割痕。于是，柱子在那割痕处轻轻一扭，割痕处竟然断了，长的一截有三分之一是空心的，空心的地方露出一张小纸条来。柱子把纸条取出来，只见上面写着：饭底下混有治伤的药，既能内服也能涂在伤口上，这几天我会想办法把你救走！

柱子看完这张没有署名的纸条，立即把它吞进肚里。其实他已经认出了这个送饭的中国厨师，正是那天抓他时那个戴礼帽的中国人。他决定先观察几天再说。吃到碗底时，他趁日本兵不注意，把碗底饭团揉碎涂抹在了伤口上。

一个星期后，日本人因为人员少，战事吃紧，而在柱子嘴里又没有得到任何有关游击队的消息，对柱子的审问次数便少多了。而这段时间，柱子身上的伤也一天比一天见好。

这天早晨，柱子被日本兵一阵阵的吵闹声惊醒。他睁眼一看，发现看守自己的日本兵少了很多，牢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到处都是脚步声。过了一会儿，送饭的那个中国人来了，他在鬼子的监督下，面无表情地把饭放在柱子的面前，然后走了。

柱子照例端起饭碗，当他拿起筷子的时候，发现有一根筷子格外轻。他想起了上次轻筷子里面藏有纸条，便又将那根筷子折断，果然，又发现了一张纸条。他打开纸条，纸条上写着：今晚救你！

到了晚上十一点，值班的日本兵交换班。换班的那个日本兵迅速走到柱子身边，手上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套日本兵的服装来。他急急地对柱子说道：“快换上！”说完不等柱子回话便跑到外面去了。这时他才看清楚，这个日本兵就是为他送饭的中国人扮的。

柱子刚把衣服换好，便见那个中国人进来了，他轻车熟路地把柱子引到一个小门旁，轻声说道：“我是阿宝！”

“啊，你是阿宝！张大爷托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想不到你在这儿。”“好了，这

些家常话以后再说。现在我把你救出去，是有重要任务安排！”

原来，日本兵这几天正在实施一个所谓的“引蛇出洞”计划。山佐已经察觉到了他的队伍中混有地下党，但一时又找不到这个人。如今，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山佐决定派出大部分部队，对怀疑有窝藏游击队的村庄进行大扫荡，只留下少数日军在军营中守城。然而，这只是山佐的虚晃一枪，事实恰恰相反——他其实只派出一小部分日军扫荡村庄，装装样子，而把大部分日军埋伏在日军军营周围。因为他知道，他派大量日军去扫荡的情报肯定会被中共地下党知道。这样，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肯定会趁守城日军少，来解救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和游击队员。到那时，山佐便会带队将他们包围抓获。

知道山佐这个计划的，只有日军少数几个高级将领。果然，阿宝只知道山佐他们要扫荡村庄，并不知道后面的计划。当他把山佐的计划告知地下党后不久，便知道了山佐后面的真正计划。可这时再去报信已经晚了，因为此时日军军营已禁止任何人外出。为了不暴露他这个打入日军的“钉子”，他决定将柱子救出去，让他把这个消息送到地下党手中。

小虎归来

当柱子送完情报回到口子村时，张老汉不等柱子发话先急匆匆地说道：“鬼子正在村里扫荡，你不能在这儿待了！”说完他一把拉住柱子便往山上跑。

张老汉送走了柱子还没有来得及藏起来，便被日本鬼子抓住了。随后，口子村的人全被日本人抓了，押到村子中央的一块空地上。村子里早已是鸡飞狗叫乱成一片，最后出来的几个鬼子，每个人手里都牵着一只狗。

以山佐为首的日本兵站在人群前面，旁边是大虎等几只狼狗。山佐将在场的人都扫了一眼，然后说道：“你们谁说出那个八路——柱子在什么地方，太君不仅会放你们走，而且还会有大大的奖赏。如果都不说，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太君的狼狗。”山佐见人群没有动静，便用手指了指那群虎视眈眈的狼狗。日本兵搬来一个大铁笼子，首先把大虎放了进去，人群中顿时一阵骚动。

人群中的张老汉看到大虎，心里便激动起来：大虎啊，想不到还能见上一面。可大虎在日军那里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不知道变了性情没有？现在它还听我的话吗？张老汉一想到这里，心又冷了下来……就在张老汉在想用什么办法接近大虎时，日本兵已开始拉人了。

首先拉出来的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孩子被吓得浑身发抖。他刚进笼子，川谷便一声口哨，只见大虎跳起来准备朝那小孩扑过去。

“大虎！”随着一声猛喝，大虎猛地一愣。“大虎！”又是一声叫喊，大虎停止了进攻。只见张老汉从人群中走出来，一边喊一边用以前逗弄大虎的手势，一步一步地靠近大虎。大虎高耸着耳朵，瞪着张老汉，保持着几分警惕。慢慢地，大虎似乎记起了什么，开始对张老汉摇起了尾巴。张老汉慢慢地将手伸进笼子，摸了摸大虎的头。大虎将头摆了摆，用舌头舔了舔张老汉的手。

川谷一看，忙呵斥大虎扑向张老汉，奇怪的是，大虎对川谷看了一眼，又跟张老汉亲热起来。川谷一看急了，忙松开黑樱花的铁链，挥手命令它扑向张老汉。

当黑樱花的嘴接近张老汉的刹那间，就见大虎突然从笼子里冲了出来，一口咬在黑樱花的背上。黑樱花痛得汪汪乱叫，连忙丢开张老汉，和大虎撕咬在一起。大虎几口就把黑樱花咬得连连后退，一拐一拐地跑远了。把黑樱花咬退后，大虎用舌头在张老汉的身上舔来舔去。此时，川谷又对大虎发出了一声尖利的呼哨，让大虎扑向张老汉。可大虎只是略微一愣，分别朝川谷和张老汉看了一眼之后，又围

着张老汉转来转去，亲热极了。

川谷气得拿起鞭子追着大虎狠抽了两下。这下糟糕了，挨打的大虎冷不防一口咬住川谷拿鞭子的手，痛得川谷连忙挣脱开。不料大虎顺势一扑，咬住川谷的大腿不放，疼痛难忍的川谷连忙拔出手枪向大虎射击。子弹刚刚射出，大虎的嘴已经扑上了川谷的喉咙，一道鲜血从川谷的喉咙里喷了出来，川谷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便不动了，而中枪的大虎也应声倒在血泊之中。张老汉跑过去，抱着大虎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

突然，山佐恶狠狠地做出一个手势，周围的日本兵便一个个伏在地上架好机枪，瞄准人群，人群顿时一阵慌乱。

正在这危急时刻，人群外围突然传来一阵此起彼伏的狗叫声。一群猎狗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向这边冲过来。看到这些狗，有些村民激动地叫了起来，因为这些狗正是前些天村子里失踪的那些猎狗。原来，吃过日本人狼狗不少亏的地下党组织，听到柱子介绍说口子村有一批勇猛的猎狗，便派了一个驯狗师傅，来到口子村的后山，专门训练这批狗来对付日本人的狗。

这一天，是派上用场的时候了，驯狗师傅发出了口令，让这批猎狗冲向日本兵。山佐哪想到会出现这阵势，他还没来得及下令开枪，就被冲在最前面的那只狗闪电般地扑倒在地。

是小虎！张老汉大喜。原来它也被驯狗师傅收入队中，还当上了领队。被扑倒的山佐打个滚爬起来，还好小虎顾不上理他，而是转身跑到大虎尸体旁，用舌头舔着大虎，发出了长长的哀号。山佐傻眼了，他没有想到当初他要打死的小虎竟是如此出色，一想到刚才川谷被大虎咬死的情景，他不由恐惧得发起抖来。

可是小虎现在没理会他，只是发出一声长嚎，跟在后面的狗群，立即狂叫着向日本鬼子猛扑过去。可怜日本兵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连忙撒腿就跑，可跑得再快也不及狗快，顿时，他们被咬得哭爹叫娘。

就在这时，人群外突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缴枪不杀”的声音，冲在最前面的就是阿宝和柱子。原来，山佐没有想到他的“引蛇出洞”计划不但失败了，还让柱子给跑了，便恼羞成怒，组织了大量的兵马来扫荡口子村。这次的扫荡是动了真格的，阿宝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和游击队借这机会捣毁了日军军营。随后，他们在赶往口子村准备歼灭山佐的路上遇到了柱子。

张老汉想不到从天而降的竟是他儿子阿宝，不由悲喜交加，心中痛击鬼子的信心更大了。他看到距自己不远的山佐举起了枪，便奋力冲上前去猛地抬高了山佐的手。只听朝天一声枪响，张老汉大声喊着：“中国人不是孬种！中国狗也不会投降！我跟你拼了！”与此同时，村民也学张老汉的模样扑上前去，与日本兵赤手空拳地搏斗在一起。愤怒无比的百姓、猎狗和日本兵展开了一场血肉之战，到处是哭声、叫喊声、枪声、狗叫声，口子村的人一个倒下去，又有一个扑上来。

此时的山佐哪还有心思恋战，忙转身向战马跑去，可还没到马的旁边，小虎已从后面追上来了。小虎一口咬住了他的后腿，山佐痛得倒在地上，借机就地一滚，离开小虎三尺多远。他顺手抽枪，朝小虎射击，小虎机警地一闪，躲过了这枪。山佐连忙又开第二枪，枪没响，原来是子弹卡了壳。他还没有来得及开第三枪，就见小虎一个腾跃，扑过去一口咬住山佐举枪的手，头猛地一摆，手枪立马落地。

山佐疼得“哇哇”大叫，来不及捡枪，又从身上抽出一把匕首向小虎刺去。小虎头一歪躲过这一刀，又借势一口咬住了山佐握匕首的手，山佐惨叫一声松开了匕首。

望着威风凛凛的小虎，山佐眼中露出了绝望……

选自《民间文学》2020.4

金沙江最后的溜索

◇文／梁柱生　图／黄胜



滔滔金沙江，在高山峡谷中奔腾向前。流经鹰愁峡时最险，两岸石壁耸立，把江水挤得浊浪排空，涛声雷鸣。北岸是四川，南岸是云南。为了两岸群众过江方便，江上架起了300米高的溜索。开溜索的，就是当年在金沙江上摆渡的艄公水上漂。

水上漂从十几岁起就跟爹在惊涛骇浪的金沙江上来往穿梭，虽然遇过险，但从没出过事故。20年前，村里建起溜索后，他就负责开溜索。溜索最初是人力拉，10年前换成了柴油机作动力。水上漂现在也成了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头儿。

这天傍晚，水老头在柴油机房旁边的简易厨房里熬好了荞麦粥，从泡菜缸里夹了些圆根萝卜出来，切碎，正准备吃饭，忽听到外面有声响，扭头一看：小路上来了几个人，都穿着暗红色的马甲，身上背着背包，有两个还拄着临时找来的木棒，一看就是走了很长时间的路。

走在前头的中年人看到水老头后，就过来打招呼：“大爷好，我们系综合帮扶队的，我姓王，要坐溜索到对岸去，麻烦您老人家了！”

水老头一愣，这人有些面熟，不过也仅仅是面熟而已。

这里是彝区。近年来帮扶人员一下子多了起来。

水老头对帮扶干部一直心存好感：“过江简单，先吃饭。来来来，正好我今晚稀饭煮多了，尝尝我熬的荞麦粥。”水老头说着从所住的小屋里搬出小饭桌，放到空地上，又拿了几条长凳出来让大家坐。

帮扶队一共七人，他们啃了一天面包，现在吃起热气腾腾的稀饭和可口的泡菜，既爽口又开胃，大家边吃边感谢水老头。礼尚往来，老王从背包里拿出来一袋面包请水老头吃。水老头尝了一个，感觉没有荞麦馍好吃。

饭毕，几个帮扶干部好

奇地到江边看溜索。溜索由两根涂满黄油的拇指粗的主缆、小指粗的细缆、两米见方的铁筐组成。行人过江，跨进铁筐，关上栅门，水老头发动柴油机操控缆绳，铁筐即可往来滑行。有帮扶干部俯视下方的江面，只见白云缭绕，惊涛拍岸，忍不住双腿发起抖来。

“大爷，听说这是‘亚洲第一高溜’？”

“每天过溜索的人多不多？”

水老头一边收拾桌子，一边回答他们的各种提问。

老王要付饭钱，水老头执意不肯收：“喝稀饭就跟喝水一样，哪能收你们的钱。”

老王看了一眼墙上写的“每过一次溜索，每人收费五元”，就掏出一张50元的钱币说：“大爷，那我们过溜索的费用您总该收下吧，您购买柴油也要花钱。”

水老头还是摆摆手说：“我给自己订了规矩，凡是帮扶干部过溜索，一律免费。你总不能叫我说话不算数吧。”

“民风淳朴啊！”老王忍不住慨叹，之后对旁边一个戴眼镜的人说，“老百姓对我们这么好，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工作，帮助他们早日脱贫！走，现在就过江！”

这时，一个年轻人从江边回来，脸色苍白地说：“老王，我恐高，没法坐溜索过江。”

“小周，不坐溜索怎么办？附近都没有桥梁，也没有渡船。”老王皱眉。

水老头说：“小周放心，这溜索建了20多年，从来没出过事故。”

“可铁筐四周是栅栏，我一看到几百米下边的江面，腿就忍不住发软。”小周说。

水老头说：“那就等到天黑了再过江，那时看不到江面，你就用不着害怕了。”

老王沉思片刻后说：“只能如此，我们总不能把他一个人丢下吧。”

帮扶干部们就坐过来跟水老头聊天，问当地的风俗习惯、脱贫进度等。水老头听到老王说的普通话里带有粤语腔，就问：“你是广东人？”老王说：“系呀，我系广东佛山的。佛山对口帮扶凉山，就在金沙江对面。我们这几个人都系帮扶凉山南部乡镇的干部，所以坐火车到了昭通后，就到这儿来过溜索。”

天黑了。老王站起来说：“这下可以过江了，过江后我们还要赶路，到乡上报到。”

水老头发动柴油机。七名帮扶干部走进铁筐，水老头把栅栏门别上。小周有些忐忑不安地问：“七个人一起过江，会不会超载？要是到了江心，铁筐掉下去，我们连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水老头说：“这溜索能载重一吨，你们七个人，最多只有半吨重，放心吧。”

老王说：“小周别看你一米八，原来胆子这么小。”

眼镜接话：“小周是属鼠的，所以胆小如鼠。”

“哈哈哈……”老王忍不住放声大笑。

大伙儿在笑声中朝对岸滑去。铁筐的速度越来越慢，最后停在了江心处。岸上的柴油机声也停息了。在重力的作用下，站在铁筐里的人明显觉得铁筐在往下坠。江风很猛，吹得铁筐左右上下摇晃。小周吓得浑身哆嗦，一半也是因为冷，因为江风冷得像刀割一样。

在大风中，老王断断续续地喊：“大爷，怎么……回事，溜索……停了？”

岸边的水老头回话：“没柴油了，我马上叫人送一桶过来。”

约莫两个钟头后，柴油才送来。柴油机重新响起。可老王发现，铁筐朝云南方向滑去。是不是老人糊涂了，把方向弄反了？他喊道：“大爷，怎么……又回去了？”

水老头回答：“要拉回来，重新溜。”

拉拢后，大伙儿都被江风吹得流起了清涕。水老头拿着柴油机的摇手走过来道歉：“都怪我疏忽，柴油机没油了也忘了买，看把你们冻的。要

不先到厨房去烤烤火，烤暖和了再过江？”

还没等老王表态，小周就打开栅门，走出铁筐。其他人也跟着走出铁筐，去厨房烤火。

说时迟，那时快，黑暗里猛地蹿出十几条黑影，把那几个人按翻在地，戴上手铐。老王还待在铁筐里，见状猛地拔出手枪。水老头一挥手中的铁摇手，把对方的手枪打到江里，之后扑进铁筐，把Z状摇手卡在老王的脖子上，狠狠地骂道：“段万，你也有今天！”对方呼吸困难，无力反抗，一个劲儿地翻白眼。

一个特警冲过来，给段万戴上手铐。

特警大队长过来握着水老头的手说：“谢谢您大爷！您及时报案，让我们把这伙毒贩一锅端，他们背包里装的全是毒品！尤其是抓到了逃跑21年的毒枭段万！”

水老头喃喃道：“为报大仇，我等了他整整21年！”

21年前，水老头的儿子受骗，误入贩毒组织，水家一度成为毒品交易窝点。水老头一次摆渡回来，还在家里见到过毒枭段万。后经水老头教育，儿子向警方报案。警方把毒贩包围，唯独跑了段万。几天后，水老头的老伴和儿子儿媳被人杀死在家中，凶手十分嚣张地用木炭在白色墙壁上写了一行字：“杀人者，段万也，有本事就来抓！”水老头因在外摆渡，孙子因上幼儿园，躲过了一劫。

段万杀人后跑到广东整容，并在那儿生活。最近用度紧张，他再次带人到金三角贩毒。为了避免检查，他们专走偏僻小路。进入金沙江流域后，他们利用人们对帮扶干部的好感，装扮成帮扶干部，以掩人耳目。

水老头第一眼看到老王时，那眼神令他一下子想起毒枭段万，可看看面相又不像，再说老王说的是粤式普通话，而段万是本地人，说云南话。直到溜索开动，老王得意忘形地哈哈大笑时，水老头才最终断定，这个老王就是逃亡多时的段万！21年过去，容貌可以改变，眼神不会改变；口音可以改变，笑声不会改变！当铁筐滑到江中间时，他果断地关停柴油机，让毒贩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无法行凶，然后打手机报警。

一年后，各方帮扶力量在附近建起了一座长400米、宽10米的金沙江大桥，彻底解决了两岸群众的出行问题。溜索退出历史，水大爷也彻底退休了。

选自《上海故事》2020.4

血染白桦林

◇文／尊秀　图／戴清胜

挤占狼穴

1969年秋天，大批知青到北大荒落户，许多退役官兵也重返东北。转业回河南固始县大别山老家的副连长陈东平接到了命令，带着一个排的预备役战士赶到了黑龙江省萝北县。他的妻子陈菊花也带着一岁的儿子小军军随军北上。

此时的农场是兵团建制，陈东平报到的单位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也就是现在的农垦总局延军农场。场部坐落在紧挨着黑龙江的延兴屯，因战备需要也往南移。由于大批知



青和复员、预备役官兵涌来，各连营房已是人满为患。场部决定派人去鸭蛋河西岸扩建新连队，由副连长陈东平带着这个排的战士先去打前站。

鸭蛋河西岸是缓坡丘陵地带。随着黑龙江谷地的陆续开垦，当地许多野生动物都往这儿迁移，谷地里的狼群也渐渐集中到河西。

听说兵团要过河建连开垦，当地居民都竭力阻止："你们去占狼的地盘，它们还不得跟你们拼命？"陈东平满不在乎地笑笑，用浓重的家乡口音回答："俺们手里三十多条枪，怕它呢！"话是这么说，可他带着部队来到河西一看，遍地狼粪、狼毛和被狼吃剩的动物骨头，一片荒芜景象。陈东平心里也有几分紧张，他要求战士们带枪开荒，提高警惕，随时戒备，狼群来袭就开火痛击。

狼群反击

陈东平带着一个排在鸭蛋河西岸平安地住了一个多星期。一天中午，炊事员去工地送饭回来，一看厨房顿时傻了眼：面袋米袋上被狼撒了尿，饭锅里被狼拉了屎，腥臭刺鼻，厨具也被狼弄得满地都是，气得他直跺脚。再看看不远处的战士宿舍里，被褥也被狼扯到地上，日用品滚落一地。

陈东平赶到现场一看就明白了，这是狼群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它们不敢直接跟全副武装的战士正面对抗，就想用这一招来赶走人类。陈东平让大家清理干净现场，继续开荒，同时加强了哨兵警戒。

又过了几天，狼群似乎没了动静。就在人们有点儿放松时，狼群再次发起了攻击。这天炊事员去送饭，陈菊花把熟睡的小军军留在帐篷里，到河边去洗衣服。回来时她发现床上的军军不见了，地上却多出了一摊狼屎尿。陈菊花先是吓得发呆，紧接着就急得号啕大哭起来，转身冲出帐篷去找自己的孩子……她快急疯了，在

荒野上边跑边哭喊。

报复行动

看到狼群如此嚣张狡诈，陈东平和战士们都气红了眼。有个战士说："副连长，既然它们不仁，咱也不义，干脆把它们的狼崽也抓来，说不定还能找到军军呢。"大伙都赞成，于是陈东平把战士们分成三人一组，带着枪去四下搜寻狼窝。

傍晚，战士们回来了，军军没找到，有一组掏到了一个狼窝里的四只小狼崽。小狼崽刚睁眼，一身浅灰色绒毛，吱吱乱叫。几个战士七手八脚把狼崽装进篮子，用绳把篮子吊在鸭蛋河西岸边的一棵白桦树上。有人还在树下放了一盆盐水，准备让来救狼崽的老狼喝。到时候又渴又累的老狼会越喝越渴，必死无疑。

这一切布置好后，大家躲在不远处观察。晚上，饥饿和寒冷迫使小狼崽们不断发出凄惨的哀号，在寂静的黑夜中传得老远。第二天清晨，天还未亮，一只老狼出现在岸边的白桦树下。老狼先是绕着树嗷嗷叫，接着就用爪子拼命挠树，还一次次往树上扑。没多久，老狼又渴又累，就近狂饮那盆盐水，接着折腾。很快，它更渴了，再次转身喝水，再折腾……后来它的嗓子被盐水划破了，只能发出嘶哑的"呼呼"声，最后老狼便没了动静。

此时天色已明，大家小心翼翼地走到白桦树旁，被眼前惨烈的景象惊呆了：老狼已停止了呼吸。放下篮子一看，四只狼崽也已冻饿夭亡。就在这时，鸭蛋河东岸忽然传来了一片狼嚎。

与狼换子

大家往东看去，原本围成一团的狼群一阵骚动。往两旁稍稍散开，向西岸的人们显露出一个正在动的小东西。大伙正疑惑不解，有那眼尖的战士忽然喊道："狼群里在动的是个孩子！是不是小军军啊？"大伙忙仔细一瞅："真的哎，是小军军！""你们看，还有只狼在给军军喂奶呢！""它们准是带着孩子换狼崽来啦！"这话让怔愣着的陈菊花猛然被提醒，她不顾死活地向对岸的狼群冲过去，陈东平和战士们也紧跟过去。

狼群见到冲过来的人群并未奔逃，而是缓缓后退散开。冲在最前面的陈菊花一把抱起自己的宝贝儿子狂吻，又哭又笑，把眼泪鼻涕一股脑儿抹在了孩子脸上、身上。

生离死别

正当人们为军军的获救欢呼时，大家注意到狼群已从鸭蛋河下游绕道蹚过河，往刚才人们离开的西岸白桦树下跑去了。那只奶过军军的母狼急匆匆地跑在最前面，显然是四只狼崽的母亲。当它们跑到白桦树下时猛地站住，看来是被眼前血腥悲惨的场面震住了。只有母狼单独走上前去，嗅嗅满身鲜血的公狼尸体，又回头舔舔一只只已死的狼崽，但它的丈夫、孩子都没有醒来。悲痛欲绝的母狼惨嚎了几声，猛然跃起，一头撞向白桦树……狼群围着母狼一家的尸体，发出一片哀号，继而停住了叫声，慢慢向远处跑去，在人们的注视下，渐渐消失在晨曦中。

黑龙江谷地的最后一群狼就这样承认它们斗不过人类，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此后，人们只能在这里看到零星的野狼，到后来，整个北大荒都很难见到野狼了。已退休的陈东平至今想起这件往事仍心怀愧疚，眼前总是出现鸭蛋河畔那棵狼血斑斑的白桦树和树下死去的母狼一家。

选自《北京晚报》

杀手

◇文/[美]希区柯克　图/段明



“罗伊。”一个温和的声音兀地叫出了他的名字，把他从梦中惊醒。他从床上坐起来试着清醒一下。当他的眼睛习惯于黑暗的时候，旅馆房间里的灯突然亮了。慢慢的当他的视线变清楚时，他看见一个衣着整齐、个头中等的人站在床尾。

罗伊迅速地眨了几下眼睛，调整好焦距，这才看清这位不速之客手中正握着一把大口径的自动手枪，枪管因为加了消音器而显得格外长。

“该发生的终于发生了，”罗伊痛心地说，“这场追杀终于要结束了。谁会想到事情会这样结束——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这地方，这样一个破旧肮脏的小旅馆里。”

那个人冷冷地回答：“这只是时间问题，从考里昂先生雇佣我到现在，已经九个多月了，这可是一段艰苦的日子，好几次我还以为把你给追丢了。但是我得承认，这是一场精彩的‘狩猎’——加拿大、墨西哥、中美洲、南非、摩洛哥，然后是这里。”

当那人以一种自我欣赏的口气说话时，罗伊正把手缓缓地伸向枕头下面，那儿有一把上了子弹的左轮手枪。他在绝望中幻想趁杀手说话时抓住手枪，在杀手出手前把子弹射进他的胸膛。“罗伊，我早就把你的左轮手枪拿走了，”杀手不耐烦地说，“我们不要再玩这些无聊的把戏了，好不好？”

罗伊的手戛然停了下来，心顿时凉了，他的手

只差一点儿就可以碰到枕头了。“我是一个非常警觉的人，”罗伊带着敬畏说，“你能进入我的房间，又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我枕头下把枪拿走，真是一位一流高手。你究竟是谁？我想，至少我应该知道一位即将杀我的人的名字。”

杀手点了点头说：“威廉，格登·威廉。我自信我是此行中的佼佼者，我的酬金很高。考里昂先生肯定很在乎你，才肯出那么多钱干掉你。”

罗伊无奈地笑了。“那是最好笑的部分，考里昂先生实际上没什么好怕的。只是我厌恶帮会里的勾当，所以想离开。我根本就没打算出卖他，但考里昂却不这么想。”“就算你说的是真的，罗伊，”格登有礼貌地说，“我仍须执行我的任务，你的时间不多了。”

罗伊意识到死神在向他招手，大颗的汗珠从额头上冒了出来，脸上露出哀求的表情，突然央求说：“如果有任何挽回的方法，请提出来，你要什么，我给什么，我有的是钱。”

格登摇了摇头，平静地说：“对不起，我已经接受了这份任务，假如我不完成的话，会对我的声誉有很大影响，我想你会明白这一点。”

“那好吧，”罗伊温和地说，“在你杀我之后，请帮我做件事。在你身后写字台的中间抽屉里有一个信封，我希望你能打开它，读完后再送给考里昂，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我会的。”格登回答。然后没有任何警告，扣动了扳机——手枪沉闷地响了一声，罗伊的前额出现一个洞。子弹的力量使罗伊向后倒去，以脸朝上四肢张开的姿势躺在床上。

格登收好枪，取出一个带闪光灯的袖珍照相机，拍了许多张罗伊的脸部照片。这是他应该做的，他需要任务完成的证据。

正要离开房间时，他突然想到罗伊临死前的请求。他走到写字台前，取出抽屉里面的信封，抽出一张白纸，那是用打字机打印的一封信。他看完后轻轻把信塞回信封，扫视一下房间，打开门看了看外边，然后离开了。

考里昂是个没有耐性的人，当格登从西班牙完成任务回来见他时，他跳到格登面前抓住他的手：“啊！你终于回来了！你终于除去了我的一块心病，只要那人活着一天我就如鲠在喉，现在一切都好了。我得感谢你，我想看看你拍的照片。”

格登一语未发，取出照片递给他。考里昂一把抓住照片，从头到尾反复看了几遍，脸上露出笑容，看得出他很满意。他对格登说：“你的全部酬金，我已经汇入你在瑞士银行的户头，我向你致以最大最深的谢意。在你走之前，我想再问你一件事，告诉我你开枪前他是什么表情，他有没有哭，或者乞求你手下留情什么的？我敢打赌，这个胆小鬼一定会那样做。”

格登没有表情地回答：“不，正好相反，他很从容，他对死亡的态度，比我所知道的所有人都好。”

考里昂对格登的回答很不满意，粗鲁地说：“我想你一定相当累，你应该休息，我就不挽留你了。”

格登冷冷一笑，“在我走之前，我得把这封信给你，是罗伊写的，我希望你能读一下。”

考里昂困惑地接过信封，抽出里面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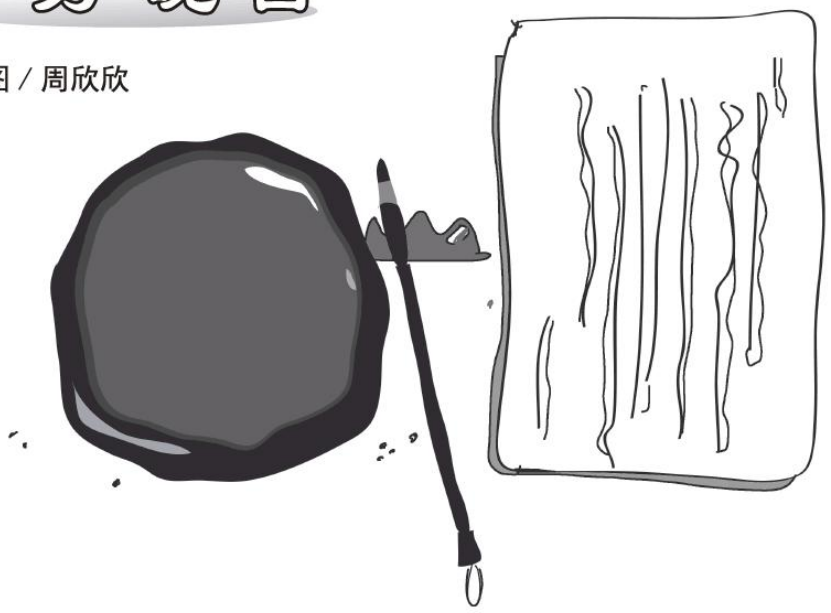
考里昂念道：“我知道你会花钱雇人来杀我，为了公平起见，假如那个人把这封信交给你的话，说明他已经接受了我装在信封里的两万块钱，并且同意‘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再见了，考里昂先生。”

信从考里昂手里掉了下来，他像惊弓之鸟一样扑倒在地，但是在倒地之前，他的前额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洞，和罗伊的一模一样。

选自《中年读者》2020.5

一方砚台

◇文／郁林兴　图／周欣欣



1942年，河南一带久旱无雨，万木枯焦，庄稼绝收，一场大饥荒席卷而来，万千难民流离失所，中原大地满目疮痍，哀鸿遍野。大量难民只能背井离乡谋求一线活命之机。

这天，在一个江南古镇上，来了一老一小两个人。老者五六十岁模样，白发银须，身上的一袭长衫脏破不堪，但从他气定神闲的神态中，仍能看出他并非等闲之人。那个小孩儿五六岁光景，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一看就是出来逃命的难民。

一老一小来到一个临河的凉亭中，老者在亭中的石凳上坐了下来，解下背上的包袱，从里面拿出一个卷轴，在亭子的横梁上找到了一个突出的木榫，展开卷轴挂了上去，然后斜靠在凉亭的柱子上打起盹来。那小孩儿则蜷缩在老者的身旁呆呆地看着街面上来来往往的人流。

一会儿，三三两两的人就围了过来，人们一看那挂着的卷轴上的字，才知道这一对老小是从河南逃难而来的祖孙俩，因中原地区发生特大饥荒，家中只剩下他们俩，虽然家中世代为文，但身无谋生技艺、手无缚鸡之力，唯一能做的就是代写书信、文案，如有要其代劳者，赏赐不求多，只要略可果腹就万谢了。

人们看了，都十分同情这一老一小，有人掏出几个铜板就往孩子手中塞，小孩儿刚要去接，不料被老者一手挡住了，他说：“谢谢这位好心人，但我未曾给你写下一字一句，这钱我们是万万不能收的。”说完还打躬行了个大礼。

众人一看都议论起来，这老人也真是的，都沦落到这般地步了竟还这样酸腐，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啊。也有人当众责怪起老人来：“我说那位老先生，你也不看看你那小孙子都饿成什么模样了，人家好心给你几个铜钱，你还不快去买点吃的让你孙子充充饥，都这模样了，还犯得着讲究那么多的礼数么？”

“这位大爷说得虽有道理，但古人云，不义之财不可取。那位客官给的虽然说不上是不义之财，但我不劳

而获，岂不是不仁不义？所以万万不可为也。”老人说完，索性紧闭起双眼，不再去理会众人的议论。

众人一看这种景况，都说这真是个倔老头，依他这副模样，这个小孙子的命说不定要伤在他的迂腐之上了。

就在人们叽叽喳喳议论时，一个中年男子挤进了人群，他对老者说：“老先生，我正想写封家书，劳驾您，帮我写一下吧。”

老人一听，马上睁开双目，坐直了身子，见那中年男子确实要写家书，就解开包袱，拿出纸笔和一个黑不溜秋的砚台，那小孩儿往砚台中倒了一点儿水，磨起墨来。

老人问清中年男子所要写的家书内容，那边小孩儿已磨好了墨。只见老人把一张纸铺在亭子的石凳上，半跪在石凳前，提笔写了起来。不一会儿，老人就写好了书信，他双手递给中年男子，说：“这位客官，你看看，你想要写的，是这么个意思吧？”

中年男子接过一看，不仅内容与他刚才说的完全相符，而且行文流畅，特别是一手蝇头小楷，整齐端庄，颇有书圣王羲之的神韵，几乎称得上是一幅神形俱佳的书法作品。他连声说：“对，对，一点儿没错，老先生不但文笔好，这字也非常了得啊。”

“多谢客官谬赞，见笑、见笑了。”老人一边说，一边收拾起笔墨纸砚。

“老先生，真不好意思，我匆匆出来没带闲钱，要不这样，我家就在前面，烦劳您随我到家里走一遭，我好把润笔费奉上。”中年男子说。

“好，没问题。”

于是，中年男子在前面带路，老人背好包袱，一只手牵着孙子一路跟了过去。

其实，那中年男子虽然学问不深，至少也是个识文断字者，写一封家书对他来说不是难事，且他也不是非要写那封家书不可。

他叫陆有福，是镇上一家店铺的老板，他有心帮这祖孙俩，但看到当时的景象，知道凭白无故地帮他们一把，老人恐怕不会接受，所以就想出了要他代写家书这一招。

来到他的店铺，他拿出一两散钱交给老人说：“老先生，一点儿薄酬，不成敬意，请您笑纳。”

“客官，你真是个慈悲之人，这酬劳实在太重了，现如今我这落魄之人，也不讲什么礼数了，你这重酬我暂且收了，要是有来日，定当择机相报，我们就此别过吧。”老人接过钱两放好，又拱了拱手，拉起孙子准备离去。

“老先生，请留步。”陆有福突然叫住了老人。

“客官还有什么吩咐？”老人不解地问道。

原来，陆有福突然想到现在老人虽然有了一两散钱，但也只够祖孙俩撑几天，像老人这样的性格，要是断了营生，前景实在令人担忧。他想到自己有个儿子，正好与那小孙子一般大小，也到了识文学字的时候，如果留住他们，让老人教儿子识文断字，不仅对儿子有好处，还彻底解决了这对祖孙当下的困境。

当他把自己的想法与老人一说，老人不禁犹豫起来。

这时，陆有福的儿子田田刚好从里屋出来，陆有福马上说：“田田，你不是想要读书吗，爹给你找来了专门教你的先生，你说好不好？”

“好啊，好啊。爹，先生在哪里？”

“喏，就在这里。”陆有福用手指了指老人说，“爹不但给你请来了先生，还为你找了个小哥哥呢。”

田田一看，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一边说先生好，一边跑过去拉住那小哥哥的手说：“哥哥好，我叫田田，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孙子见到与自己差不多大的田田，倒也不怯生，一改刚才的愁眉苦脸相，兴

田田！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想不到在这里找到你们了！”那个老专家简直像疯了一样地叫了起来。众人都被他的失态给惊住了。

原来，这个老专家就是70多年前的那个小孙子。当年他和爷爷回到家乡后，在爷爷的指导下，他慢慢成了很有名望的书法家。后来，经过刻苦钻研和名家指点，他在古玩、金石鉴定上又积累了很深的造诣，成了著名的鉴宝师。他的爷爷在30多年前过世了，临终时，爷爷希望他再去那江南小镇，找到陆家的人，报答陆家的恩情。但由于陆家举家迁移，他始终没有找到。现在，他从小林口中得知其爷爷就是他要找的那个田田，怎么能控制得了心中的狂喜！

“小伙子，你爷爷在哪里，快带我去见他。”老专家几乎吼着说道。

“我爷爷就在外面。”

当田田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走进演播厅，两个老人双目紧紧地盯着对方看了片刻，然后快步走上前，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20.5

三两肉

◇文／章小兵



三十多年前，朋友从省邮电学校毕业，被分到偏僻的徽州山区工作。

当时，朋友已经是谈婚论娶的年龄。家在农村的他，每个月都要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抽取一部分钱贴补父母和弟妹。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好在爱人善解人意，结婚、生女，毫无怨言。朋友给自己定了一条雷打不动的规矩：不管有钱无钱，只要上菜市场买菜，最起码要买三两肉，给妻女增加一点儿营养。

当年，小县城的菜市场就在青通河畔的西侧，不大，窄窄的就像杀猪佬随手砍下的一刀肉。小菜摊就沿着这条路，两边延伸。菜市场内，只有一个肉案子。朋友刚结婚时，第一次去买肉，站在肉案边徘徊不前，等到买肉的人都走光了，他才磨磨蹭蹭地走到卖肉的小师傅面前，未说话脸就先红了。踌躇半天，他才说：“师傅，我只要三两肉，卖不卖？”那位小师傅微笑着，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只是麻利地在猪后腿割了一小块腱子肉，不多不少，刚好三两，双手递给了朋友。朋友庆幸不已，如果遇到态度轻慢的杀猪佬，不说三两肉不卖，就是一斤肉，顾客也会挨一句不淡不咸的风凉话：“吃不起肉，就别买啊！”这位小师傅却什么也没有说，脸上的微笑何其真诚。

从此，就像事先约好了的一样，只要朋友在这个肉案前一站，这位小师傅也不说话，不声不响地割好三两瘦肉。接着，朋友交钱，走人。他们默契得很。

不久前，朋友特地回到刚工作的地方访友，就在老地方遇到当年那位卖肉的师傅。朋友便问他，可记得他这位当年只买三两肉的主顾？卖肉师傅早就年过半百，笑了起来，感慨地说：“人只要勤快，有穷一阵子的，没有穷一辈子的。来的都是主顾，买三两肉，与买30斤肉的人，一样值得尊重啊！”

朋友得知，这位当年默默卖肉的小师傅，如今已经成了皖南最大的猪肉批发商。而他每天上午，还会雷打不动地到他30年前开的小铺子里来看一看，提醒自己不忘当年白手起家的岁月。

刺青

◇文／魏炜　图／段明



贾刚在一家企业里的工会工作，是个不折不扣的繁忙上班族，这天晚上回到家，吃晚饭的时候，儿子小然忽然说道：“爸，妈，我不想上学了。”贾刚惊呆了，他妻子卢慧反应更强烈，瞪圆了眼睛大声问道：“你说什么？”小然重复着说：“我不想上学了。”

小然今年上高二，明年就该考大学了，却突然提出不想上学了，也难怪卢慧反应这么强烈。听他又说了一遍，卢慧才确信自己没听错，激动地问道：“为什么？”小然说：“我想学刺青去。”卢慧大声说：“不许去！”小然说：“我现在学了刺青，很快就能工作了。等我上了大学，还是要学刺青，白耽误四五年，结果不是一样吗？”

卢慧怒喝道：“我就不许你学那乌七八糟的东西！”小然不服气地说：“那是一个制造美的工作，怎么就乌七八糟了？”卢慧说：“那也叫美呀？正经人才不刺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小然就要反驳。眼看着母子俩就要吵起来，贾刚忙对小然说道：“别说了，你先回屋去吧。”小然气哼哼地回了自己的房间。

贾刚也把卢慧拉到他们的卧室，劝她先平静下来，搞清了事情的原委，才好对症下药。不然，吵翻了，小然来个离家出走，那就更不好管了。卢慧一想也是这么个理儿，就让贾刚去调查清楚。贾刚又去跟小然说，这毕竟是大事，等他跟卢慧商量好了再决定，眼下还是先去上学。小然也答应了。

几天以后，贾刚就把事情搞清楚了。小然一个同学的哥哥，开了一家刺青店，小然跟同学去玩儿了一次，然后就迷上了刺青，每天放学都要去学一会儿呢。听他讲完了，卢慧问他：“你说该怎么办啊？”贾刚说：“他既然喜欢，那就让他学去呗。他说的也对，就是上了大学，他还是要去学，那时候他也大了，咱也管不了他了，不白耽误好几年的工夫吗？”

卢慧觉得贾刚说的也不无道理。小然不喜欢上学了，你逼着他去学，他未必会考上大学，弄不好再出点儿别的事，更麻烦。但儿子半途辍学，连大学都没去考，也让她太没面子了。她一时难以决断。贾刚又劝了她好几天，她这才认了命，点头同意了。贾刚给小然办了休学手续，小然就到刺青店去当

了学徒。

刺青店晚上活儿多，小然上午休息，下午和晚上才去上班。这天晚上，贾刚来到了刺青店。当时店里也没客人，小老板程悦正教小然手艺呢，见贾刚进门，他就问有什么事。小然忙跟他说是他爸。程悦就说："叔，你是来看小然的吧？他心灵手巧，学得可快呢。我把手艺教给他，过不了两年，他就能自己开店赚钱了。"

贾刚摆摆手说："我的儿子，我了解。他认准的事儿，一准儿会尽心竭力地学好。我不是来看他的，我是来找你的。程悦师傅，你也收下我吧，我也想学这门手艺。"

程悦和小然都愕然。

小然笑道："爸，你就别捣乱了。这行吃的是青春饭，人家客人一进门，看到你这岁数的师傅，转身就走，哪还有生意可做？"程悦跟着说道："对呀。叔，我们这里都用流行元素，你也不懂啊，根本设计不出来，没客人会找你的。"

好说歹说，程悦就是不肯收贾刚为徒。贾刚也赌上了气，在胳膊上粘了两块很丑的刺青图案，就在刺青店门口晃，搞得很多客人一看就给吓跑了。程悦出来劝他，他把脖子一梗，阴阳怪气地说道："我在街上呢，爱干啥干啥，你管得着吗？"程悦被噎得直翻白眼儿，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得答应收他为徒。贾刚就喜气洋洋地给程悦当上了徒弟。

从此以后，每天一下班，贾刚就跑到刺青店里，跟着程悦学手艺，直到关门才回家。周六周日休息了，他更是整天都黏在刺青店里，认真地学习。

小然一直以为贾刚学刺青是假，监督他才是真的。可他不怕，他就是来学刺青，也不干啥坏事，才不怕他监督呢。过了一个多月，他发现贾刚还真是学刺青的，似乎比他还有兴趣，简直就是热情高涨。贾刚进步也很快。有一天下午，贾刚没来，刺青店里只有程悦和小然两个人。程悦说道："小然，你爸比你学得快呢。"小然说："怎么可能？"程悦说："真的，我不蒙你。我看得出来，他功夫很扎实，也用心学，好像还挺有感觉。再过个把月，他就能把你落下一大截啦。"

小然不服气，偷偷观察着。

晚上，又来了一位客人，是个美女，要在肩膀上刺青。程悦问她想刺个什么图案？美女说，好看就行。程悦转脸对贾刚和小然说，你们各去设计一个吧，完了让美女选。

现在刺青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想出了什么图案，就用针在身上刺，而是在电脑上设计出图案后，由机器来刺。所以说，设计图案就很关键了。特别是客人没有明确意向，只说要好看的，就更难办了。

很快，小然和贾刚就设计出了图案。小然设计的是一只灵动的蝴蝶，而贾刚设计的却是一只胖乎乎的肉虫子。程悦看了，未置可否，叫过美女来看。美女看了蝴蝶，没说话，一看那条肉虫子，就高兴地说："我要这个！"

小然败给了老爸，很不服气。他问美女："你怎么会喜欢那条肉虫子啊？蝴蝶翩翩飞舞，多美呀。"美女瞄了他一眼，反问道："我这么胖，飞得起来吗？这只虫子蠢萌蠢萌的，这么可爱，倒跟我有几分像呢！我就刺它了！"

美女选择刺条肉乎乎的虫子，真让小然大跌眼镜。事后，程悦给贾刚发了200块钱奖金。他说他原本也是想给美女刺只蝴蝶的，但没想到贾刚会设计出一条虫子来，更没想到美女会选择那条虫子。他问贾刚怎么产生了这个灵感，贾刚说他看到美女有些胖，脑子里灵光一闪，就想到了这条虫子。小然愤愤不平地想：灵光一闪，我看你能闪几回！

过了几天，店里来了个小伙子，让程悦在他胳膊上刺个威猛的动物。程悦给他设计了几个方案，狮子、老虎、龙、蛇，够凶猛的，他都想到了，可小伙子看了都摇摇头说不好。小然也捋胳膊挽袖子，上场设计。

他想到的就是那几位美国英雄，超人、蜘蛛侠、美国队长、钢铁侠，可小伙子还是说不好。程悦没办法了，只好给贾刚打电话，看他能不能早点儿到店里来。

贾刚请了假，直奔店里。

小伙子又说了他的想法。贾刚上上下下打量了小伙子一番，说道："你比较瘦，胳膊也细，再凶猛的动物文到你胳膊上，都显得很瘦小了。瘦小的动物怎么会威猛呢？你倒不如改变一下思路。"小伙子点点头，说道："你说说，怎么变呢？"贾刚说："不如文把刀吧。"

三个人异口同声地问道："刀？"

贾刚绘声绘色地说道："我说的这把刀，那可不是普通的刀，而是关公使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青龙偃月刀高啊，正好可以从你的手臂文到手腕，上为刀面，下为刀杆。刀背向里，刀刃向外。你一抬胳膊，那刀就像被人举起来往下劈呢，说不出来的威风。再有，关公代表着忠厚仗义，你把他当偶像，也更容易结交朋友。"

小伙子说："你给我设计个效果图看看。"

贾刚坐到电脑前，忙碌了一阵子，效果图就出来了。小伙子凑过去看了看，兴奋地说道："就是它了！"小然和程悦凑过去看，只见那把青龙偃月刀被贾刚设计到一条胳膊上，正跟他设想的一样，显得那么威风，还不让人反感。

给小伙子做完了刺青，小伙子站到镜子前仔仔细细看了几遍，高兴地说："师傅，你给我设计的这个，比我想的好多了，你不愧是专业的啊。"他转脸对小然和程悦说道："你们也跟师傅多学着点儿，别一来人就喊师傅。这么大了，也该把门面撑起来了。"三个人面面相觑，一时哭笑不得。

小伙子付完钱走了。程悦把钱塞进贾刚手里，诚心诚意地说道："贾叔，你真是深藏不露啊。你还当什么徒弟呀，干脆给我当师傅吧。快，把刚才的诀窍教给我。要不是你及时过来，这笔生意就丢啦。"

贾刚把钱推回给他，笑笑说："那我就简单地说两句。刺青虽然是一个边缘行业，但总的来说，应该也算是绘画的一种。它是把图案刺到人的皮肤上，这就跟壁画更贴近了。壁画的创作，讲究画随景意。咱们平时出去旅游的时候，看到有的山壁上画着很美的壁画，这壁画那就得根据周围的山势、景色和岩石的质地、颜色来构图，并且充分利用岩石的凸起和凹陷，这样作出来的画，会更有立体感。人的皮肤，根据所处的位置不同，也是有变化的。背部就比较平缓细腻，适合作大幅静态美图。肩膀处有活动，但面积小，可以做适中的图案。胳膊上晒得比较黑，那就得简洁突出，不能太繁复。人不同，皮肤不同，还要根据人物的个性来选择图案。"

贾刚说得头头是道，小然和程悦已听得如痴如醉。

贾刚忽然打住了话头儿，看了看表，说道："哎呀，天不早了，咱该回去了。"程悦忙说道："贾叔，明天你再给我讲讲吧。"贾刚点点头，说没问题。他和小然换好衣服出了门。

小然已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十分艳羡地说："爸，你懂的可真多。"贾刚从鼻孔里冷哼了一声，说道："我也就是现学现卖得啦。再深奥的，我也不懂啦。"小然一愣："谁给你讲的？"贾刚说："美术理论课上老师讲的啊。"小然低头不语。

第二天早上，小然对贾刚和卢慧说："我想上学去了。"卢慧一愣："你咋想通了？"小然淡淡地说："程悦哥教了我好几个月，可他只能教给我怎么画图。我爸上了几个月的美术班，回来一讲，我就觉得眼前豁然开朗了。我忽然明白了。跟着程悦哥学，我顶多也就学成一个刺青匠；可上了大学跟着老师学，我没准儿会学成一个美术家。那时候再搞刺青，就会刺出更美的图案

了。”卢慧虽然不想让小然大学毕业以后还干刺青，但他现在肯去上学，那已经去了她一块心病，她忙着应下来。

小然上学去了。

贾刚却不上班了。他交了辞职信，在商业街上租了一间店面，专门搞起了刺青。他现在再也不像在公司时那么繁忙，一门心思只想着怎么设计美妙的图案，很轻松，脸上也有了笑模样，每天晚上回家都给卢慧讲遇到的好笑的事。卢慧原来很生气，现在看他心情好，也跟着高兴起来。她到刺青店去看过，那些大姑娘小伙子的，对贾刚还挺信任。贾刚给他们设计出图案，他们看着满意了，再刺到身上。

卢慧看着，心里也有些痒痒。有一天，她就问贾刚，她适合刺个啥样的图案。贾刚给她设计了一个蓝妹妹，刺到了她的胳膊上。晚上，小然看到了，惊叫着说：“好美的刺青啊！”卢慧心里也美美的。

贾刚暗暗地笑了。他已经打下了伏笔，若是几年后小然真是选择做刺青这个行业，卢慧该不会太反对了。他现在也才明白，选择了自己的喜爱，才会轻松快乐。他已经享受到这份快乐了，也想让儿子享受到……

选自《故事林》

挂床看病

◇文／刘正权　图／戴清胜



林红梅住院了，最高兴的人是程卫东。

千万别以为人家两口子是大难临头各自飞，林红梅的身体健康得不像话，一年到头除了体检要跟医院打交道，其余时间，病见了她都绕道走。

这次住院，是身体透支得太厉害，需要补充体能。在这个方面药补肯定比食补见效快，林红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药补，并破天荒地要求住院理疗。

这让程卫东百思不得其解，林红梅可是号称审计局的铁娘子啊，以往林红梅在家加班工作，程卫东曾借老人言批评她说，你一个人就算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

林红梅当时不以为然，眼下，到底是四十岁的人了，知道自己打不了几根钉了。

这多好，程卫东每天把病号饭送得兴高采烈的，乍一看，太没心没肺了。

更没心没肺的是林红

梅，程卫东前脚进病房，屁股还没落到椅子上，林红梅就催他说，你回去吧，别在这影响我静养。

林红梅这身体，还真需要静养，不然不会住进老人区的病房。

何为老人区病房，就是老人多发症的科室。

程卫东说真不要我守着？

你那鼾声，拉风箱一样，我能受得了，别人能忍受？

这倒是，病房里有三个床铺，另外两个可是上了年岁的病友。

程卫东很识大体地走了，不识大体的却是林红梅，三两口扒完病号饭，四顾无人竟掏出一沓资料翻阅起来。

趁着病友没回来，这段时间翻阅资料，比在家安静多了。

只是这安静，有点儿诡异，十一点了，同病房的病友还没回来。

到底扛不住生物钟的困扰，林红梅放下手头工作，准备休息。

电话就是在这会儿响起来的，是程卫东。林红梅故意等手机铃声响到要结束时才接电话，证明她进入深睡眠了。

程卫东很满意，说生怕你又玩暗度陈仓的把戏，躲到医院办公事。

林红梅笑，真把我当铁人啊？

程卫东也笑，人家这不是对你贴心嘛。

林红梅顺嘴说，你贴心咋就不允许你家媳妇也贴一下心呢？

什么意思？

程五爷不是住这家医院吗？

程卫东一怔，送林红梅入院时，他顺嘴提过这事。

一笔写不出两个程字，怎么说他也是老程家的前辈，他是孤老不假，但我们不能忘了做晚辈的本分。

程卫东笑，好媳妇，你想怎么跟五爷贴心？

你把五爷名字发到我手机上，明早查完房我去看他，林红梅对五爷的名讳还真的不大清楚。

第二天查完房，拎了水果和补品的林红梅乘兴而去，却败兴而归，五爷居然没在医院。

林红梅冲中午来探视的程卫东嘟囔说，人家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你倒好，嘴上的毛比铁刷子都硬，给五爷办的什么事呢，真不靠谱。

五爷来住院，跟程卫东打过招呼，五爷是文盲，有些手续要程卫东帮忙跑腿。

程卫东也感到诧异，这才三天啊，说最少要住一个星期的。

有什么好稀奇的，一天不住都可以！林红梅病房一直没见的一个老病友出现了，来办出院手续的。

林红梅说看您精神头很足，什么病恢复得这么快？

老人乐呵呵的，本来就没病，每天还挂几瓶补充能量的药水，精神头能不足？

林红梅很奇怪，还有这种好事？

老人神秘地一挤眼，出院时还发100元红包呢，当然啊，你就享受不到这待遇了。

那是为什么？林红梅愈发奇怪。

你有家人啊！我可是五保户。

医院这么有爱心啊！林红梅忍不住大发感慨。

就是啊，老人话匣子打开了，医院对我们这些五保户那是真好，派车接我们来，免费吃喝，出院领红包，可惜每次只能住一个星期院。老人有点儿惋惜地咂咂嘴巴，要不然我还真就住这儿不走了。嗯，不说了，你安心养病，我去住院部拿农村合作医疗卡。住院，指望这个卡呢。

天上还真的掉馅饼了，砸得林红梅脑子一激灵，她眼里亮光大炽。

几个月后，在林红梅主审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征收管理使用情况审核中，核实了以“挂床看病”为名套取新农合基金、违规使用新农合基金、多报销医药费等六个方面问题，追回被挪用和多报销的资金近四十万元。

再以后，稍有头疼脑热，程卫东就会一脸狐疑地看着林红梅，不会又挂床看病吧？放心，就在家里加班，老公照样给你准备病号饭。

选自《微型小说月报》

相马

◇文／张港　图／段明



草原上，最大的本事是相马，敖亚齐是顶级的相马师。别人说的好马，他会摇头；别人看的劣马，他能点头。马之优劣，得听敖亚齐的。老的少的，当官为民，见敖亚齐必下马步行。牵来马求敖亚齐相看，那得票子，不能白看。

其实，敖亚齐过着最苦的日子：一是滴酒不能沾——喝过酒的人，就是清醒，看马也带情绪，易有偏差；二是不能看赛马——还没赛，他已看出冠军亚军，比赛等于白开水，一点儿味道没了。

敖亚齐相马无数，自家毡房却没有一匹马。要是敖亚齐骑匹二等马，那成了啥？就是骑了一等马，再有匹更好的马打身边过一过，那敖亚齐的脸往哪儿放？

这年那达慕，骑手、好马全去了。在敖亚齐眼里，大草原，就是空空荡荡，就是啥也没了。

敖亚齐难受得如胸膛钻进了老鼠，就在草地散心。忽地，他看到一匹骒马，上下前后细看，大惊失色：这马，皮相中品，骨相中上，神相却是上上。敖亚齐看出来了，这骒马能下出千里驹。

没用几个钱，敖亚齐就牵回这匹骒马。敖亚齐找了最好的公马与骒马相配。头胎马驹就是上上，可是并非极致。二胎，却产下

龙种儿马。相马无数，百年不遇，这是敖亚齐所见最好的马。敖亚齐从眼看胆，透鼻见肺，由耳入肾，搬舌视肝，掰牙得脾，喜得快要疯狂。他为小儿马取名“隆”，意思是风。

隆长到两岁口，敖亚齐开始吊马。天天让马跑出透了汗，然后喂个半饱，再将马头拴高，让它够不到草，让它眼睛只看远方。这就是吊马。

吊出来的隆，肋骨条条根根，却透着悍威与龙气——这只有敖亚齐看得明白，别人还以为这马废了。雨天无人，敖亚齐打马狂奔，然后测它鼻息、心跳。敖亚齐喜的是，长成的隆，不仅好在速度，不仅好在耐力，不仅好在勇气，最好是那肾囊。黑黑的肾子，贴近裆下，怎么跑也是凉的。敖亚齐最得意的是这个，这样的儿马，配出的驹子，匹匹好马，个个良驹。这马，金子化水饮它也值。敖亚齐仿佛看到了另一个敖亚齐。

敖亚齐爱马如子，也下得了狠手，因调教得法，隆日渐出息。骑手们也看出了隆的厉害，全等待着，将来配自己的母马，或买到隆的后代。

这天，敖亚齐驯马急停步法。猛跑一阵，一个双提缰，隆前蹄立起腾空，落地时纹丝不动。猛跑一阵，单撇拉缰，隆一个直弯，敖亚齐纹丝不动。正得意时，隆一个前失，摔在地上。被甩到空中的敖亚齐知道，隆踩破了豆鼠子洞——这不是马的错。

敖亚齐摔得不轻，起了几起没有起来，好像骨头不行了。敖亚齐看马，隆看躺地的骑手，转向一棵结荚的黄芪，吃上了。

敖亚齐心里忽一下子，疼得要出膛了：好马这个时刻应该卧地帮助主人上马，或是奔跑回去找人施救，可它却这样。

敖亚齐辗转反侧，夜夜无眠：调教了一辈子马，看透了五脏六腑，却忽略了最重要的——马德。该死！该死！

马性天然，改易极难。敖亚齐思来想去，失德之马，再怎么好也不能养了，趁早出手。再心疼，也得割肉。

敖亚齐卖马，消息风一样传遍草原。可是，敖亚齐出价太高，人人叹息，人人摇头。

这天，来了个汉子，这人叫巴图，也是出名的相马师。

巴图并不多语，也不相马，一手付钱一手牵马。

敖亚齐对围观的人得意地说道：“终有识马人。值这个价。”看隆头也不回，步步走远，他忽然心如刀绞，冲巴图喊：“好好待它——好好待它——百年一遇的良种——”

没有了隆，敖亚齐心里空荡荡的，对着拴过隆的桩子发呆发傻。

这天，敖亚齐去镇上抓药，远远看见一匹拐蹄马，马上是个眼熟人。近了一看，敖亚齐大吃一惊：“这不是买我马的巴图吗？”

“这不是敖亚齐吗？”巴图也认出了敖亚齐。

敖亚齐笑笑：“我说巴图，怎么这个模样？怎么骑这路马？”

“日子没过好呗。”

“你买下我的好马，那可是大钱啊！那不是大钱吗？”

“我买你的马，可不是为钱。”

“不为钱？”

“敖亚齐，我问你，你那马，是不是摔过人？是不是失过德？”

“那也是好马，配种的好马。”

“配种？好马？当天就让我宰了。这缺德马，要是传种下去，草原会成什么样子？”

选自《番禹报》

如果中奖

晚上，老公告诉我，他买了1000元钱的彩票。

我说他败家，老公笑着说：“前两天，算命先生说我这几天财运旺，所以这次肯定能中大奖。”

说完，他就坐在沙发上，悠闲地喝茶，自言自语：“中了500万后，先买套四居室，再把家电全换成新的。还有，给你买高档时装、高级化妆品，谁让咱有钱了呢！”

我苦笑着去盛饭，一不小心，饭碗掉到地上摔碎了。这时，就听老公大叫：“你先别急着摔东西啊，咱还没中大奖呢！”

（一鸣）

选自《中年读者》



白鹭的味道

农民哈利因捕猎白鹭而被送上了法庭。

法官：你干过几次这样的事？

哈利：这是第一次，而且那只白鹭还活着，我捉白鹭只是想养活我饥肠辘辘的一家人。

法官：念你初犯，这次从轻处罚，不过我想问你个题外话，你为什么非要捕猎这种保护动物呢？难道白鹭的味道很香吗？

哈利：是啊，它虽然不像猫头鹰那么嫩，但它比大雁好吃多了！大雁的肉，我根本咬不动。

（刘晓荻）

选自《故事会》



难忘的礼物

那一年，发小一家要搬去外地，我用全部的零花钱买了根木头做的金箍棒送给他，让他好好珍惜我们的友谊。

多年后偶遇，我们喝得大醉，我问他有没有珍藏我送给他的宝贝。他听后，竟然哭了，对我吼道：“要不是你送我金箍棒，我爸怎么会找得到这么合适的东西，天天打我……”

（吴明）

选自《喜剧世界》

跳不成

昨天我回家路过广场，见一群跳广场舞的大妈在追一个小屁孩。

我好奇地问：“你们不跳舞，追他干吗？”

一位大妈气喘吁吁地说：“一连三天，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个孩子，穿个红肚兜，拿根小棍，我们一跳他就喊：‘孩儿们操练起来！’”

选自《恋爱婚姻家庭》

你不能傻

媳妇特别爱吃肉，然而最近肉卖得太贵了，于是我对她说：“肉吃得太多，人容易变傻。”媳妇听后去网上仔细查了一上午。

吃午饭的时候，她认真地对我说：“老公啊，我觉得你说得对，吃肉太多确实会变傻！”

我一听乐开了花，刚要把红烧肉挪到我面前，媳妇按住了我的手，继续说道：“我想了想，你是咱家的顶梁柱，绝对不能傻！所以，以后你就别吃肉了，我帮你把肉都吃了，让我一个人变傻吧！”

选自《今日文摘》



“猪”丢了

王姐的儿子前不久结婚了，三天两头往老丈人家跑。最近更过分，说去帮老丈人家种地，半个月都没有回来，为此，王姐没少给儿子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儿子总说不急，让王姐再等等。

因为儿子迟迟不回来，弄得王姐很生气。今天，女儿休假回来了，一看老妈脸色不好看，一问才知道是这事，就安慰老妈说：“妈，我这不是一放假就回家守着你来了嘛，‘好白菜’起码没被‘猪’拱了。”

老妈看了看女儿，叹了一口气说：“‘白菜’是剩家里了，可我养了20多年的‘猪’丢了！”

（任生友）

选自《喜剧世界》



钓鱼

一个鱼塘开张：钓鱼费100块，凡没钓到鱼的，老板送鸡一只。结果很多人都去了，钓了一整天也没几个人钓到鱼。回来的时候每个人手里都拎着一只鸡，大家都很高兴，觉得老板很够意思。

这时钓鱼场看门大爷说，老板是养鸡的，这鱼塘里本来就没有鱼。

选自《金故事》

切牛肉

这天，餐馆里，一名男子喊道：“服务员，过来一下！”

男子怒问：“我20块钱一碗的牛肉面，怎么才一块牛肉？”

服务员：“先生，那您希望有几块？”

男子想了想说：“怎么也得五六块牛肉吧。”

服务员冲厨房喊道：“出来个师傅，帮这位顾客把这块牛肉切一下！”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插图：彭建辉

失踪的夜神之光

◇文／左文萍　图／戴清胜



林鹤教授

警官卫奇刚忙完了一个案子，泡了杯滚烫的普洱，舒了口气，靠在椅背上休息。

还没舒服两分钟，愣头愣脑的助理小王闯了进来：“老大，有个报案人报盗窃案，一定要见你！”

卫奇眉头一皱，总有些人觉得自己的事特别重要，着急到不走程序：“谁啊？”

小王说：“叫林鹤，是位大学教授。”

卫奇顿时愣了一下。林鹤是本市的一位天文物理学家，德高望重，在国内甚至国际上都享有声誉。林鹤为人低调，放弃了许多高薪机会，住在本市天文研究院的老旧宿舍区里，是个学术派。这样的人前来报案，他倒是愿意亲自接待。

卫奇点点头：“请进来吧。”

小王离开后，一会儿林鹤就出现在门口。他满头白发，气质十分儒雅，但脸上写满了与外表不相称的焦虑和恐慌。

卫奇站起来，给林鹤倒了杯茶：“林教授，久仰您的大名！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林鹤坐下来，压低声音但急切地说：“卫警官，‘夜神之光’失踪了。”

卫奇没听清：“什么？”

林鹤赶紧解释道：“‘夜神之光’，是一块陨石的名字。这是我退休前，最后一次参加科考，恰巧在北极的冰盖里挖出的月球陨石。它的横断面是乳白色的质地，里面镶嵌满了橄榄石晶体，十分美丽，所以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夜神之光’。这块陨石十

分罕见，研究价值非常高。本来一周后要搞一个正式捐赠仪式，由我上交给研究院，供收藏和研究使用。可是，今天一早，陨石在我家里失窃了！”

卫奇沉吟了一下：“恕我无知，它的经济价值大概是多少？”

林鹤说：“保守估计，它的市价可达两千万元人民币。”

卫奇暗自吸了口气：“那陨石是什么时间在您家中失窃的？有没有明显的盗窃痕迹？”

林鹤焦虑地搓着手：“我住在一套老房子里，有一间书房，我把陨石放进了玻璃柜中。家里没有丢失其他的东西，门和窗也没有被损坏。昨夜我做课题晚了，就留宿在办公室里。今天一早，我回到家，就发现陨石失踪了！”

卫奇心想，把两千万的东西随意放在家里，也真是太大意了吧。但看到林教授焦急的样子，他也不忍多说什么：“您家里还有什么人？昨天到今早，可有人出入过家里？”

林鹤仔细想着：“家里只有我的独生女林薇，她身体不好，一直在家，说没听到特别的声响。昨天来过家里的有我的学生李雨峰，还有做饭的钟点工小刘，没有别人了。”

卫奇脑子里迅速过了一遍，他问：“陨石照片您手机里还有吗？”

林鹤连忙点头，并打开图片，一块不规则的拳头大小的白色石头，里面嵌着些绿色晶体。就卫奇的审美来看，实在不怎么起眼。林鹤又补充道，知道这块陨石存在的，只有研究院高层领导以及他身边的亲人。

卫奇站起来披上风衣：“走吧，去您家里看看。”

林鹤赶紧说：“卫警官，我还有个请求，这件盗窃案事关重大，能否先秘密调查？如果您能及时侦破，也许我还能参加一周后的捐献仪式。”

卫奇见他一脸郑重，便点点头。

书　房

林鹤带卫奇走进研究院的家属区，这是一个比较老旧的小区了，房子还是砖混结构的。但是小区里显得很干净，进出的居民看上去也都很有素质。

林鹤拿钥匙打开了门，卫奇随后跟了进来。

忽然，卧室的门开了，一辆轮椅滑了出来，卫奇吓了一跳。轮椅上坐着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女子，面容清秀，但却一脸淡漠。

林鹤介绍说：“这是小女林薇。”

卫奇迅速打量了一下她的腿部，却被林薇敏锐地捕捉到了：“卫警官，我不是天生残疾，只是患了一种神经系统疾病，会慢慢失去身体功能。”

卫奇有些尴尬，勉强对她笑笑，看向林鹤。林鹤脸上露出了有些悲戚的神情。

卫奇赶紧说：“林教授，去您的书房看看吧。”

林鹤点点头，引他进了书房。林薇拿了水杯，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

卫奇还是忍不住问道：“林小姐是刚生病的吗？平时是谁照顾她？”

林鹤叹口气：“两年了。她妈走得早，小薇又得了这种病。她要强，本来是植物研究所的骨干了，忽然倒下了，每况愈下。她不肯请人来照顾自己，每天躲在屋里看书，不愿意说话。也就我的学生李雨峰来，雨峰原来学的是天文，后来改学植物学，还能和她说上几句。”

卫奇问：“林小姐这种病，能医好吗？”

林鹤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难呐。国外有治疗这种病的研究组了，但离引入国内的临床，还远着呢。”

书房倒是比较宽敞，有几排白松木的书架和一张写字台。窗台附近还摆着一盆绿色

的爬藤植物，沿着墙角向上伸展，开着素雅的小紫花。

林鹤打开书架的玻璃门，有一栏空着："我就把陨石包了块红布，放进了这里。对了，为了保险，我还给书架上了锁。"

卫奇打量了一下那单薄的锁，心想，您这种锁，我三秒钟就能打开，几乎没有防御作用。

卫奇问："您家里有没有监控录像？"

林鹤摇摇头："没有，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从来没安过监控。"

卫奇点点头："那请您先出去一下，不要让其他人进入，我勘查一下现场。"

林鹤配合地退了出去。

卫奇站在书房的中心，仔细观察着四周，将一切尽收眼底。然后，卫奇开始了地毯式搜索。一个小时后，他打开门，对林鹤说先告辞，回去后他要安排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

排　查

卫奇坐在办公室里，助理小王给他倒了杯普洱。

卫奇打量着小王："想说说这个案子吗？"

小王坐下来："老大，说实话，这个盗窃案根本用不着您出马，显然就是熟人作案嘛。"

卫奇点点头："继续说。"

小王受到鼓励，更来劲了："您看啊，据林教授的陈述，他昨天下午离家，今天早上回家，陨石是这个时间段失窃的。我们先不考虑林教授监守自盗的可能。林薇身体有残疾，一直在家不出门。李雨峰昨天晚上到过，陪林薇聊天，帮林教授送文件。再就是做饭的钟点工刘嫂，来做过晚饭和今天的早饭。有作案机会的，无非就这三个人。"

小王找了张纸，写下了这三个人的名字。

林薇：作案动机两颗星。

李雨峰：作案动机四颗星。

刘嫂：作案动机一颗星。

卫奇笑笑："你以为这是推理小说吗？还几颗星，如果没有证据，李雨峰都可以控告你污蔑了。林教授说过，除了他以外，书房从来没有人进入过。这三个人，也都矢口否认自己在案发时间进入过书房。昨天我仔细搜索了书房，并未发现除林鹤之外其他人的指纹。"

小王撇撇嘴："可是从动机上来看，就李雨峰的嫌疑最大。您看，他经常自由出入林家，深受林家父女的信任。他身强力壮又机敏，顺手偷走一块陨石简直就像探囊取物。陨石价值那么高，他又是少数知情人之一，难免不动心。"

卫奇问："林薇呢？"

小王犹豫了一下："林薇患有重病，而且每况愈下，唯一的治疗希望就是加入国外的新药科研组，但医药费极其高昂，林家拿不出这么多钱，林教授却要把珍贵陨石捐献给研究院。如果林薇想治病救命，偷偷拿走陨石，也情有可原。但以她的身体情况，如果是她作案，一定得有外援。"

卫奇不动声色地说："你是说李雨峰？"

小王说："或者是她信任的其他人。我总感觉李雨峰和林薇之间……不好说，李雨峰是林教授的学生，又是林薇的同行，经常去家里照顾，是不是有点太热情了？如果他们合伙作案的话，那概率更高。"

卫奇说："钟点工刘嫂呢？"

小王笑了笑："刘嫂就是打酱油的。说实话，陨石的价值，除了少数几个知情人，她一个做饭钟点工怎么会懂这个？我看过陨石照片，其实就是一块花石头嘛，如果不是懂行，谁会认为这块石头价值连城？"

卫奇继续说："你之前还说过一句话，如果不考虑林教授监守自盗的可能……你觉得这种可能能排除吗？"

小王挠挠头："基本能排除吧。如果林教授想独吞这块陨石，在挖掘出来后，就可以秘而不宣，占为己有，谁也不会知道，干吗还要大费周章，要搞捐献仪式，然后再自己盗走呢？"

卫奇点点头。

小王凑上前："老大，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卫奇笑了："可以出师了，除了少了一点，证据。你先忙吧，我再想想。"

小王走后，卫奇打开在林鹤家拍的现场照片，一张张仔细看了起来。忽然，他感觉右脚的鞋子有点松，原来是鞋带开了。他抬起脚系鞋带，发现鞋底的格子里，除了灰土之外，还沾着一朵紫色小花。卫奇转念一想，这种小花，只在林鹤的书房里见过。

他不由调出了一张图片，那是书房里的那棵爬藤植物，花盆中间竖着一根木杆，绿色的爬藤沿着木杆盘旋而上，开满了小紫花。

卫奇把鞋底沾着的小花取了下来，陷入了沉思。

盗窃者

钟点工刘嫂五十岁左右，是个憨厚朴实的中年妇女。

此时在审讯室里，她更是紧张得手足无措。

卫奇不知为什么，对这名盗窃嫌疑人产生了一丝同情："说说吧。"

刘嫂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没进过林老师的书房。"

卫奇摇摇头，正要说什么的时候，小王忽然进来了，附在他耳边耳语了几句。卫奇皱皱眉头，开门走了出去，只见林教授、李雨峰和坐在轮椅上的林薇就在门口。

李雨峰急切地说："卫警官，刘嫂不可能是盗窃者。"

卫奇说："为什么这么说？你跟她很熟吗？"

李雨峰语塞了一下："因为，她，她是我的养母。"

这话一出，连林教授和林薇都吃了一惊。林薇忍不住问："养母？雨峰，怎么没听你说起过？"

李雨峰艰难地说："其实，刘嫂是我的小姨。我妈走的早，我上中学以后，都是小姨带大的。现在她也不肯清闲，做一些钟点工的活儿，说要多存点钱，以后我成家立业还能帮衬一点。"

林教授摇摇头："雨峰，你怎么连我也瞒啊？"

李雨峰说："老师，我不是故意隐瞒你们。只是小姨觉得自己的工作不算体面，坚决不让我告诉你们，所以我也尊重她的意愿。"

林教授说："卫警官，刘嫂在我家干活儿，一直很讲诚信，在沙发下扫出了一百元钱都交还给我，我觉得她不可能做出盗窃的事。"

李雨峰也急切地附和："是啊，小姨是个很诚实的人，绝不可能偷盗。"

林薇若有所思。

卫奇说："你们跟我进来吧。"

一行人进入审讯室，刘嫂看到他们，脸上露出了惊慌和无助的神情。李雨峰冲她点点头，示意她不要紧张。

众人坐好后，林教授问："卫警官，您认为刘嫂有作案嫌疑，根据是什么呢？"

卫奇不慌不忙地打开手机，调出一张照片，展示给众人。照片上，正是书房里的那棵爬藤植物。

卫奇问："这是什么？"

李雨峰和林薇几乎同时说："扁豆花。"

卫奇点点头："你们两位都是植物学的学者，谁能解释一下，扁豆花有什么特性？"

李雨峰和林薇不解地对视了一眼。

卫奇提醒道：“比如它茎的旋转方向？”

李雨峰说：“扁豆花是右旋茎，它的茎是一直往右旋转的。”

卫奇问：“这是什么原因？”

李雨峰笑了笑：“简单说，爬藤植物以左旋茎和右旋茎两种方式为主，人为也不可改变。这跟它们的遗传有关，跟祖先原产地有关。亿万年前，为了追逐阳光，茎会随太阳而转，在引力和磁力作用下，南半球的爬藤植物茎右旋，北半球的左旋。大概如此。”

卫奇点点头：“那你们看看，这棵扁豆花的茎是朝什么方向旋转的？”

众人仔细辨认后，有点惊讶：“往左旋转的！”

李雨峰说：“这不大可能。”

卫奇说：“最大的可能，这根茎是人为盘上去的，所以盘错了方向。”

刘嫂的脸色变得灰白。

卫奇说：“之前的调查，除了林教授之外，你们几个都坚称没有进入过书房，而我在书房的角落里，发现了一点儿散落的泥土，很有可能是有人慌张开书柜的时候，碰倒了这盆扁豆花。她怕人听见动静，慌忙救场，把花盆扶好，把散落的扁豆茎盘好。我想，她应该是一直戴着手套，但最后整理花的时候，因为细茎盘起来不方便，所以她摘掉了手套。我在一片叶子上提取到了指纹。”

“扁豆花是右旋茎，可这盆花却被人为盘成了左旋茎。除了林教授之外，李雨峰和林薇都熟知生物学，虽然这只是一个细节，但以你们的缜密，不至于会犯这种错误。结合指纹，我最后才锁定了刘嫂。”

李雨峰难以置信地看着刘嫂：“是真的吗？您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林薇和林教授也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刘嫂垂下了头，一语不发，神情像是默认了。

卫奇说：“如果你能配合，说不定还能争取罪行从轻。”

刘嫂低着头，声音很小：“是我偷的，那块石头还在我的出租屋里。”卫奇对小王使了个眼色，小王迅速退了出去。

李雨峰着急地追问：“为什么？”

刘嫂说：“你们可能不信，我偷这个东西，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为了林薇。”林薇露出了惊诧的神情。

刘嫂继续说：“我在林家干活儿的这些日子，知道林老师和小薇都是好人。小薇生的这场病很严重，听说不去国外治疗，就没什么希望。我听过小薇和林老师吵，说想去国外治疗，但林老师拿不出那笔钱。可我听雨峰说过，这块石头能卖大价钱，林老师却不肯卖。我有个老乡在古玩市场卖这些东西，我就想偷偷把这块石头卖个好价钱，然后拿给小薇治病。”

李雨峰叹了口气：“小姨，您糊涂啊！”

刘嫂说：“是，我也是鬼迷心窍，忘了这是违法的。我是想着，你和小薇这么好，如果她病好了，你们也许能……能一起生活呢。”

李雨峰和林薇对视了一眼，目光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林薇叹气道：“刘嫂，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我虽有重病，却没打过这块陨石的主意，因为，它不属于个人，不是我们林家的私有财产啊！”

林鹤也赶紧说：“卫警官，您看，小刘她也是一时糊涂。如果陨石找回来，我能销案吗？”

卫奇看着他们期待的神情，郑重地说：“不行！盗窃案属于公诉案件，且涉及金额巨大，您是无权销案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然，法律的公平和威严何在呢？”

在场的每个人都陷入了沉默。

选自《上海故事》2020.4

如意郎君

◇文／[日] 秋吉理香子　图／段明



得遇良人

沙织眼看快到40岁了，婚姻大事还没有着落。有一天，母亲说起一家婚介所，口碑非常好，沙织便上网搜索了一下这家婚介所，有些心动，打算去试一试。

婚介所在一座小山上，需要爬两百多级台阶。沙织来到婚介所门前时，已经气喘吁吁了。迎接沙织的是一位身材发福的中年女子，她叫井上，是婚介所的老板。

井上根据沙织提供的择偶条件，筛选出几位合适的人选，并给她着重推荐其中的一位。沙织的择偶条件是男方大学毕业，有固定工作，年龄42岁以下，至于相貌身高，她不好意思提出什么要求。但是，当看到井上递过来的照片时，沙织惊呆了：那个男人非常帅气，笑容灿烂，身材也很匀称。

沙织有点疑惑，不相信会遇到这样完美的对象，难道他有什么表面看不出来的缺陷？

井上介绍道："这位是杉下圭司，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你的要求，请不必多虑。杉下先生喜欢你这样身材苗条、长发飘飘的女生，要不要考虑一下？"

沙织难掩激动地说："请安排我和他见面！"

为了三天后的见面午餐，沙织做了精心准备，出乎她意料的是，杉下真人比照片上更帅！而且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居然会脸红，沙织很喜欢杉下真诚敦厚的性格。

第一次见面，双方都很开心。临别时，杉下小心翼翼地约沙织下周开车兜风，沙织愉快地答应了。

杉下是个非常细心的男人，每次都主动帮沙织开关车门，会在车上播放她喜欢的音乐，为她拍好看的照片……沙织觉得幸福来得太快，有些不真实，她会想：为什么如此优秀的杉下至今仍是单身？

这天，杉下邀请沙织到自己家做客，沙织终于鼓足勇气问："你条件这么好，

为什么要去婚介所登记？”

杉下神情有点尴尬：“这个……”

沙织问道：“难道你是婚介所的托？”

“当然不是！”杉下从书桌抽屉里找出一张纸，递给沙织，“你看，这是去婚介所登记付款的发票，婚介所的托是不会付款的。我之前没什么恋爱经历，社交圈里女生也比较少，所以就去婚介所登记了。”

沙织看了看发票，时间是三年前，惊讶地问：“你三年前就登记了？”

杉下挠挠头说：“对，我相过三次亲。三年中，我跟每一位都认真交往，后来……应该是没有缘分吧。”杉下望向窗外，许久不说话。沙织觉得不好再继续问下去了。

在回家的路上，沙织还是无法释怀。她认为，没有女人可以拒绝杉下，那么，那三个相亲对象应该是被杉下甩掉的。会不会有一天，自己也被杉下甩掉？思前想后，沙织决定要弄明白这一切，为了抓住杉下，她也顾不上许多了。

陷入险境

几天后，杉下去国外出差了，沙织用杉下给她的备用钥匙打开门，在那个抽屉里找到了一个文件夹，里面有关于那三个人的详细资料。

从照片看，那三个人跟沙织都有几分相像。在每个人的资料里，杉下详细记录了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工作地点、兴趣爱好等。沙织突然想起了什么，又在抽屉里找出一份关于自己的资料，果然，上面记录着自己的生活习惯，比如，每周三和妈妈一起去某餐厅……沙织不记得自己是否告诉过杉下这些，难道他是个跟踪狂？也许，那些女子是受不了他才选择离开的。

沙织决定找到那三个女子问个清楚。然而，结果让她大吃一惊：

第一个女子的父亲告诉沙织，女儿两年前遭遇车祸去世了；第二个女子的邻居说，她在一年半之前自杀了；据知情人说，第三个女子一年前在海里溺亡了。

也就是说，与杉下相过亲的三个女子都死了！沙织脑海里一片混乱。

晚上，沙织接到杉下的电话。杉下刚出差回来，说要带她去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杉下开车来接了沙织，开上陌生的山路，一路上，除了车灯没有一丝光亮。

“我们要去哪里呀？”沙织有种不祥的预感。杉下只是紧握着方向盘，一言不发，仿佛下定决心要做什么事情。

沙织看了一眼手机，发现没信号，这样一来也就没法求救了。车子后面有没有其他车呢？沙织回头一看，发现车后座上放着一个纸袋，随着车身摇晃，袋子里的东西隐隐发光，难道是……刀？！

突然，车子停了下来。杉下直勾勾地盯着沙织，声音沙哑地问：“你刚刚回头了？”

沙织紧张地说：“嗯……没看到什么。”

杉下一边紧紧盯着沙织，一边伸手去取后座上的纸袋。

沙织瞥见杉下拿出一个银色的亮晶晶的东西，她感到绝望，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突然，杉下冒出一句：“沙织，嫁给我吧！”

沙织睁开眼，发现杉下正把一只银色礼盒递给自己，她愣了愣才反应过来，随即惊喜万分。她收下了礼盒，发现车窗外竟是整个城市绚烂的夜景。沙织恍然大悟，原来杉下是想在浪漫的地方求婚啊！

沙织脱口而出：“我答应你！”

杉下紧紧抱住了沙织。拥抱过后，沙织打开银色礼盒，里面是一条项链，吊坠上镶有一颗璀璨的钻石。杉下让沙织转过身，把项链戴在她的脖子上。

突然间，项链勒住了沙织的脖子。她一时间无法呼吸，拼了命地甩开杉下。“你在做什么？”沙织流着眼泪，剧烈地咳嗽着。

“对，对不起！车里太

暗了，我没找到锁扣的位置，拉项链的时候不小心勒到你了……”杉下一边惊恐地道歉，一边抚摸着沙织的背。

冰凉的项链贴在了沙织的皮肤上，沙织突然想起那三个死去的女子，大叫道：“送我回家！”

“啊？但是……”杉下有些惊恐，还有些不满。

“我妈知道我和你约会了，快送我回家！”沙织大声地说。

杉下默默地启动了引擎，将沙织送回了家。

谁是凶手

第二天，沙织醒来时已临近中午，她想起昨晚发生的一切，感觉自己差点儿被杉下杀了，但转念一想，又觉得是自己想多了。她决定去婚介所听听井上的意见，井上肯定知道那三个女子的事情。

沙织穿了双高跟鞋，在台阶上走到一半的时候，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沙织终于狼狈地走到了婚介所，井上连忙把她让进门里，给她脱下已湿透的鞋子，换上毛茸茸的拖鞋。

“我想问问有关杉下的事。”沙织坐下后，开门见山地说，“他之前的相亲对象都去世了吧，就是您给他介绍的那三个人。”

井上说：“是的，她们真的很可怜。她们的死确实有点儿不合常理……等等，您在怀疑杉下先生？”

“对。”沙织老实地答道。

“沙织小姐的想象力可真够丰富的。”井上微笑着说，“出事后警察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她们去世时，杉下都有不容置疑的不在场证明，因此他一点儿嫌疑都没有。而且，如果他真的有嫌疑，那三位女子的家人能轻易放过他吗？”

听完井上的解释，沙织突然觉得自己的怀疑非常可笑，忍不住笑了出来，说：“是我想太多了，昨天杉下向我求婚了。”

“啊！”井上惊叫一声，“真是恭喜你了！对了，请等一下。”

井上离开了一会儿，然后用托盘端来了一块精美的蛋糕：“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祝福你。”

沙织吃着蛋糕，随口问：“井上小姐，您结婚了吗？”

井上笑着回答：“虽然我开着一家婚介所，但我还没结婚，而且我和你同岁。”沙织有些惊讶，她一直以为井上已经五十多岁了。

“雨好像小点了。”井上看了看窗外，“你今天还要和杉下约会吧？趁着雨小，赶快过去吧。”

沙织出门换鞋时，发现高跟鞋里不知何时被井上塞进了吸水的鞋垫，这让沙织感到很温暖。

为了不错过公交车，沙织深一脚浅一脚地快步走到台阶前。就在此时，有人突然从身后推了她一把。她从两百级台阶的顶端滚了下去，视野也不停旋转，她看到了一个黑色的人影，好像是……

井上站在台阶顶端，冷漠地看着倒在血泊中的沙织。

杉下第一次来到婚介所时，井上就爱上了他。她不能允许杉下跟其他女子结婚，但又不得不给他介绍相亲对象，因为她害怕杉下不再光顾婚介所。但是，一旦知道杉下向某个女子求婚，井上一定要除掉那个女子。她趁着夜色把第一个女子推到了车来车往的车道上；她谎称要商量婚事，跑到第二个女子家，把她灌醉，然后用毛巾勒住她的脖子；她假装和第三个女子在海水浴场偶遇，在游客稀少的地方把她的头按进海里……

这次，她趁着取蛋糕的时候，偷偷把沙织的高跟鞋鞋跟弄松了。外面刚下过雨，地上又湿又滑，沙织的鞋底肯定会沾满泥，再加上鞋跟是松的，警方绝对会认定沙织是意外死亡。

三年来，为了变成杉下喜欢的样子，井上割了双眼皮，在鼻子里垫了硅胶，还削了腮。接下来只要减肥成功……井上暗想，再给他介绍一个女子，在那之前，自己一定要瘦掉四十斤。

选自《故事会》

盗号者

◇文／[加]莫洛迪·坎贝尔　图／周欣欣



发邮件的人不是她。

里克现在搞明白了。他翻动邮件，停在最后一封上。那些文字还在那里，跟她的口吻几乎一样，但却是别人写的。他对此确信无疑。他先前设下圈套，现在证据已经到手了。

里克重重地坐回到破旧的灰色转椅里，陷入了忧伤和沉思。旁边地板上，那条小金毛寻回犬同情地发出呜咽。

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前，他就开始怀疑了。否则该怎么解释呢？同样的文字，一如既往的欢乐，但不知怎么的，就显得不真诚。这事不对劲。

他和苔丝的密切关系已经持续几个月了。如果你每天都在网上和某个人互写邮件的话，那你一定会非常了解他。事情的开始很简单，他们相识在一个狗狗讨论群里。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交谈甚密，无话不说了。尽管那些只是屏幕上的文字，但他却借此作为陪伴和抚慰。有人分享你的思想……这排遣了日常生活的寂寞。相识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匆匆打发白天，急于回到家中电脑前，看她又给自己留了什么言，然后充实地度过一个又一个令人兴奋的夜晚。

她没有设法掩盖自己的身份。里克知道她的全名，也知道她在哪里上班，还知道她已经结婚了，而且并不快乐。他甚至幻想着去拯救她。这是一个愚蠢而又幼稚的想法——对他的年纪来说。里克的年纪当然是个问题。但藏身于电脑屏幕之后，扮成他人容易至极。撒个小谎，五十三岁假装成三十五岁，又有何妨呢？

里克转过身去，面朝显示屏，盯着最后那封该死的邮件看。为什么会有人冒充她呢？一开始他对此恼火，而现在他却害怕起来。这不是开玩笑那么简单。盗号者对她十分了解……知道她有写邮件的习惯，知道她谈话的方式。苔丝从未说过她要出远门，而且里克也十分清楚，如果她出远门，一定会在邮件里提及。那么是谁在掩盖她的突然离开呢？更重要的是——她目前在哪里呢？

坐在键盘前，里克突然感到巨大的失落。确信无疑之下，他采取了行动。他一只手伸向打印机，另一只手拿起了电话。

第二天，两名警察来到他家门前。

“她是被勒死的，”高个警察说，“干净利落。她没有遭受太多痛苦。我们觉得你可能会想知道这些。”

里克点了点头。他神色悲伤，看着两位警察走到桌子的另

一边。他小心翼翼地扶着身后的椅子，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她丈夫干的？”他平静地问。

“那是个虐待狂，”高个警察怒形于色，“但是多亏了你的电话，我们抓住了他。起初他还想抵赖，后来号啕大哭，跟个婴儿似的。他把她埋在了花园里。他在那块地上栽满了花，每天精心打理。”里克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

另一名警察在小餐椅里挪动了一下肥重的身体。“回答我一个问题。”他说，“我能理解你可能会产生怀疑，因为你们每天相互写信，但是你怎么确切地知道有人盗了她的号，顶替了她呢？”

里克惨笑了一下，然后轻轻拍了拍脚边小狗的脑袋。“想象一下，如果你和一个人在一起生活了数周甚至数月，突然，某天晚上，她看起来没变，但实际上已经被人冒名顶替了——在灯熄灭的一刹那，你就能察觉到。”

他目视远方，小狗慵懒地舔着他的手。

“在电脑上也像那样……你像是和一个人的意识生活在一起。你知道那个人隐秘的心思，知道那个人的梦想，那个人的本质。”

里克叹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老了——比几个月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老。

“我立即觉得可疑，”他说，“于是设了个圈套。”

两名警察向前探出身子。里克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得破旧不堪的纸，解释说：“这是我收到的最后一封邮件。”

发件人：苔丝

收件人：里克

主题：开学第一天

在先前发给苔丝的信里，里克写道：

“亚历克斯在校第一天真是个灾难！她藏在我身后，所以我不得不留下来，一直和她待在一起。”

“别担心，里克！很多孩子开学第一天都不开心。记得五岁那年开学时，我哭了几个钟头……”

里克仔细把纸叠方正，放回了口袋。

“有些情况苔丝知道，但这位写信人不知道，”他简洁地说，“亚历克斯是我的狗。”

选自《译林》

私房话

◇文 / 李国明

皎洁的月光被厚重的窗帘阻隔在外。

局长夫人用臂肘捅了一下丈夫说：“你怎么把刘科长提拔成副局了呢？那一年，不就是他，鼓动局里那帮人，去市纪委告你，说局里盖办公楼时你受贿，和工程承包商金老板不清不白。这种人你也敢重用？”

“他折腾了一个多月，我，不还是我吗？”局长说。

“要不是上面保你，你还有今天？”夫人说。



“那是领导心明眼亮。事实查明，所有的猜疑都是子虚乌有。”局长说。

“可那个刘科长爱挑刺，总和你不对眼。”夫人说。

“局长可不好当，打铁先要自身硬。回想起来，这些年面对这么多诱惑，我从没动摇，得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刘科长，他就像一个警钟挂在那里，时刻提醒我：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明年我就退了，思来想去，只有刘科长最适合接替我的职位，那些溜须拍马的人，我真信不过呢。”局长沉思着说。

选自《大河文摘报》

张帮主

◇文／郑玉超　图／彭建辉



新家住进不到一年，橱柜就出了问题，阿炳两口子决定重新打个橱柜。

在城南装潢市场，阿炳看见一个师傅稳坐不动，别的师傅都叫他“张帮助”。阿炳想，乐于助人的热心人干起活儿来不会错。上前攀谈后阿炳发现这人很自信，这很合他胃口。

两人很快谈妥。别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瞧着“张帮助”，连声恭喜。他笑着摆摆手，说：“别乱喊了，大半天才谈好这单大生意。”

大生意？阿炳咀嚼着他的话，隐隐感觉不对劲。

“张帮助”进了门，眯着眼看了一会儿，告诉阿炳：“改水没改好，水管可能坏了。”

阿炳惊讶：“跨界业务你也懂？”

“张帮助”拍拍胸脯：“没两把刷子，怎能行走江湖？”他一抬胳膊，阿炳瞅见上面文了一条大青龙，再一细瞧，又不像。

“张帮助”见阿炳瞅自己的文身，就将衣服一掀，说：“看到没，双头龙蛇，胳膊上文的是蛇头，龙头在这里。”阿炳心想坏了，自己选错了人。

阿炳发愣的工夫，“张帮助”已经测完了地板尺寸和橱柜面积。他边掀起衣角擦脸上的汗水，边快速报了价。阿炳又一次瞥见他胸口那颗龙头，正龇牙咧嘴地瞧着自己。

“费用咋这么多？”阿炳下意识地念叨。

“整个市场数我的价格最合理了。要不，你自己看着办！”“张帮助”瞪大了眼睛，愤然道。

一句“看着办”，让阿炳心里一阵狂跳。看来，是自己误会了，“张帮助”就是“张帮主”呀，很可能是“道上的人”。霎时，阿炳脑子里晃动着全身文着龙蛇，提刀一路追杀的歹徒来。可毕竟是自己引狼入室，阿炳叹了口气。

第二天，阿炳到班上一说，同事说：“够便宜的了。”她刚装潢完新家，比阿炳了解装潢行情。话是这么说，可阿炳没感到一点儿轻松，总觉得后面还有文章。

中午回家，阿炳见厨房里尘土飞扬，“张帮助”满面尘灰，正指挥着两个手下“开膛破肚”，手下喊他“帮主”时满脸尊敬。阿炳的心往下一沉。抬眼见了阿炳，“张帮助”喊他去看，果然水管坏了。

“那这个……”阿炳欲言又止。阿炳觉得自己已经骑虎难下了，之前报的价格里并没有换水管的费用。阿炳现在明白了，文章原来在这里。就像住院一样，点菜的是医生，买单的是病人，不管多贵都得答应，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阿炳觉得自己上了贼船。

“张帮助”斩钉截铁：“得换。”

阿炳颓丧地说：“这个我知道啊。”

“张帮助”忽然明白过来：“你担心的是费用吧？”

装得倒挺像，不做演员可惜了。阿炳想。

“看你之前没怎么讨价还价的分上，这单免费。”“张帮助”拍了拍胸脯。

阿炳喜出望外。晚上和老婆说起时，说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老婆很冷

静，兜头泼他一盆冷水：“难道他不会再从其他地方捞回去吗？”

阿炳拍了拍脑门：是啊，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过了一天，并未见“张帮助”提加价的事。阿炳提心吊胆，觉得他正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宰自己。阿炳的脸上就没有了笑容。

又过了几天，新的橱柜打好了，很合阿炳夫妻的意。结账时，“张帮助”掏出烟盒，取出一支烟点上，然后，扯开烟盒，捏着半截铅笔头在烟盒上列着算式。阿炳心想，惨了！早已算好的账目，他怎么还要重新计算呢？

半晌，“张帮助”摁灭了烟，对阿炳说：“你再付630元给我就好了。”

“怎么少收30元？”阿炳很吃惊。

“我是按照时间算工钱的，比我预想的时间早结束半天，所以得少收30元。”“张帮助”边说，边摸出一张名片，“以后遇到装潢的活儿，就介绍给我，这是我的名片。”

那名片上赫然写着“张邦柱”。

选自《金山》

料子太少

◇文／闻春国　图／彭建辉

格林先生想给自己做一套体面的礼服。他去市场买了一块高档布料，然后匆匆走进一家裁缝店。裁缝接过布料，量了量，然后摇了摇头，说：“这的确是一块高档布料，可是很遗憾，我无法给您做这套礼服！”

“为什么？”格林不解地问。

“料子太少了！”裁缝皱着眉头，冷冰冰地说。

格林先生很快来到另一家裁缝店。裁缝端详了一下布料，夸赞道：“好呀，好极啦！这料子又好看又高档，我非常喜欢。”

“你可以给我做一套礼服吗？”格林迫不及待地问。

“嗯，嗯，当然……当然可以。”裁缝说，“我可以做一套令你满意的礼服，你过一个礼拜来取吧。”

一个礼拜后，格林赶来取衣服。他穿着新衣在镜子前照来照去，然后乐滋滋地说：“太棒啦！式样新颖，做工精细，合身可体。”这时候，突然从里屋跑出来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他是裁缝的儿子，身上穿着一套跟格林一模一样的礼服，显然是用同一块布料做成的。

见此情形，裁缝尴尬地说：“你都看见了，这块布料太大了，我除了给你做了一套合体的礼服，还用剩下的料子给我儿子做了一套。”



格林气冲冲地离开了，然后一口气跑到了第一家裁缝店。“请你看看这套礼服！”格林气愤地对裁缝说，“你说我的布料太少了！可别的师傅除了给我做了这套合体的礼服，还给他的儿子做了一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个裁缝慢条斯理地说，“他的儿子才七岁，而我的儿子已经十八岁了。”

选自《读者》2020.6

订餐记

◇文／胡英　图／彭建辉



接线员：“感谢致电戈登披萨店。能告诉我……”

顾客：“你好！我想订……”

接线员：“您好，先生！请先把您的一卡通号码告诉我好吗？”

顾客：“嗯……稍等！610284999845546l7。”

接线员：“好的。您是……比尔先生。您的来电地址是ABC大街17号。您的家庭电话是40942377，办公室电话是76452308，手机是0142662577。您现在是使用家庭电话致电。”

顾客：“没错！我的电话号码你们怎么全都知道？”

接线员：“先生，我们是和智能系统联网的。”

顾客：“哦。我可以点16寸的双层芝士香肠厚底披萨吗？”

接线员：“恐怕不合适，先生。”

顾客：“为什么？”

接线员：“先生，根据您的医疗记录，您患有高血压，胆固醇也偏高。”

顾客：“什么？这你们也知道？那你有什么可以推荐的披萨吗？”

接线员：“推荐您12寸的意大利乳清干酪、芝麻菜、番茄全麦无麸质薄底披萨。”

顾客：“好吧……那就来三个家庭装的吧，多少钱？”

接线员：“总共是49.99美元。您一家十口人，这个分量应该够了。”

顾客：“我能用信用卡付款吗？”

接线员：“恐怕您得付现金，先生。您的信用卡透支了。去年10月至今，您欠银行3720.85美元。这还没有算上您的房贷滞纳金。”

顾客：“好吧。趁你们的送餐员还没到，我得赶快去附近的自动取款机取点钱。”

接线员：“不行，先生。根据记录，您今天已经达到机器取款的每日限额了。”

顾客：“没关系，只管把披萨送来吧。我会准备好现金的。还要等多久呢？”

接线员：“45分钟左右，先生。如果等不及，您随时都可以骑着您那辆摩托车来取……”

顾客：“什么？”

接线员：“根据系统中的详细记录，您有一辆小型摩托车，车牌号是E1123……”

顾客：“*%^**%17*！”

接线员：“先生，请注意您的用词。别忘了，1987年7月15日，您被指控辱骂警察……”

顾客无语。

接线员：“还有什么吩咐吗，先生？”

顾客：“没有了……顺便问一下……你们的广告上不是说可以附送三瓶可乐吗？”

接线员：“通常情况下的确如此，先生。但是根据记录，您还患有糖尿病……”

顾客：“够了够了！我受够了……我要去一座没有互联网、没有有线电视，也没有手机服务的小岛。我可以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再也不用担心隐私问题了。”

接线员：“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不过，您得先续签护照……您的护照5周前就过期了。”

选自《讽刺与幽默》

收获

◇文／王世虎　图／彭建辉



上个月，老婆任职的广告公司因为业绩下滑，大肆裁员，她不幸被裁掉了。

但很快，老婆就应聘进了一家保险公司做业务员。她每天东奔西跑，忙得团团转，可半个月过去了，她却连一份保险也没推销出去。晚上回到家，老婆向我哭诉道：“老公，这些日子我跑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可他们都买过了，哪还有我的立足之地啊！这份工作，我怕是干不了！”

我边给她揉脚边说：“老婆，别灰心，万事开头难。推销保险最关键的是人脉，只有人脉四通八达了，才有可能打开局面。这样吧，你不是经常上网聊天嘛，你把你那些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同学的联系方式全都找出来，然后挨个给他们打电话，打着叙旧的幌子顺便向他们推销保险，我保准你大有收获！”

听完我的话，老婆有些犹豫，说好多同学很久都没联系了，突然给人家打电话推销保险，多难为情呀！我说：“是面子重要，还是你的事业重要？做业务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脸皮厚，不怕别人的冷嘲热讽。况且，你给他们推销的是保险，是保障他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又不是去害人。”

听我这么一解释，老婆释怀了，立即精神抖擞地打开电脑，登录QQ，热火朝天地开始了工作。

周末，我正在家睡午觉，老婆一把掀开我身上的被子，大声说：“睡，你就知道睡！快起来跟我去银行取钱！”

“取钱？”我揉揉睡眼惺忪的双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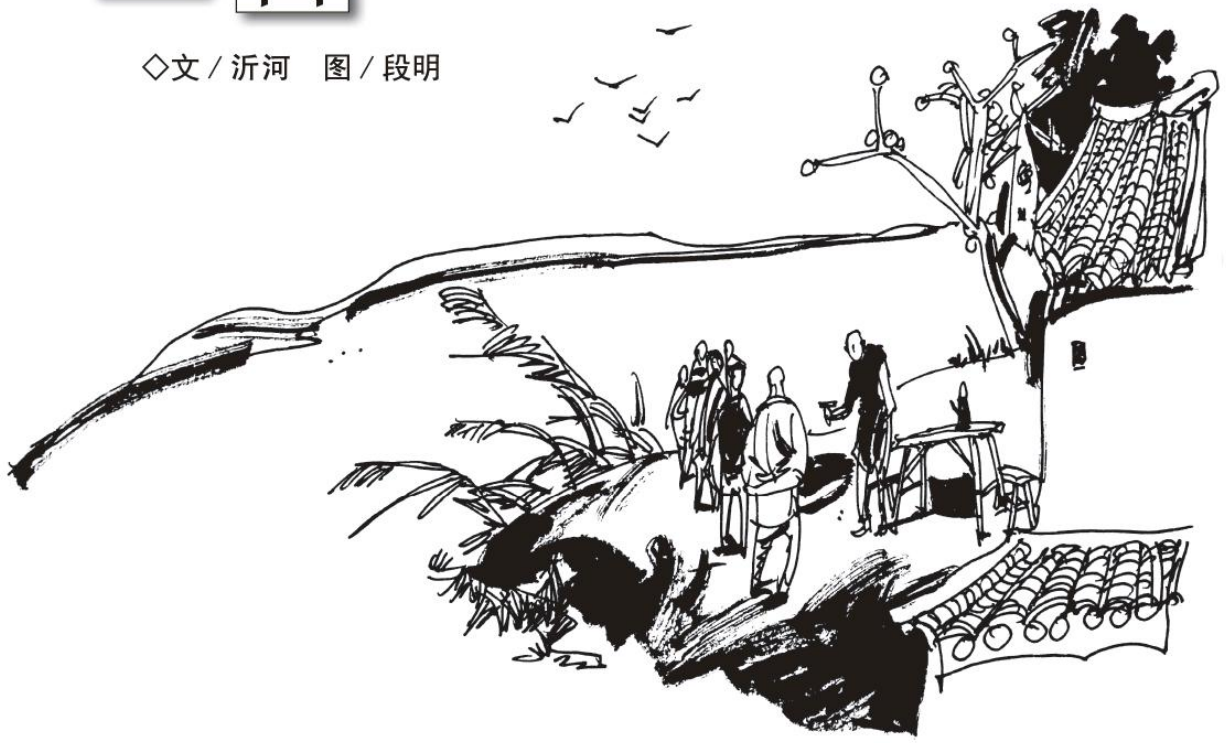
“还不是你出的馊主意！”老婆挥了挥手中的一沓纸，气愤地说，“你让我联系从小学到大学所有的同学推销保险，结果我是一份保险也没卖出去，却接二连三地收到了八张请帖——四张结婚、三张乔迁、一张孩子满月。这么大的‘收获’，你该高兴了吧！”

什么？我挣扎着想从床上爬起来，却只感到双腿发软。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水兽

◇文／沂河　图／段明



田庄村边有个水库，因长年失修，水患严重，村民苦不堪言。大家都说水库里有水兽，一种头上长角、四足、像绵羊的怪兽。之所以长年发生水患，与这水兽有关。

话说村头有家旅店，店主柳富贵，一直笑口迎客、诚信经营，南来北往的客商，在他这儿从来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没有不满意的。

这天，店里来了十几个客商，穿着奇奇怪怪，一看就是远路来的，风尘仆仆，走了不少路。柳富贵自然笑脸相迎。

客商见掌柜的待客和气，也都笑脸说话，对柳富贵客客气气的，只是话不多。唯有一个驼背老头，像是这伙客商的头儿，出面跟柳富贵答对。

驼背说：“掌柜的，打扰您了，麻烦给我们准备6间上房，我们好好歇一晚，明天一早上路。”

柳富贵答应一声，把二楼几间上好的房间全安排给了他们。

许是长途跋涉累了，他们到二楼房间，两人一间房分配好后，没多久就熄灯睡了。柳富贵在柜台前清算一天的开支，手中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可是没过多久，二楼传来的打鼾声很快压过了他的算盘声。

这鼾声简直是打雷啊。来住店的客人不少，可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打鼾声。柳富贵实在受不了了，就想上二楼提醒下客人，别打

扰别人休息。

柳富贵放下手上的账目，轻抬脚，慢迈步，上了二楼。鼾声正是从楼梯口第一间房传出来的。柳富贵抬手想敲门，可想了想，又把手放下了。他趴在门上，透过门缝，借着窗外射进房间的月光，想看看房内的情景。

这一看，柳富贵差点儿吓尿了裤子。

房间内哪有客人的影子，只见两只大鳖精趴在床沿上，伸着长脖子，打着呼噜。睡得那叫一个香，呼噜打得那叫一个响。

柳富贵一屁股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待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后，其他几个房间也不敢看了，悄悄从二楼下到了一楼。

这还了得，大概是田庄水库里的水兽派来的，太吓人了，估计最近要出事。为了证实自己不是老眼昏花了，柳富贵把店里的几个伙计喊过来，一起到二楼查看情况。结果还是那样，几个人眼里看到的还是鳖精。因为事先有心理准备，没人声张，他们又悄悄下了楼。有伙计说要报官，被柳富贵拦下了："这是鳖精，不是人，报官有个鸟用，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吧。你们都去忙吧，一切由我应付。"

既然掌柜的这样安排了，几个伙计悄悄回去安歇了。柳富贵一个人一晚上没敢睡，坐在柜台那儿瞪着俩眼，一直往二楼上瞅，愣是这样干坐了一晚上。

第二天一早，驼背他们下楼了。柳富贵满脸堆笑，壮着胆子问："昨晚睡得可好？"驼背意犹未尽："床铺真舒服，好久没睡得这么香了。真是谢谢掌柜的了。"说着掏出钱要结账。

柳富贵冲驼背笑笑："恭喜大家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中的一位客官是本店开业以来的第1000位客人，这样你们这批贵客我们只收一个铜钱。你们运气真好。"说着，只从驼背手中取了一枚铜钱算作住店钱。

驼背略微一愣，脸上马上堆笑："真的？那我们太幸运了。真是太感谢掌柜的了！"说着，把钱收了起来，"那我们就不客气了。祝掌柜的财源滚滚，钱海滔滔。"

驼背说着招呼大家过来给柳富贵鞠躬感谢。柳富贵赶紧从柜台里跑出来，一个劲地还礼："可使不得，使不得。欢迎贵客下次路过时还来小店，到时照样免单。我们这儿的幸运客官可是永久性的。"

驼背他们一听，都高兴地鼓起了掌。他们匆匆吃过早饭后，跟柳富贵告辞，然后上了路。

他们一走，柳富贵这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起不来了："可吓死我了。"店里的客人都过来问是怎么回事，柳富贵还没张口呢，几个伙计嘴快，对大家嚷嚷道："吓死人了，昨晚我们这些人都亲眼所见，这是一伙水里的精怪啊！那鳖精的鳖盖足有一个摊煎饼的鏊子那么大，太吓人了！还是我们掌柜的聪明，都没敢跟他们要住店钱，找了个借口，打发他们满意地走了。"

既然这么多人亲眼所见，那肯定假不了了。很快，田庄水库里的水兽派"鱼、鳖、虾、蟹"等精怪出来巡视人间的事，传遍了整个县城。人人惶惶不可终日，不知如何是好，生怕一不小心这些精怪到了自己家里，那就麻烦了。

这时，柳富贵站了出来，开始募捐，他要用这些钱修水库，安抚水兽，解除水患。他说："我们把水库修好了，水兽肯定感激我们，以后也就不会再派精怪出来吓人了。"柳富贵作了示范，掏出了50两银子。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在他的带动下，大家纷纷效仿，开始掏钱修水库。一个铜板不嫌少，百两、千两银子不嫌多，募捐的场面异常火爆。

周围几个大乡绅财主，见别人都捐款，也不好意思装聋作哑，为了面子，最少的也

捐了100两银子。有了这些大户支持，修水库的银两很快筹齐了。

当地的知县姓邵，听说老百姓自发募捐修水库后，也从库银里拿出1000两银子，作为修水库的资金。最后，所有的钱财都送到了官府。邵知县十分高兴，专门以官府的名义贴出告示，感谢老百姓这种自发的募捐行为，并派专人监督，开始修建水库。只见浩浩荡荡的施工队伍，站满了田庄水库周围，一场声势浩大的大会战打响了。

凡是参加修水库的老百姓，每天管两顿饭，给两个铜钱。有饭吃，还有钱拿，田庄及周边村子里的壮劳力和闲散人员，纷纷跑到工地上劳动。饭是天天管，钱是一天一发，人人高兴，干劲十足。

终于，水库修好了，而且很好地经受了汛期考验。这一年洪水来时，虽然凶猛却被水库老老实实束缚住了，没有发生水患，看来修水库有了成效。

这天，邵知县召集周边的乡绅财主，连同柳富贵一起，召开了一个庆功会，感谢乡邻为修建水库作出的贡献。

庆功会现场，邵知县还专门请了戏班子，演三天大戏，以示庆贺。

最后一场戏是《追鱼》，只见演员们装扮起来，一个个水中的精怪活灵活现。突然，舞台上出现了一个驼背龟丞相，慢慢走上台来，唱功十足，观众叫好声不断。别人都沉浸在戏里，台下的柳富贵定睛一看，这龟丞相不就是那晚上来自己店里的驼背吗？

这时，有人拍柳富贵的后背。柳富贵一回头，原来是邵知县。只见邵知县满脸带笑："柳掌柜真是谢谢你了。如果没有你的配合，这龟丞相住店的戏，也不会做得这么足。后来募捐的事也不会这么顺利。"

柳富贵赶紧跪下："这都是知县大人的功劳，小人只是打打下手，按照您的吩咐行事而已。"邵知县一把拉起柳富贵："你就别谦虚了。你功不可没。好了，看戏吧，水兽要出场了。"

柳富贵唯唯诺诺："遵命。"

原来，住店的客人变鳖精，以及柳富贵故意让伙计上楼查看等，都是柳富贵受邵知县之托，故意安排的。驼背他们就是一个戏班子里的戏子，弄个鳖精道具，简直就是手到擒来。

这时，只见舞台上，一只四脚两角长得像绵羊的怪物出场了，在舞台上左跑右跳，摇头晃脑，不知所云。再看邵知县，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舞台上，抬起一脚把水兽踢了个四脚朝天，滚下台去。

邵知县鄙夷地瞅了眼踢下台的水兽，然后朝人群一拱手："各位乡邻，田庄水库水兽传说由来已久，实在害人不浅。现在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水库修好了，也刚刚经过了洪水的考验，刚才这水兽也让我一脚踢下台，寿终正寝了。现在天下终于太平了，邵某在此谢过各位乡邻了。"说着朝台下深深地一躬，许久才直起身来。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柳富贵心里的不安也落了地。邵知县让他配合演了一场水中精怪住店的戏，并由他带头募捐修水库的钱财，一开始他还觉得憋屈和不安，感觉一是骗了大家，二是因为精怪住店的事，影响了他店里的生意，别人都不敢来了。可是修水库这几个月来，因为水库上人来人往，官府把做饭的事，承包给了他的店一部分，这样他的店里天天爆满，他挣了个盆满钵满，成了最大的赢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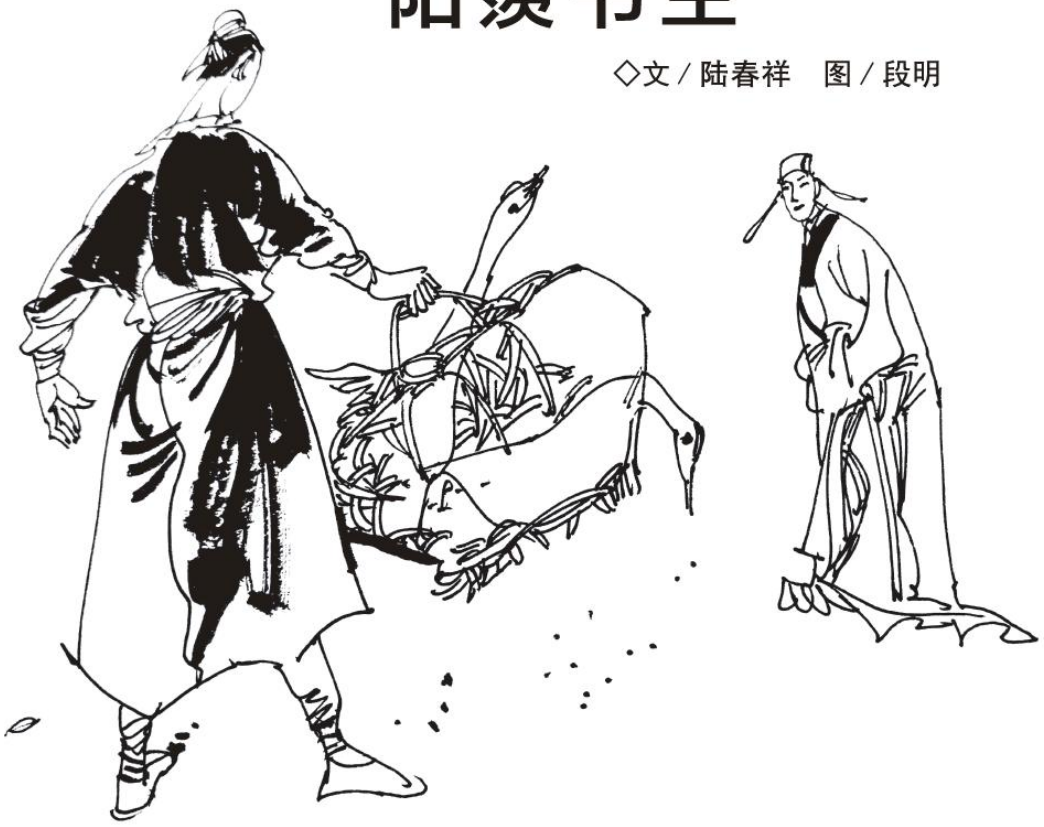
这时，柳富贵走到台上，跪在邵知县脚下，手托3000两银子："这是小人最近几个月的收入，现在全部奉献出来，以供水库日常管理修缮之用度。"

邵知县扶起柳富贵，带头鼓起了掌。掌声经久不息，传出去老远。

选自《故事林》

阳羡书生

◇文／陆春祥　图／段明



阳羡人许彦，这一天，他拎着鹅笼，正在绥安山里走，他要翻过这座山，前往集市卖鹅。走着走着，路上碰见一个读书人，年纪十七八。读书人躺在路旁，很痛苦的样子，问他原因，他说脚痛，走不动路了，他向许彦请求：能不能打开许彦手上拎着的鹅笼子，他要钻进去。

许彦做点小生意，也算见多识广，他认定这读书人一定读傻了，脑子出了毛病，鹅笼怎么能站人呢？但为了不让书生难过，他还是打开了鹅笼子。

让许彦惊讶的是，这书生真的就钻了进去。更奇怪的是，那笼子也没变大，书生也没变小，书生与一对鹅坐在一起，鹅竟然不惊！

许彦想了想，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出了什么神仙鬼怪之事？难道这世道要生变化？想破了头，也想不出个所以，他就去拎那鹅笼，一拎，鹅笼像平常一样，一点儿也没增加重量。

许彦虽是个无神论者，但这时，他认定这书生是神仙，只是不知道为哪方神仙，对于人来说，任何神仙都是不能得罪的。

许彦想到这里，突然很高兴，今天有幸碰到神仙，我倒要看看，神仙有什么能耐呢！

许彦拎着鹅笼，迈开了轻松的步伐。

走啊走，估计走了有些路程了，来到一棵大树下，书生发话：先生，我们休息一下吧，就在这里，这棵大树下，挺好的地方，我想为你摆一桌薄宴，以表感谢。

现在，书生的话，许彦一点儿也不奇怪，他已经认定书生是神仙了——神仙摆一桌宴，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呀，我就等着吃吧！

许彦停下来，小心打开鹅笼，弯着腰，赔着笑。书生走出来，又像坐在路边一样鲜活，且一点儿也没了脚痛的烦恼。

两人坐定，书生当着许彦的面，从嘴里吐出一铜盘匣子，里面有各种酒菜，山珍海味，杯盏全是铜的，气味芳香，世所罕见。

许彦有些惊异，这些东西怎么从神仙的嘴里吐出？！按他以往的经验——长辈说给他听的大头话，神仙变物，都是从衣袖里抖一抖就出来了，或者朝空中吹一吹，就会来到手中。而现在，这书生竟然从嘴里吐出，神仙肚子好大呀，竟然能装这么多的盘子、酒菜！

不管三七二十一，有酒就喝，有菜就夹。两人你来我往，一盏接一盏，尽兴得很。

书生有点儿醉意，他开始和许彦说起了知心话：小哥，这几日有一个年轻女子，一直跟着我，今时我想把她叫来，一起吃酒。

许彦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出现什么情况，他都不会惊奇的，他想看看，书生要喊的女子，在什么地方，是天上下来的，还是地下钻出来的。

在许彦满腹狐疑的期待眼光中，书生很自然地又从嘴里吐出一个女子。这女子年纪轻轻，衣着艳丽，容貌华美。许彦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女子，他马上也认定，这就是仙女了吧，一定是！

仙女落落大方，见了许彦也不吃惊，三人像老友一样，喝起了酒。没喝多少，书生顶不住了，倒头便睡。

这下，轮到许彦吃惊了，这神仙的酒量一般嘛，还不如我，神仙也会醉。看样子，神仙也不是万能的。

书生倒下，仙女和许彦喝得火热。

仙女也不把许彦当外人，她也和许彦倾吐起真情来：小哥，我不瞒您，我虽然和书生相好，可我心里装着另外一个人，而且，这人我还带着，现在，书生既然睡着了，我想把他叫来，一起吃酒，希望您能替我保守秘密！

许彦已经见了好多稀奇事了，他觉得，故事正朝精彩的方向发展，他很高兴地对仙女讲：小妹，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不对书生说！

许彦刚保证完，仙女就从嘴里吐出一男子来，二十三四岁，英俊潇洒，人见人爱，难怪仙女要挟私呢，还这么大胆！

这俊男一见许彦，也像老朋友一样，极有礼貌，三人一起愉快喝酒寒暄。

酒喝得差不多了，仙女估计，书生差不多要醒了，于是就从嘴里再吐出一张鲜艳华美可以移动的屏风，搂着书生睡去了。

故事还在继续。

俊男也和许彦说起了真心话：这女子，虽然与我有情，但我早就知道，她不是实心实意的。方才，我也偷偷约了另外一位女子前来，现在，我想趁这个机会看看她，希望大哥替我保守秘密！

许彦看戏的情绪被激上来了，他满口答应好好好。

俊男于是也从嘴里吐出一女子，约莫二十岁年纪，长得极美。

这美女也不和许彦搭腔，直接和俊男调笑，当着许彦的面两人肆无忌惮。

一切都要结束了，屏风里发出了长长的哈欠声，书生要醒了！

俊男闻听，立即将美女吸进嘴里。

仙女走出屏风，对许彦说：书生醒了，我要将俊男藏起来！一口就将俊男吸进嘴里。仙女仍然和许彦对坐着，装着在聊天的样子。

书生醒来，对许彦说：抱歉，这一觉睡得有些久，让你独坐着，挺难受吧？天色已晚，我要和你告别了！

书生说完，将仙女连同杯盏器皿，险吸进了嘴里，只留下一个直径两尺多的大铜盘，送给许彦：今日别后我们许是再也见不着了，我留下此物与你作个念想吧。

太元年间，许彦做了兰台令史，将那大铜盘送给了侍中张散，张散细看铜盘，上面有字：东汉永平三年作。

选自《袖中锦》

狐仙缘

◇文／修罗将军　图／黄胜

雍正初年，有一个叫刘敬君的四川人与人合伙在汉口开了个小店，做药材生意。此人性情耿直，诚朴厚道，人称老刘。可这老刘经商却不善筹划，所以经常被同伙所欺骗、算计，但是他心存善良，即便事后得知，也不以为意，往往宽宏大量，不予计较。

有一天早晨，他正在店中洒扫庭除，忽听环佩叮咚作响，抬头一看，一个年约二八的女子翩然而入。只见她朱唇皓齿，眉目如画，穿一件杏黄上衣，一袭拖地翡翠长裙，真是体态轻盈、婀娜多姿。

老刘以为来了客人，正待上前招呼，美女却对他看都没看一眼，径直上了店中的二楼。这二楼本是储藏货物的阁间，平时并无人居住。老刘非常疑惑，以为是同伙找了一个女子来戏弄他，于是上楼梯准备去问问。结果刚上二楼却发现阁间除了堆的货物之外，并无半个人影。

正惊疑间，忽听空中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您不要有所怀疑，妾夏氏，小字琪，以狐仙得道三百余年，因与您有缘，所以才来这儿住下。请您每日以白饭一碗来供奉我，当有回报。”老刘眼见如此，一听这话，更无疑义，当下便承诺下来。

中午便以白饭一碗放置阁间门口，然后毕恭毕敬地弯腰退下。到晚上上二楼取碗，发现碗里的饭已经不见了，碗中还多了几块碎银。老刘大为惊喜，心中愈加敬畏，第二天便将阁间的货物搬下来另置他处，再将阁间打扫得一尘不染，如同前日一样以白饭供奉，到了晚间又得到两块碎银。于是，自此之后每日供奉便习以为常了。

过了三个月，几个同伙来他家提货，准备上阁间的时候被他制止了，告知他们货物已被搬至楼下。几人大为惊讶，都询问他好好的阁间不用为什么要搬下来。老刘老实本分不会撒谎，三问两问就竹筒倒豆子一般全说了。几个同伙一听

大为诧异，均想还有如此好事，心中不信，非要亲眼看看。眼见老刘将一碗白饭送了上去，到了下午，几人不让老刘上去收碗，而是他们几个跑了上去拿碗，结果到了阁间门口一看，碗中仍是白饭，并无什么金银。几人相对大笑道："想必这老刘是想发财想得疯了。"于是将碗中饭倒掉了才下来。等下来给老刘一说，老刘大惊失色道："你们对大仙怎能如此不敬？"几人大笑，愈加觉得老刘是得了失心疯了。老刘也不理会他们，自顾自地一边说话一边上楼察看。

待他到楼上一看，碗中白光灿灿，仍如以前一样放着几块银子。几人等老刘将碗拿下来一看，不由目瞪口呆，不知所以。

愣了一愣，心中均想：凭什么我们上去什么都没有，而他上去却是银钱？这样的好事怎么就让他遇上了！于是恼怒地对老刘道："这银子是从这店出的，这店是我们合伙开的，那银子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大家应该均分了才是。"

老刘还没来得及答应，忽听阁间传来一阵女声："我给老刘银子，是因为他诚实厚道，你们几个的行为就像盗贼一样，平时欺负老刘老实，欺骗他的钱财，今天不罚你们就是幸运了，还指望着我奖赏你们吗？"

几人一听，恼羞成怒，其中一个叫周四的更是大叫道："你是哪来的野狐狸，居然敢在这儿信口雌黄？"剩下几个摩拳擦掌，便欲上楼。忽听二楼女子厉声道："你们几个贼子再敢胡说，那就试试我的厉害！"说完便轰然一声，一块石头从二楼落在几人脚前，将地面的土砖砸为两半儿。几个同伙一见，都面无人色，再不敢多说一句话，拔腿便溜，转瞬出门不见了。

过了一天，几人惊魂稍定，聚在一起喝酒。其中一人道："这老刘也不知是烧了几炷什么香，竟烧来如此好事，这段时间想必也积了不少钱财了！"

其他几人心中本就妒恨交加，此刻一听此话，心头犹如火上浇油一般。周四平时就很狡猾，此时更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道："既是这样，不如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将老刘做了，然后再分了他的钱财，如此岂不更好？"其他几人一听，互相看看，均默默点头。周四一见众人都同意了，于是提出将毒药放在酒里，然后带去店中，借向老刘赔罪之机邀请老刘同饮，这样即可大功告成。但是几人又忌惮狐仙的厉害，便相商再请一个平素自称法术高明的道士在外相候，一旦有异就冲进店内降妖除魔。一切商量妥当之后，几人备好毒酒，请来道士，径直往小店而去。

老刘正在店中，忽见几人进来，忙迎上前去。周四一见老刘便满面笑容地作了一个揖道："前日得罪了大仙，实在不该，今日我们几个专门登门道歉来了，以前有对不住的地方，还请您多多原谅。"老刘一听大喜，忙上前扶起。几人坐定，周四拿出毒酒，倒了一杯，对老刘说道："我给您敬酒赔不是，您若是肯原谅我们几个，便请满饮此杯，从此以后，我们大家仍是好兄弟。"老刘本是心胸宽广之人，一听此言，更无二话，拿过酒来便要饮下。

周四等人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各人均心中暗喜。正在此时，忽听楼上急呼一声："住！"老刘正待仰脖饮下，一听此言，双手好似被铁钳巨手拿住，一动也动不得。周四等人心知阴谋败露，一时大骇，大叫一声："大师还不进来！"

道士就守在门外，忽听里面周四大声喊叫，赶紧披头散发冲了进来，大喝一声道："何方妖孽敢如此放肆，还不速速现形受死！"他右手执宝剑，向空中不停画符；左手端一碗水，以嘴边吸边喷。正忙得不可开交，忽听楼上一声娇笑："你们这是在演戏吗？我倒要好好看看。"话音刚落，道士手中之剑突然脱手而去，似乎有人将剑从他手中夺走一般，跳了一丈多高才"咣啷"一声掉在地上，左手的碗也似乎把持不住，在地上摔了个粉碎。此时又听楼上笑道："你

为何来此？”道士不由双膝一软，直挺挺向着阁间跪了下去。楼上又说道：“还不快滚。”道士这才能站起来，也顾不上周四几个，用道袍的袖子掩着脸踉踉跄跄夺门而出。周四几个眼见如此，不由心惊胆战，拔腿便想跟在后面逃跑。忽听楼上厉声喝道：“跪！”几人不由腿软如面条，“扑通”一声，对着老刘跪了下去。楼上又道：“拜！”几人立觉腰上酥软，似乎有人在按着自己的头一般，不由自主地向老刘磕起头来。

老刘惊诧莫名，不知所以，便想上前搀扶。楼上又喝斥道：“自己将罪过说出来！”几人不由涕泪交加，对老刘道：“我们也是一时糊涂，偶然萌发恶念，想把您用毒酒毒死再瓜分您的钱财。”老刘一听心中大为震惊，忽听楼上慢声说道：“既然有毒酒，为何不自己饮用？”于是几人都纷纷站起，上前抢过毒酒便争着要饮下。老刘毕竟善良，眼见几人转眼之间便要横尸于堂上，心中大为不忍，便上前夺过毒酒泼在地上。只见地面青烟四起，火光星爆。楼上女子大笑着说：“您真是忠厚长者啊，看在您的面子上，暂且先饶他们一死，让他们长跪三日谢罪。但您不能再和这些狼子野心的人在一起了，还是回四川吧，而我也该离去了。”话音未落，便见女子从阁间门口出来，缘梯而下，穿着、容貌和以前看到的一样，嫣然一笑，徐徐出门而去。

老刘目开口张，半天才想起要上前相谢，追出门外一看，女子已然踪影全无了。回到店中，周四几个仍跪在地上，不论怎么搀扶就是起不来。老刘也无可奈何，收拾了东西便离开汉口回了四川老家。

而那几个家伙果然如狐仙所言，足足跪了三天。三天之后早已头昏眼花，无力站起，最后只好被家人抬走。

选自《中华传奇》

你能记住吗

◇文／孙宝成

有一对九十多岁的老夫妇，两人的记忆力都糟糕透了。

他们来到医院做了一番检查。医生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体还好，只要把想做的事情写下来，就能记住了。

那天晚上看电视的时候，老先生从座位上站起来。

他的妻子问：“你要去哪里？”“厨房。”他回答说。

“你能给我拿一碗冰激凌吗？”“当然可以。”

“是不是应该把它写下来，好让你记住这件事？”她问。



“不用，我能记住。”

“好吧，我还想在上面放几枚草莓。你最好写下来，搞不好你会忘了。”

他说：“我记住了！你要一碗放草莓的冰激凌。”

“我还喜欢鲜奶油。我敢肯定你会忘记这个，所以你最好还是写下来吧！”她不放心地说。

老先生说：“我用不着把这些写下来，我可以记住！别管我了！加草莓和鲜奶油的冰激凌——我这就去拿，真啰唆！”然后，他嘟囔着进了厨房。

大约20分钟后，老先生从厨房出来，递给妻子一盘熏猪肉和鸡蛋。

妻子盯着盘子看了好久，问道：“我要的面包在哪里呀？”

选自《讽刺与幽默》

还力气

◇文／山岫闲云　图／段明



在无影山下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个叫石头的穷苦孩子，他给地主谭虎放牛，勉强糊口。

谭虎力气很大，成天为非作歹，看谁不顺眼就揍谁。石头在谭家干活儿，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都是被谭虎打伤的。

这天，石头正在山坡上放牛，谭虎来了，指着石头说："穷小子，爷累了，趴下来，让爷坐会儿。"

石头拒绝了，说："牛群不看着就跑散了，你找别的地方坐吧。"

谭虎怒气冲冲地说："不让我坐，现在就让你挨揍！"

石头以前一味忍让，没想到谭虎越来越不把自己当人看。今天索性就强硬一回，他还是没搭理谭虎。

谭虎和仆人一拥而上，按住石头狠狠地揍了一顿。石头躺在地上缓了半天才起来。

石头哭了半夜，天没亮就离开谭家走了。第二天，谭虎发现石头不见了，咒骂道："再见到石头这小子，一定揍死他！"

这一去就是三年……

三年后的一天，石头又出现在了谭家，说他要继续放牛。

谭虎冷冷一笑，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把这儿当什么了？今天你要是扛得住我一顿揍，就答应你，否则，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石头说："可以，你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有多少人上多少人。"

谭虎一听，哟呵，三年不见，皮厚了呀。他一声招呼，进来几十个手持木棒的仆人，围住石头，劈头盖脸地打了下去。

打了好一会儿，仆人们气喘吁吁地躺到地上，仿佛用完了所有力气。石头毫不在意，说：“真不中用，揍人都没力气。”

谭虎脸上挂不住，使劲踢了几脚那些仆人，呵斥道：“你们这帮废物，起来继续给我揍。”

仆人们软绵绵地说道：“不行了，揍他跟水泼棉花一样，我们的力气全给吸走了。”

谭虎不信邪，一把抓住石头，用尽平生力气往他胸口打出一拳，果然如仆人所说，突然间，自己的力气仿佛都被吸走了。谭虎顿时瘫倒在地，喘着粗气说：“好小子，我现在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

谭虎养了三天，才恢复了力气，如同大病初愈，走起路来还是晃荡。

谭虎找到正在放牛的石头，说：“石头啊，你这功夫哪儿学的？把我们的力气都吸走了？”

石头说：“这是一门挨揍的功夫，挨揍越多，力气越大。我跑到无影山上练成了这身功夫，以后就不怕你们揍了。”说完，石头把一只手伸到一头牛的肚皮下，轻轻地把牛举过头顶，左右手自如地换了几次，把牛又放下了。牛受到惊吓，“哞”的一声跑走了。

谭虎看得目瞪口呆，缠着石头把这神奇的功夫教给他。石头说：“挨揍的滋味不好受！你真要学？”

谭虎说：“当然是真心的。”

石头同意了，他进山采回来几种无名草药，让谭虎熬着喝了七七四十九天，谭虎喝完后，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劲儿，跟一座快喷发的火山似的，过了好几天才恢复正常。从此，谭虎举起千百斤的东西不在话下，托起一头牛简直易如反掌。

谭虎不满足，他让仆人们使劲儿揍他，仆人们不得已，又贡献了一次力气，养了三天。仆人们再也不肯揍他了，说：“揍你太伤元气，你再逼我们，我们就不干了！”

于是，谭虎到村子里挨家挨户敲门，要求人家揍他。老百姓一开始不敢，谭虎就威胁说：“不揍我，我就揍你们！”于是大家就拿起大棍子，使劲儿抡他。这样，村子里几百户人家都揍了他，人人都在家躺了三天才缓过来。

谭虎一下子吸收了几百人的力气，厉害得不行了。他能轻松地把坚硬的石头捏成碎末，就像捏鸡蛋一样；走路能在地上踩出半尺深的脚印，就像踩在雪地上一样。

正在谭虎扬扬自得，想再找谁揍自己长力气时，他发现有麻烦了。

这天回家，大门已经闩上了，谭虎轻轻一敲门，两扇厚重的大门“咣当”一声倒在地上，大门洞开，他还没反应过来，门墙“轰”的一声塌了。仆人们头破血流地钻了出来，惨叫着找郎中去了。

谭虎垂头丧气地回到屋里，端起碗吃晚饭，手稍稍一用劲儿，海口大碗碎成八片，筷子也折成了四截。

媳妇唠叨了一阵子，收拾收拾去洗碗，让谭虎看孩子。孩子刚四五个月，躺在床上“嗷嗷”哭着要吃奶，谭虎轻轻抚摸着孩子的肚子，说：“别哭了，等会儿你娘来喂奶……”

果然，孩子很快睡着了。等媳妇洗完碗回来抱孩子，发觉孩子已经没气了。原来，谭虎的力气过大，孩子承受不住，五脏六腑被压扁了。

媳妇呼天抢地，打了谭虎一顿，打完没了力气，躺在地上喘了起来，被仆人抬到床上休息去了。

谭虎伤心烦闷，躺到炕上休息，翻来覆去睡不着。没翻几次身，只听“轰”的一

声，炕塌了，谭虎陷进了一堆破碎的坯砖里。

这下，谭虎害怕了，赶紧出来，骑上一匹最健壮的骡子，连夜找石头想办法。没走多远，谭虎在骡子背上挪了一下屁股，只听“咔嚓”一声，他已经站到了地上，骡子脊椎骨断了，倒在地上奄奄一息。

谭虎满头冷汗，摸黑走到石头家门口，不敢敲门，大声喊道：“石头，石头，我有急事……”

石头开门出来，揉着眼睛问：“什么事儿不能明天说？”

“好小子，救救我。我力气太大，有麻烦了……”谭虎把一天的遭遇跟石头说了一遍。

石头摇摇头，说：“是你太贪心，力气长得太多。你就算揍我，我也消化不了。这个忙，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谭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着说：“我现在不敢碰任何人，一碰就是人命官司；也不敢拿任何东西，一拿肯定稀巴烂。有家难回，有饭难吃！我稍微一动，身上衣服全都成烂布条了，你看我还光着屁股呢，不是夜里不敢出来见人。求你想个办法，让我把力气还给谁，我再也不想有这么大的力气了！”

石头想了想，说：“还真有个办法。不过，帮你也要有个条件。”

谭虎连忙说：“多少个条件我都答应，只求你麻利儿救我。”

石头提出要减少村子里佃户的租子，并让他保证以后不再欺负别人。谭虎指天发誓，同意了。

接着，石头绕到谭虎后头，突然用右手大拇指按住了谭虎的尾椎骨，谭虎顿时觉得一股寒流直冲顶门，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石头把手拿开，说：“现在我帮你打开了泄力的穴位，你得在半天之内，将体内的力气全部发散出去。这个方法只能用一次，中午前用不完力气，天王老子也没办法了。趁着天没亮，你可以绕着村子快跑几圈，天亮时，你赶紧背上大袋粮食，挨家挨户送给乡亲们。等你办完这些，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谭虎有些犹豫：“我没穿衣服，现在裸着身子跑？”

石头说：“不趁着现在跑，到天亮根本穿不了衣服啊。抓紧吧！”

谭虎心一横，绕着村子裸奔去了。天蒙蒙亮时，他浑身大汗地跑回了家。看见门口的石头狮子，他一掌拍过去，狮子只断为两半，谭虎不禁大喜：“有效果了，要是先前，一掌下去肯定拍成碎渣渣了。”

谭虎进屋穿上衣服，果然扯不坏了。谭虎打开粮仓，轻轻抓起粮食袋子，还真没破。他扛着粮食袋子挨家挨户地转，给人家又作揖又赔罪，说：“这是上次你们花力气打我的报酬。以后，我不打你们了，还减租子……”

果然，村子里走个遍，谭虎感觉自己的力气恢复正常了。

中午，谭虎回到家，照着门口另一头石头狮子全力打出一掌，疼得他咧起了嘴。

村子里的老百姓都受了益，大家都很感激石头。

有人就问石头：“你这本事到底是跟谁学的？”

石头“嘿嘿”一笑，说：“我当初进了无影山，差点儿被野兽吃掉，后来在山上遇到一个道士，听说我的不幸遭遇，就教我调配挨揍长力气的药水，他怕我力气太大，又教我一个泄力的秘方。没想到，回来派上了大用场……”

选自《故事会》

鸡异

◇文／童锡钧　图／黄胜



晚清年间，山东有个叫丁士成的，从小就酷喜斗鸡，专门建了个大宅院养斗鸡。

斗鸡的种类很多，主要有河南斗鸡、山东斗鸡等。丁士成为了集全天下斗鸡，走南闯北，四下搜索，十几年间竟给他将天下斗鸡种群几乎尽纳院中。

丁士成十分爱惜斗鸡，为了斗鸡，他放弃了娶妻生子。天热了，他给斗鸡掌扇；天冷了，他把火盆搬到斗鸡房里。就这样，他的斗鸡越养越多，品种越来越齐全，丁士成善养斗鸡的名声也传遍山东。

有一天晚上，丁士成看过斗鸡正要回房睡下，门外有人叩门。丁士成打开门让那人进来，冷不丁吓了一跳，只见那人身着一身红袍，面色如血，说话声气如雷。丁士成想不出那人是谁，没等他问，那人先开口问他："闻听丁公子善养斗鸡，这也是某家平生喜好，故此冒昧前来打扰，不知公子可否愿将您的斗鸡让某家观赏？"丁士成见红面汉是同道中人很高兴，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看就是了。"

于是丁士成领红面汉看遍了他的斗鸡，红面汉高兴得手舞足蹈，哈哈大笑着说："丁公子果然名不虚传，天下斗鸡几乎尽入贵院，可算得善养斗鸡之人了！好，来而不往非礼也，在下也养了几只斗鸡，不知丁公子可愿去我处观赏？"

这是丁士成求之不得的事，当下，高高兴兴随红面汉出了宅院。红面汉牵起丁士成的手，二人飘然而去。

不多时，红面汉引丁士成来到一个空旷的山谷之中。丁士成见四下荒无人烟，心里有些害怕，但为了斗鸡豁出去了，全身蓄势，防备红面汉对己不利。跟着红面汉一路前行，果然，走过山谷，他看到一座不大的宅院，院里只有一间茅草房，四下没有人家，孤零零的，景致暗淡。

红面汉引领丁士成走进

院子，昂头高叫一声，茅草房里飞出几只形态各异的斗鸡，雄赳赳、气昂昂引颈高啼。

丁士成顿时看呆傻了，红面汉虽只有区区几只斗鸡，其气势竟将他家中所有斗鸡都比得一文不值。

红面汉挺立庭院中间，口中学着斗鸡鸣叫之声，其中两只斗鸡闻声竟然一跃而起，二鸡自在空中厮斗，看得丁士成目瞪口呆。

不一会儿，红面汉再叫一声，那两只厮斗正酣的斗鸡突然停下，双双落下，停在院中不动。

红面汉看看丁士成，说："公子可有雅兴再看看某家别的斗鸡？"丁士成紧张得说不出话来，频频点头。红面汉这次没有呼叫，却是抬起脚在地上重重跺了两下。这下不得了了，茅草房里传出一声犹如凤鸣的啼叫，一只全身通红似火的斗鸡走了出来。

只见这只斗鸡大摇大摆走到院中，昂起脖颈再叫一声，原先挺立院中的两只斗鸡竟俯首呆立，全身抖动，其他的斗鸡也都匍卧地下，看得丁士成赞叹不已，自愧不如。

于是，丁士成再三恳求红面汉送他一只斗鸡。红面汉先前坚决不允，经不住丁士成苦苦相求，几乎要给红面汉跪下了，红面汉叹息一声，说："原本某家看在公子酷喜斗鸡的分上，带公子来此便是要送与公子一只斗鸡的，奈何公子竟一路猜疑某家来意，让某家寒了心。"

红面汉此话一出，丁士成顿时面红耳赤，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小人之心，更无二话可说，抱拳向红面汉揖了一揖，再看了一眼院中斗鸡，依依不舍低着头欲转身离去。

谁知，没等丁士成脚步跨出，红面汉竟先行叫住了他，说："也罢，若非公子如此喜爱斗鸡，某家今日断不会将斗鸡送出的！"

丁士成闻听大喜，转身再向红面汉一躬到底，问："不知兄台肯将哪只斗鸡送与小弟？"

红面汉先将那些斗鸡赶回茅草屋，袖子抖抖，里面竟跳出一只鸽子般大的小斗鸡，对丁士成说："公子若是不嫌弃，某家便将这只斗鸡送与你。"

丁士成万没想到经过这么多波折，红面汉竟送给他一只鸡雏，心中很不满意，面上自然流露出来。红面汉哼了一声，将那只小斗鸡唤到手中，小心地托送到丁士成手中，说："公子可再细细看来。"

丁士成再细瞅瞅，见这只小斗鸡虽然不大，竟是成鸡，托在手中沉实如铁，再看它二目亮如灼星、怒气勃发，知是异种，便小心地收入袖中。心下犹有不甘，思量再求一只，向红面汉看了一眼，却是张不开嘴了。红面汉看出了丁士成的心思，虎下脸来赶丁士成出去，厉声喝道："世人皆贪心，丁公子也是这般。如此某家却不敢留你了！丁公子，记住某家的话，若令此斗鸡蒙尘，某家便将其自行收回！"

丁士成没有办法，只好离开院子，走出几步回头看时，茅草房早不见了，原本是茅草房的地方竟是自家院后的那棵参天巨柏。

丁士成情知事情怪异，却也无从探究，摸摸袖筒，斗鸡还在，放心地回到家中。

果然，红面汉赠予丁士成的小斗鸡神勇非常，丁士成虽有良种斗鸡无数，竟无一只能与之匹敌，偶一相遇，小斗鸡跃起丈余，双腿钳住大斗鸡脖颈，令其无法呼吸，立时败下阵来。丁士成爱惜非常，寻常人等决不与之相见。

这一日，京城来了个大官，是丁士成父亲的结拜兄弟，到此前来探望，却不知丁士成父亲已于几年前故去。大官与丁士成唏嘘一阵，问："久闻贤侄善养斗鸡，不知可否让某一见？"丁士成抹不开情面，让大官到鸡舍走了一遭，大官看了丁士成的斗鸡赞不绝口，夸到后来面露不甘之色，说："某看贤侄非小气之人，为

何不悉数拿出让某观赏？”

丁士成闻言面红至颈，之所以没将那只小斗鸡拿出给大官看，实在是怕大官出口索求无法拒绝。但大官既开口问了，想必来之前已闻听小斗鸡的名号，故此方有此言。

当下，丁士成无法再瞒，只好从袖筒中取出小斗鸡让大官看。大官托在手中，看了又看，果然不愿还回，眼巴巴看着丁士成不说话。丁士成自知其意，却碍于大官与父亲的关系，又不能硬性夺回，只好眼睁睁看着大官将小斗鸡带走。

几日后，丁士成放心不下小斗鸡，去大官在县城里的暂住之处回访，话语之间询问小斗鸡事情。大官面露烦躁，说：“某本以为贤侄名声在外，谁知盛名之下实有不符！”丁士成不解何意，大官又说，他把小斗鸡拿回后，让县令重赏丁士成，县令口中诺诺，逢迎中隐含不恭之色。大官逼问之下县令方说，大官为丁士成所骗，这分明是只雏儿，却当神鸡送人，大官不办丁士成欺瞒之罪已是大度宽容，怎能重赏与他？

大官不信，让县令放出其家养斗鸡，令与小斗鸡拼斗。谁知，小斗鸡竟全失先前神勇之态，匍匐在地任其啄咬，毫无反抗之力，令大官丢尽颜面。大官恼怒之下，令人将小斗鸡丢入犬笼喂与恶犬。

丁士成闻听痛彻肺腑，却也不能说什么，思量寻回小斗鸡残骸回去好好安葬，却是遍寻不得，犬笼里连根鸡毛都找不到，无奈悻悻地回到家中。

当夜，丁士成刚刚睡下，猛见红面汉出现在面前，指责他说：“某家只以为丁公子是爱斗鸡之人，却不知也是趋炎附势之辈，某家怎能任尔脏污某家的斗鸡，故悉数先行取回，随某家尽享世外之乐去也！”

丁士成并非红面汉口中所言之人，欲行辩解，却不待他说话，红面汉袖中跳出那只小斗鸡，尖尖的利爪抓向丁士成，吓得丁士成大叫一声坐起来，竟是一个梦。

丁士成感觉其梦太过怪异，放心不下，起身去看他的斗鸡，却惊讶地发现，他的斗鸡一只都没有了。此时，丁士成方悟出红面汉便是斗鸡神，看不得世人专以斗鸡寻欢作乐，迎上压下，故收走了斗鸡。

从此，丁士成再也不养斗鸡，于一日离开家宅，不知所终。

选自《上海故事》2020.6

涨价就涨价

◇文／张学兵



那天，我上早市去买水果。在一个水果摊前，我对着一大堆黄澄澄的橙子犹豫着买不买。这时，摊主诚恳又略带神秘地说：“买点儿吧，现在才三块钱一斤，过两天肯定涨价，一涨就得四五块钱一斤了！”我还真信了，赶紧要了袋子买了不少。

过了两天，我又去那个摊，一问价格，还是三块钱，我不禁奇怪地问：“前两天您不是说会涨价的吗？怎么也没涨啊？”摊主眨巴着眼皮想了想，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上当了！我那天是听批发商说的，谁承想他是故意造谣啊！”

我得理不饶人地说：“那别人骗你，你也不该骗我呀！”摊主连连冲我道歉，忽然又脸色一沉，毅然决然地说：“要不这样，为了不让您受骗，我豁出去了，咱们说涨就涨，打您这份开始，五块钱一斤！”

选自《喜剧世界》

烛红

◇文／武司风　图／周欣欣



一

段生自幼聪颖，五岁习字，七岁吟诗作对。段父以之为异，认定其子将来非将即相，便将段生锁入书房，让他每日专心伏案读书。

有几次，段生翻窗而出，偷偷跑出去玩耍。段父察觉后，便是一顿笞罚。久而久之，段生便打消了玩耍的念头，一心只是攻读经史。

一夜，段生正在灯前苦读，房门忽被推开，一女孩急匆匆地迈进门来。

段生见状惊异。女孩连忙悄声说道："别出声，要是让别人知道，就麻烦了。"

除了送茶饭的仆人，段生还未见过外人。他压低声音，小声问道："你是何人？"

"奴家名叫烛红，家在城内，趁人不注意，偷偷溜出来玩耍。"

"城里那么大，你为何单单跑来我家？"段生问道。

烛红笑道："因全城入夜，仅公子家的书房还亮着光呀。"

从那日之后，每隔三五日，烛红夜里便溜进段家书房，在书架上找些旧书来读。段生也不理她，只是自读自学。

一日，段生读书疲惫，见烛红又在读书，不禁问道："别人玩耍，都去城郊放纸鸢、蹴鞠，你却为何偏偏喜欢读书？"

烛红答道："奴家家境贫寒，不曾读书，因求卷若渴，才会来公子处借书以观。"

"你一个女子，书读得再好又有何用，也不能考取功名。"

烛红合上书本，沉吟片刻，问段生道："这几月来，我只是深夜造访，你难道就不疑惑？"

段生闻言笑道："我看你并非常人，来去竟毫无声息，定是狐仙之流。可我见你只是读书，并无他意，也就放下心来。我在这房里一人苦读，甚是寂寞，才留你在这儿，多少算是一点慰藉。"

“公子倒是蛮可怜的。”烛红眉头舒展，说道，“诚如公子所言，奴家并非凡人，却也不是狐仙。奴家本是地府阴阳路旁的一支蜡烛，孤魂恶鬼行往鬼门关，全凭奴家照明。一日奴家思量，自己这支红烛，照的却净是些牛头马面，觉得心有不甘。奴家便趁阎王不备，偷偷溜到人间，不想误打误撞来到了这里。如今能与公子相见，全是缘分使然。”

二

时光荏苒，数载已过。一日，烛红在书案上见到几篇新墨文章，问段生：“这文章是你所写？”

段生得意道：“正是。待明年开春，我便要去参加乡试。”

“乡试时写出这般文章，必能考中举人。”

烛红如今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皓齿明眸、面若桃花。段生望着她，心头不禁涌出一阵伤悲。

烛红觉察出了异样，连忙问道：“公子可有什么烦心之事？”

段生摇头，脸颊滑下两行清泪。

“如今我已成人，不出几年，便要娶妻生子、自立成家。如此一来，我便与你殊途，怎样是好？”

烛红见状，赶忙俯身，轻抚段生肩背，安慰道：“照常理，你我定是有缘无分。但凡事皆有变通，若公子明年考上举人，我便去求阎王，将我放出冥界，变为凡人。”

段生惊诧不已，问道：“此话当真？”

“一言既出，金玉不移。”

至此之后，段生效仿古人悬梁刺股，鲜有睡眠。烛红怕惊扰段生读书，再没踏入段家。

转眼间人间八月，已到了乡试之时。临行前夜，烛红出现在段家书房，神色憔悴。

段生见到烛红，喜出望外。烛红却不言语，只是看着段生微笑，末了叮嘱道：“无论考中与否，只管尽早回来。”

考场中，段生文思泉涌，笔走游龙，目视答卷眸中灼灼，自觉定当脱颖而出。怎奈发榜时，段生却不见自己的名字。

段生霎时间心灰意冷，于河边久久徘徊，甚至想投河自尽，了断余生。一念之间，他又想起烛红的嘱托，便打点行李，连夜赶回老家。

夜里，段生在书房苦苦等候，却始终不见烛红的身影。

第二天，管家寻到倚墙而眠的段生，连忙将他摇醒，说道：“少爷醒醒，有人托我给少爷送信。”

段生两眼迷离，含混问道：“信？什么信？”

“是街尾烛店老板娘给公子的。昨夜公子回来已是丑时，我便没敢打扰，今天才给公子送来。”

段生不记得街尾有烛店，他展开信，几个娟秀小字映入眼帘：“段君，请至店中叙旧。”

段生见字，欣喜若狂，在街上夺路狂奔。两旁路人见状纷纷侧目，小声议论，说段家公子恐怕因为落榜，一下子疯掉了。

来到店里，段生见到烛红，喜笑颜开。她正将捆捆蜡烛摆上货架，身上衣裳已改，貌美如昔。

段生一时不知如何开口，良久，段生问道：“你昨日为何不来见我？”

烛红闻言，莞尔一笑。

“奴家只是凡人，怎能穿墙与你会面？”

三

段家二老本不赞同段生与烛红成亲，但见烛红温良贤惠，又有一笔可观的嫁妆，才勉强答应下来。

在段家，烛红不受长辈妯娌待见，却深得小孩子喜欢。烛红也不计较，白日经营烛店，夜里陪段生读书，一切皆如旧日。

几年后，段生数次进城赶考，次次自觉妙笔生花，却每每名落孙山。时间一长，段生也

心灰意冷，每日只是与烛红品读诗词文赋。

后来，段生编纂一部古书。每遇到来历不明的注释，烛红总能脱口而出，一语点破出处。两人便以此为戏，若是说不出注释，便按约自罚茶水。一番较量后，无论输赢，总把多余的茶水倾覆在地，谁也喝不到口。二人对视，开怀而笑。

那段日子，二人形影不离，宛若一对神仙眷侣。

某年，巡抚例行巡视至聊城，其女随行。巡抚之女于城中街头偶遇段生，一见钟情。

巡抚拗不过女儿，只得去段府拜访。

在段宅中，巡抚见过段生，观其人，觉得仪表堂堂；读其文，更是拍案叫好；与之言，方知未中举人。

巡抚问段生："你可知自己为何落榜？"

段生答曰不知。

巡抚许诺，段生若答应入赘，必将为其上下打点，开辟仕途。

段家上下无不赞同这桩婚事，二老更是极力相劝，甚至以死相逼。可段生都一口回绝，宁死不从，全家便怨恨起本就来路不明的烛红来。

段生担忧烛红，劝其回烛店暂避几日。烛红笑道："诗曰：'君若如磐石，妾当作蒲草。'野风再烈，又能奈蒲草何？"

段生与家人针锋相对，互不退让。巡抚已在聊城停留好些时日，归期将至，一再催促段家。二老心急如焚，对巡抚说其子冥顽不化，望官人少安毋躁，再宽限些时日。

巡抚道："男女婚姻，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老只需准备一封休书，盖上章印，交付官府便好。"

段家二老恍然大悟，立即草拟一份休状，痛斥烛红叛离孝道。签字画押后，便火速送至官府。不出几日，段生便接到一纸判状。

段生撕毁判状，正准备去官府喊冤，却被烛红拦下。

烛红苦笑道："你若不从，只会挨受杖刑，发配边疆，饱受流离之苦。烛红断不想看相公为我受苦。"

说罢，烛红拿来笔墨。段生见状愕然，问烛红要作何用。

烛红微笑说："离别之书。"

段生不觉坠下泪来，烛红为他拭去泪水，安慰道："相公之情意，烛红了然于心。妾身本是阴间之物，理应于腐水浊烟间了此余生。相公不嫌妾身污秽，愿与我同修琴瑟之好，实乃妾身三生之幸。相公莫要悲伤，来日衣锦还乡，记得回烛店看看就好。"

鸡鸣破晓，烛红猛地抱住段生，哭道："郎君，保重。"

见烛红离去，二老喜出望外，匆忙置办起婚事。

不出三日，婚事已准备妥当，府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全家老少一片欢声，唯有段生坐在角落，自斟自饮，酩酊大醉。

第二日一早，段生被一阵敲门声吵醒，几个孩子在门外大喊道："段哥哥，烛红姐姐出事了，快去看看啊！"

段生闻言，冲到街上。路人见了匆匆躲到一旁，避之不及。

段生来到街尾，推开烛店前的众人冲进堂中。见到眼前景象，段生"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店里的红烛一夜间融成了灰泪，鲜红的蜡油沾满货架，覆满石砖，封住了烛红的衣衫和一纸别书。段生喊着烛红的名字，回音绕梁，久久无人回应。

门外挤满了围观的百姓，可没人敢踏进半步。有好事者挤不到人前，就大声问旁人："我昨夜听见有人哭号，你们谁告诉我，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至此以后，再无人见过段生。有人说段生投河自尽，有人说他遁入空门，落发为僧。

段生离去后，聊城之内红烛起了异样，一经点燃，片刻即化。人们都说，这城中所有蜡炬，都是烛红眼泪凝成的。

选自《南国异语》

竹签复仇

◇文／王宇　图／段明



肖冲活着，只为一件事，复仇。这颗仇恨的种子，在他心里埋藏了十年，愣是没和任何人讲过，当然，也包括他的师父田六。

只要一闭眼，肖冲的眼前就会闪现出十年前的那个傍晚：八岁的肖冲牵着老黄牛回家，隔着一条沟，看见院子里站着一个壮汉，铁塔似的。浓密的胸毛桀骜不驯，涌出对开襟的汗衫。肖冲看见壮汉手里提着黑色长布袋，冲着父亲胸前一抖，父亲倒下了。壮汉把布袋往肩上一撂，风一样离开小院。

肖冲回到家，父亲倒在地上，嘴里流出的血，染红了院子。生肖冲时，母亲难产而去，母子只有过一面之缘。父亲这一走，肖冲便成了孤儿。他忘不了壮汉转身的那一瞬间，血一样的胎记，如蚯蚓，趴在脖子上。

肖冲流浪到白马镇，昏倒在路边。醒来时，睡在田六的瓜棚里。

“吃西瓜吧，你已经睡了一天。”田六指着地上的西瓜，旁边是一把明晃晃的开瓜刀。

肖冲提起刀，对着西瓜，发疯般地砍剁。肖冲眼里射出的光，能杀死一头牛。

“帮我看瓜，管吃，管住。”田六盯着肖冲看，像慈母深蕴于心的关爱，又似严父深藏于心的洞察。

肖冲感激地看着田六，点点头。他坐在地上，一口气吃掉剁碎的瓜，脸上沾满鲜红的瓜汁，像血。

田六把西瓜挂在柳树上，递过手里的竹签给肖冲，说：“瞄准，用竹签往西瓜上扎。”

三寸长的竹签，是扎着吃西瓜的，比牙签大不了多少，怎能扎在五步之外的西瓜上呢？肖冲心想。回头看，田六的目光不容置

疑。肖冲用手指捏着竹签，一扔，再扔，汗流浃背，竹签还是碰不到西瓜。田六也不说话，抓过竹签，两指轻扣，肘转臂动，顺手一扬，快如闪电，竹签穿过西瓜，带着一粒黑黝黝的瓜籽，牢牢钉在树干上。

肖冲“扑通”跪在地上，头磕得砰砰响，拜田六为师。

看护瓜地，集市卖瓜，用竹签扎瓜，是肖冲生活的全部。也许是太亲近竹签，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长得如竹签一般纤细。田六常常出神地看着肖冲，忍不住摇头叹息。

白马镇没马，多牛。三条官道交会之地，设驿站，异常繁华。青石板街道两侧有店铺，亦有地摊。肖冲和师父常常在白马镇设摊卖瓜。集市人多，肖冲从不忘暗中打探壮汉的行迹。直到有一天上午才意外获得一条消息，壮汉名为胡彪，性情古怪，独来独往，鲜与人交往。胡彪随身携带黑色布袋，只有遇到强劲的对手，才从袋内取出黑黝黝的压菜石，石上穿有铁链，一端持于手，收放自如。两丈之内，风雨不透，无人能入。胡彪屡屡作案，手法奇特，师从何人，更无人知晓。据说，胡彪住乌牛岭，家有老母，与白马镇一山之隔，入岭道路甚是难行。

午后的白马镇依旧人头攒动，肖冲一边吆喝着卖瓜，一边悄声打听去乌牛岭的路。忽闻街头大乱，只见一头黑牛虎着双眼，扬起尾巴，时而在青石板街上狂奔，时而撅着屁股，歪着脑袋发飙，逢人便抵，遇物便挑，哞哞怪叫。黑牛横冲直撞，任性妄为，街上的人们惊恐万状，无处可躲，眼看着前面的孕妇就要挂在牛角之上。突然，黑牛左摇右摆，笨重的身体晃了几晃，轰然倒下。继而，伸直四蹄，抽搐不已，抖了一阵子，断气了。惊魂未定的人们缓过神来，上前查看，黑牛的眼里钉着两根竹签。不对，两根竹签，也不至于能弄死一头壮牛的。好奇的人们剖开牛腹，拳头大的牛心，扎着七根竹签，看样子，好像是从这头穿入，又刚好从那头露出半截。匪夷所思。众人惊呼，这是神人暗中相助。

田六轻咳一声，拿掉盖在脸上的草帽，从地上坐起来，拍了拍背上的尘土，不紧不慢地对肖冲说：“以后不要逞能，没人把你当傻瓜。枪打出头鸟，懂吗？”

肖冲点点头，脸通红，羞得像个大姑娘。夕阳西下，肖冲把卖剩的西瓜装好，扶师父上牛车回家。

入夜，无月，肖冲摸上乌牛岭，来到胡彪家的屋檐下。屋内，一盏油灯忽明忽暗。

“娘，喝掉最后一口吧。郎中说，再吃三天药，你的病就好了。”胡彪跪在床前，那条血红的蚯蚓，趴在脖子上，依旧那么显眼。

肖冲尽量控制内心的冲动，他想起了那个傍晚，想起冰冷的父亲躺在院子里。他的手里攥着竹签，湿漉漉的，能浸出水。

“彪子，人在做，天在看。以后别再干傻事了。娶个媳妇过日子，娘想抱孙子。”

“娘，我有皇命在身，不可违。每次出手前，我都要盘查清楚。没冤枉过一个好人。我这样做，是为了更多的好人活着。”

窗外，一根竹签，飞入屋内，油灯熄灭。

胡彪一惊，闪身出屋，静立门口。手里提着长长的布袋，凝声静气，侧耳捕捉夜色中充满杀机的声息。

忽而，一阵刺耳的嗖嗖声，划破宁静的夜。厚实的榆木屋门叮当作响。黑暗中，胡彪惊回头，一根根竹签深深嵌入门板，镶出自己的轮廓来。

胡彪暗忖，只要有一根竹签偏失方向，就能把他钉在门板上。

夜，没有一丝风，是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画，像慈母，包容着世间的一切。

选自《金山》

妖刀

◇文／刘祖巨　图／黄胜



“妖刀”凌风把挑战书送到了“冽焰门”，整个江湖为之一震，随即沸腾了起来：天下第一的火焰刀终于要出手了。

“妖刀”凌风是这十年来江湖上最可怕的杀手。他杀人不求财、不求色，只为各式各样的刀谱。起初，他还只是向以刀法见长的各派掌门人挑战，输了让他们交出刀谱。可这些人避而不战了。

四川“铁剑门”不仅不战，而且还发动全门围攻凌风。凌风一怒之下将铁剑门给血洗了，连妇人和孩子也没放过。至此，凌风完全沦为了武林败类，人人得而诛之。但他武功高绝，且行踪诡秘，这么多年竟有惊无险地活了下来，而且继续搜罗各种刀谱，手段也更加变本加厉，或偷或抢，甚至绑架勒索。

按说，以凌风的武功，江湖上也没有几门刀法他能看上眼，可凌风认为任何一门刀法只要存在，总有其精妙的地方，他要纳百家之所长，创立一门天下第一的刀法。这些年，凌风的武功的确精了不少，其刀意疯狂，刀法怪绝，不同于江湖上任何一门刀法，加之其行事狠辣无比，江湖上称之为“妖刀”。

凌风知道要成为天下第一刀有一个障碍是绕不开的，那便是“冽焰门”的火焰刀。几年前凌风也隐约听说“冽焰门”的掌门人去世了，接任者是他的大弟子郭兴。今天赴约的果然是他，但却不是一个人，身后一个娉娉婷婷的身影，是雪竹。待他们走近，凌风第一次感到有了一丝慌乱，他低着头，讷讷地说道：“什么也别多说，以刀定胜负。”说着便出刀了。

郭兴略微一惊，火焰刀也施展开来。火焰刀以凌厉见长，每一刀必是劲力十足，隐约还有山呼海啸之势，刚猛如海浪般逼得凌风有些透不过气来。凌风如一叶扁舟在火焰刀的刀风中翻滚，看似毫无还手之力，总能在郭兴的刀锋逼近时，从容躲开。

江湖上最负盛名的两大刀法的交锋，果然惊艳绝伦。五十招过后，“妖刀”凌风渐渐占了上风，火焰刀过于刚猛，用得久了必然体力不济，况且凌风对火焰刀又是那么熟悉。

的确，在“冽焰门”的十年里，凌风练刀近乎疯狂，他是最早将烈焰十八式练到第十七式的人，郭兴只是第二个。可练到十七式后，师父再也不肯教他们了。

“火焰刀是天下至刚至猛的武功，若不循序渐进加强内功修为，强行练习只会适得其反。”这是师父对他们说的话。

但凌风并不相信，他认为那只是师父的说辞，若不多留一手，师父凭什么维护自己天下第一的威名呢？凌风并不着急，他可以等，他不相信师父会将这最后一招带进棺材。可等到最后，师父将它传给了郭兴，而他……

想到这里，凌风心中顿时一痛，刀气暴涨。妖刀画着各种诡异的弧线如海潮般扑向郭兴，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慢慢地郭兴只能凭本能招架。凌风带着几分戏谑凌辱着天下第一的火焰刀，终于一个牵引，郭兴以一个极不优雅的姿势扑倒在地上。

“凌师兄刀法果然精妙。”郭兴苦笑道。凌风心中一阵快意，恨恨地想：师父把它传给了你又如何呢？今天你不是一样要败在我的刀下？

“但这样恐怕也算不得天下第一。”郭兴继续说道。

“还有谁能胜我？”郭兴一言激起了凌风的怒气，“败在我手下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活，你也不例外。”说完，刀锋一振，刺了下去。

“住手。”雪竹的声音让凌风有了片刻的失神，以至让雪竹轻易就挑开了自己的刀，将郭兴扶了起来。凌风低着头，并不看她，冷冷地说道：“有事吗？”

“天下第一就那么重要？”雪竹的声音冷得让凌风一颤，“打得过我俩再做你的梦吧！”雪竹并不多言，剑已刺出。

郭兴也再度出手，这一出手便让凌风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刀形剑意。郭兴的火焰刀凌厉如火，雪竹的寒冰剑冷逸如雪；一阴一阳生生不息，刀光剑影如网般罩住了凌风，这是凌风在“冽焰门”十年从未感受到的。不过十招，郭兴的火焰刀力发千钧，至头顶劈下，凌风本能地举刀相迎，妖刀竟被劈断开来。郭兴的刀在凌风头顶停住时，雪竹的剑也顶在了凌风的胸前。

“你输了！”雪竹带着挖苦冷冷地说道。

“输了？”凌风好像自言自语，“输了？不可能！”凌风双眼发红，有如疯狂，“我不可能会输，火焰刀如何胜得了我的妖刀，我才是天下第一。”

“如果十年前你不走，天下第一肯定是你。”郭兴开口说道。

“什么意思？”凌风保持了一丝理智，“师父不是将烈焰十八式传给了你吗？”

“可是师父将雪竹——他最宝贝的女儿许给了你。”郭兴一言，同时刺痛了雪竹和凌风。

凌风略一凝滞，仍冷冷地说道：“那又如何？”

郭兴没有回答，反而问道：“成为天下第一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

“是的。”凌风回答得毫不含糊，“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自己是个小叫花子，谁都可以打我骂我，然后师父将我带了回来，可那些师兄弟还是欺负我，看不起我。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要练成天下第一的刀法，让所有人都匍匐在我的脚下。”凌风说这些时，双眼里满是仇恨。

“这一切让你觉得天下第一比师父重要、比雪竹重要？”郭兴追问。

“师父？师父不是最终将武功传给了你吗？”凌风回击道。但对于雪竹却无话可说，他知道是自己对不起她。

“唉，”郭兴无奈地叹道，“少林的金刚掌，丐帮的降龙十八掌都是刚猛无比的武功，为何唯有我们‘冽焰门’的功夫能独霸武林呢？”

“为何？”

“因为有了寒冰剑的配

合。”郭兴答道，“过于刚猛的武功往往失去灵巧，寒冰剑正是以轻灵的身法和飘逸的剑法见长，正好弥补了这一点。”

“那……”凌风好像明白了一些。

“寒冰剑师母传给了雪竹，火焰刀师父传给了我们众弟子，正是这两大绝学撑起了我们‘冽焰门’——冷冽的寒冰剑，凌厉的火焰刀。可江湖上知道这一点的人极少。”郭兴继续说道，“师父将雪竹许了你，其实就是将本门最高的武学传于了你，将来你们配合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可没想到……”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凌风嗫嚅道。雪竹看着凌风满脸悔恨，心里升腾出了一些复仇的快感：“郭师兄，何必多说，我们走。”

郭兴、雪竹转身走出了十多米，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撕心裂肺般的叫声，凌风将折断的妖刀刺进了自己的胸膛。

“阿风！”雪竹惊呼着转身将缓缓倒下的凌风扶住，妖刀齐根没入了凌风的胸膛，血瞬间染红了雪竹的衣裳。凌风气若游丝，挣扎着说道：“雪竹，对不起。”话音未落，便闭上了眼睛。

“阿风，阿风……”雪竹终于抛开了恩怨大声呼唤起来，可惜凌风再也无法听到了。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笑无常

◇文／乔迁　图／段明

作为一个杀手，能笑容满面取人性命的，在江湖上，也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个人，就是笑无常。

我是通晓江湖人士的无用书生乔二，但我除了知晓笑无常是江湖恶尊天地阎王手下的一名杀手之外，其他也近乎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他每次取人性命的时候一脸的笑，而这一点，江湖中的人也都知道。我应该知道别人不知道的笑无常的一些事的，但我没有去找笑无常。我不是不想找他，也不是不想记录恶人。在我的《江湖人士录》中，是不分好坏侠恶的，只要你不是无名小卒，只要你名声响亮，就有可能出现在我的《江湖人士录》中。对笑无常，我是找不到他，我用了我特有的追踪渠道，也找不到他。一个杀手，不管你杀人的时候笑不笑，只要你杀了人，便有人会仇恨你，要杀你，笑无常杀了那么多人，得有多少人想杀他呢！他怎么能轻易让人找到呢！你可以找不到笑无常，但你最好也别让笑无常找到你，因为，只要笑无常找到了你，那就是来索你性命的。

可是，我没找到笑无常，笑无常却来找我了。我知道江湖上的恩恩怨怨跟我没有一点儿关系，但笑无常来找我时，我还是从心底升起了一丝寒冷，我不知道我如何得罪了天地阎王，被笑无常索命的人，都是天地阎王要杀的人。笑无常站在我的面前，他的脸色很苍白，是一个面目清秀的中年人，这样的人站在你面前，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是来取你性命的人，何况，他一脸的笑，绝对会让你不由自主地放松警惕的。当笑无常出现在我的面前，当他的笑脸面对我时，我就知道他是笑无常了，他是第一个我找寻不到而来找我的江湖人士，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这一生最后见过的江湖人士。我拿出我的狼毫笔，写下笑无常三个字后，对笑无常说道：“可以告诉我天地阎王为什么要取我这无用书



生的性命吗？”笑无常摇摇头，笑着说道：“先生错了，我不是来取先生性命的，我只是想告诉先生，今天以后，江湖之中不会再有笑无常了。”我有些吃惊，问道：“因何？”“因为我的母亲已经死了！”笑无常说道，他的脸上依旧笑着，声音饱含着如释重负的舒畅，但我看到了他眼圈里的泪水，那泪水让我悄然彻悟，笑无常不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鬼。我说：“你杀人，是因为你的母亲被天地阎王控制了。”笑无常只是笑，没点头。他不用点头，只要身在江湖，又有几人能够真正做到自身由己呢！还不都是身不由己。笑无常是被逼无奈而杀人，笑无常杀人时能做的，也只是让将死之人看到一张笑脸，减少一点儿离开人世时的恐惧吧。我说：“在我的《江湖人士录》中，有你笑无常的名字了。”我边说边写，片刻写完，我把写下的递给笑无常说：“结尾我写的是你杀了天地阎王，不知写得对不对？”笑无常毫不惊讶地笑着说道：“也许，我被天地阎王所杀才是结尾。告辞！”笑无常转身要走，我叫住了他：“你是笑无常，你没杀我，也是第一个来找我的人，对于你我都是个例外，无常杀了阎王也是个例外吧，对吗？”笑无常只是笑，不说话。我说：“我的狼毫笔送给你吧！如果没有例外，我想，我也用不着它了，天地阎王不会不知道我给你写的结尾。”

当日，江湖一场恶战，恶战之人为天地阎王和笑无常，结局大出江湖意外，阎王竟被小鬼所杀，而笑无常最终用以杀死天地阎王的竟是失传已久的绝命暗器——狼毫飞针，近千只狼毫针把天地阎王扎得脸上像长满了胡须。

江湖中再也没人见过笑无常。但笑无常曾经被逼无奈身不由己笑脸杀人最后痛杀天地阎王的真相早晚会被江湖所知。我送给笑无常的那只狼毫笔，此刻又回到我的手里。它回到我书案上时，只剩下一支光秃秃的笔杆，我把它装满了新的狼毫，开始记录着下一个江湖人士。

选自《悲魔剑》

TA孕育了生命　TA也很脆弱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公益广告　设计 / 李冉



民间故事选刊 小程序

纸刊上看到的
这里也能看到

即扫即读
无需下载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6.00元

ISSN 1003-255X
17>
9 771003 255209